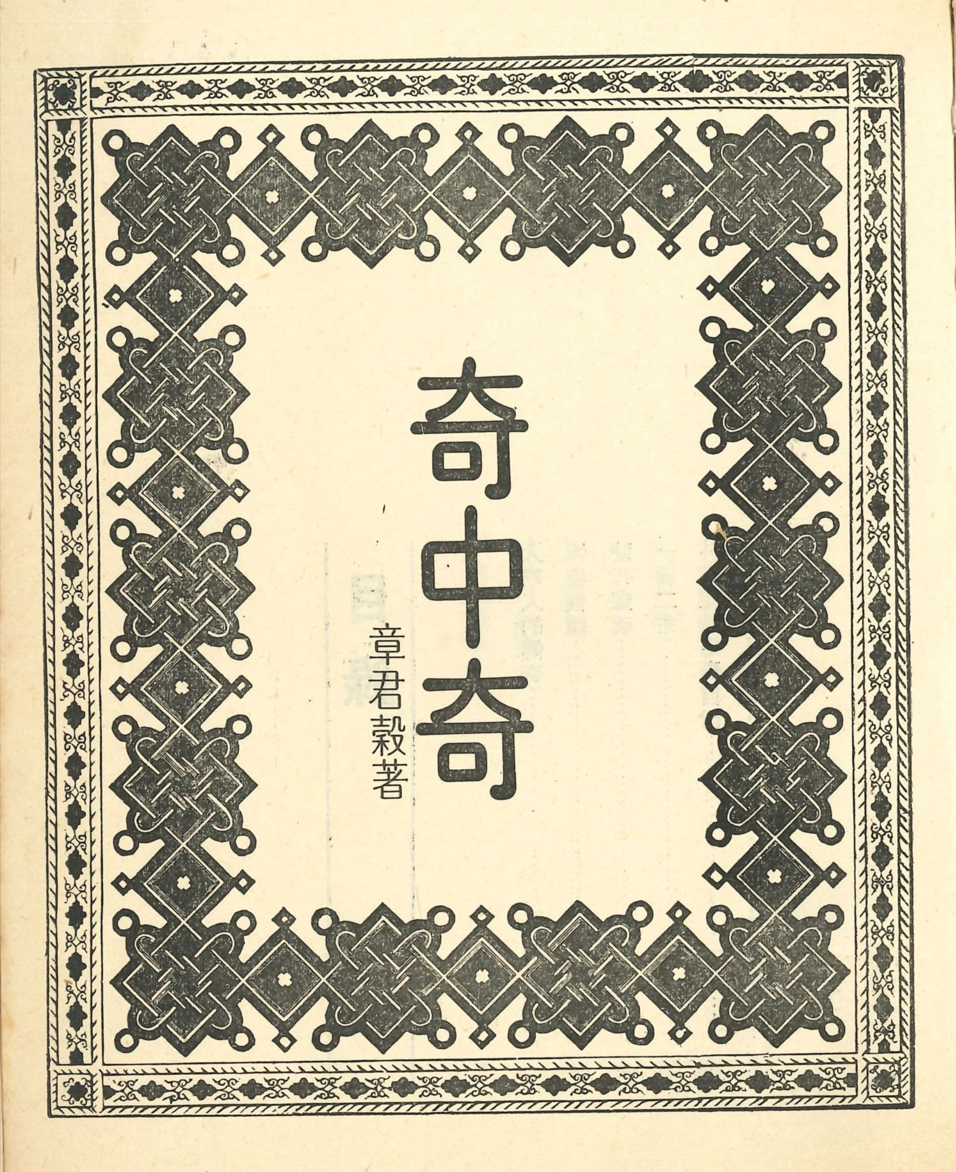

章君穀著
奇中奇
冠叢書第七〇九種
奇中奇
章君穀著
章君穀著
奇中奇

張谷的作品

- 白蘭花
- 鐵丐
- 大刀王五
- 劍娥
- 沙三
- 黑雲
- 鐵騎

章君穀的作品

- 大明英豪傳
- 郎家沙
- 吉星高照
- 奇中奇


奇中奇
章君穀著

目錄


奇中奇

人吃人的傳奇



某家戲院放映過一部聳人聽聞、奇異恐怖的西片，片名譯作『最後吃人族』。其實，人吃人的慘事，古今中外，率皆有之。同類相殘，雖禽獸亦有所不忍，何況自詡爲萬物之靈的人乎？因此，人吃人可以說是人類最大的悲劇，最大的恥辱。當前台灣經濟繁榮，國民收入日增，大家都有兩文了，就難免有飽暖思淫慾者，奢侈之風也在逐漸的形成。跑到通衢大道一看，大小餐館眞是五步一小家，十步一大家，林林總總的吃客，一食千金，了不爲奇。報章雜誌、廣播電視，樂

於談吃已經蔚然成風。在此欷歔盛況之下，筆者偏想潑盆冷水，煞煞風景，撫拾幾段明清之交，戰亂之餘，我們的老祖宗在萬般無奈的生死關頭，被迫以人肉充饑的傳奇。有如清代黔中佚名詩人所寫的『處處人相食，朝朝耳駭聞；棄屍旋剩骨，過七始名墳。』讓當年的悲慘，和當前的豪奢，作一次鮮明的對照。

之一

四庫全書總纂，前清乾隆年間的協辦大學士紀曉嵐（昀），他就非常沉痛的說過一段故事：

『蓋前明崇禎末年，河南山東大旱蝗，草根木皮皆盡。乃以人爲糧，官吏弗能禁。婦女幼孩，反接鬻於市，謂之菜人，屠者買去，如刲羊豕！』

前清康熙末年（公元一七二一），河北河間府景縣，紀曉嵐先生當年九歲時——

景縣西郊，有幾座無主的荒墳，景縣知縣大人已經出過告示，馬上就要由官家遷葬，然後再一一剷平，騰出地方來築路。

有一天，紀府的老家人施祥，牽着他小主人紀曉嵐的手，走過那幾座無主的荒墳。他指着其中的一座，告訴紀曉嵐說：

『這一座是周家子孫的墳。周家，也就是景縣人常說的「一善延三世」的那戶人家。』

紀曉嵐登時就問：

『怎叫做「一善延三世」呢？』

於是，老家人施祥就給紀曉嵐說了一個匪夷所思，匪夷所聞的吃人肉故事，使得九歲的紀曉嵐驚心動魄，畢生難忘。

明朝崇禎末年（公元一六四三）河北、河南、山東三省大旱，又有蝗蟲成災。三省地方幾乎整整一年不見雨水，農作物和野生的草木，縱不曬成枯焦，也被成千百億、蔽空而來的蝗蟲吃了個精光。三省農田全無收成，數以百萬計的百姓缺糧乏食，很快地就面臨生死關頭。

這種三百年前華北大饑饉的慘況，是豐衣足食、養尊處優的現代人所難以想像的。饑餓百姓成羣結隊的四出尋覓任何可以果腹的東西。八、九月間，他們還可以在山上找到些蓬草，蓬草又名飛蓬，結實有類米糠，粗糲苦澀，難以下嚥，可是饑民們却把它當作延續生命的無上恩物。到了十月間，所有的蓬草全被吃光，饑民們祇好去剝樹皮，掘草根。當年年底，大雪紛飛，天寒地凍，樹皮草根又一掃而空，饑民們就去挖一種小塊的石頭來吃。這種石頭據說是『冷而味腥』，在山間誠然是取之不盡，食之不絕，祇不過吃過幾天以後，就會腹脹下墜，呻吟哀號而死。在這種情況之下，少壯胥淪爲盜匪，老弱胥輾轉溝渠。加以流寇李自成、張獻忠的聲勢日益浩大，三省百姓全都走到窮途末路了。

大難臨頭，家庭破碎，在人人都饑寒交迫，自顧不暇的時候，許許多多不忍卒聽，不堪卒聞的怪事也就相繼出現了。父母拋棄兒女，丈夫出賣妻子。城裏城外，不時可見棄在路邊的嬰兒，以及漫無目的、踉蹌躑躅的饑民。這些嬰兒和饑民往往一出城外就失去了蹤跡，後來才發現，城外有人以人骨爲薪，煑人肉而食。

漸漸的，一種空前絕後，殘酷無比的新興行業出現了，幹這一行的多半是宰牛殺猪的屠戶。由於饑寒交迫還有僅存的那麽一點點天性，饑民不忍把自己的親人殺了煑來吃，他們把願作犧牲的親人，賣給那些公開出賣人肉的屠戶們，讓屠戶們把他們的親人殺了來當衆發賣。這就是紀曉嵐先生所謂的：『婦女幼孩，反接鬻於市，謂之菜人』了。

紀曉嵐把老家人施祥講給他聽的那個故事記得清清楚楚。施祥告訴他說，當年景縣有一個姓周的商人，從東昌回到景縣，他在實在餓得受不了的時候，祇好也去志願出賣菜人的屠戶，可是當他格格難言地說出他想買點人肉來暫時充饑的時候，屠戶却很殷勤的說：

『眞對不起，我這兒的肉剛剛賣完了。您老不妨在這兒等等，反正用不了多久總會有新貨色到的。』

姓周的商人只好在那家『菜人店』門口等着。果不其然，過不了多久，他便聽到一陣淒厲的哭聲——是菜人店的新貨色到了。菜人店的夥計也不知道從那兒買到兩名少女，他像趕猪趕羊一

般的把那兩名痛哭的少女攆進廚房。周姓商人正在納悶，耳朵裏又聽到那個屠戶大聲的喊叫：

『快！快！這位客人已經等了好一會兒了，你就先卸下一隻前蹄給他吧！』

周姓商人一聽就知道，屠戶是叫他的夥計下手殺那兩位少女了。他天良未泯，心裏一急，馬上就衝進廚房，想要阻止那個夥計下手。可是，偏就慢了一步，當他一腳跨進門去，就聽見令人血液爲之凝結的一聲慘叫，他親眼看到那名夥計高高舉起明晃晃的一把鋼刀，活生生的從一名少女的身上，鮮血四濺的砍下一條玉臂——這就是屠戶所謂的『前蹄』。

買人肉的周姓商人但覺得心摧胆裂，頭皮發麻。他驚駭得全身僵直，兀自睜圓了眼睛，眼見被砍下一條玉臂的少女鮮血直流，倒在地上輾轉哀號。另一個待宰的羔羊——一位年輕美麗的少女正嚇得渾身簌簌發抖，她奔到周姓商人的跟前，屈膝跪下，哀哀哭泣地要求周姓商人救她一命。她說：祇要周姓商人跟那屠戶說個情，別把她也殺了開膛剖肚，當作猪牛羊一樣的分割賣掉，他要她幹什麼都行。

周姓商人終於起了惻隱之心，他花了一大筆錢，把那兩個已經成爲『菜人』的少女買了下來。被砍下前蹄的那個少女由於流血過多顯然活不成了，她自求速死。取得所有權的周姓商人祇好答應了她，請屠戶讓她少受點罪吧。屠戶『慈悲爲懷』給她補了一刀，一刀刺中她的心臟。她在臨死以前還衷心的說了一聲謝謝。由周姓商人和那名幸運獲救的少女合力把她的屍首抬走。

紀府老家人講的這一件眞人眞事，再發展下去顯然不美，聽了難免令人興起不盡的悵惘與憾然。因爲周姓商人和那位幸運的少女也要活下去，他們把已死少女的屍首吃了。飽餐一頓以後再把剩下的肉當作食糧，當天就離開了這人間地獄景縣，向南方去逃生。獲救少女成爲周姓商人的侍妾，她給他生了一個男孩子。

故事的結局完全合乎舊時代的勸善警世要求，據施祥說，周姓商人命中無子原該絕後，就由於他一念之間，救了一名少女的性命，因而上蒼才讓他得了一個兒子。除此以外還有一點近乎神話的描述，施祥說那個孩子一生下地右臂就有一道紅絲，從腋下繞過肩胛回到原處，宛然就是那位被周姓商人和他的侍妾吃下肚去的——那名斷臂少女的傷痕。

之二

和景縣『菜人』事件差相彷彿，而結局却截然不同的，還有一樁。就是清朝咸同（咸豐——同治，公元一八五一——一八七四）年間貴州動亂時期的苗族吃人事件。下面是當時流傳下來的一首詩，說盡了當時的慘況。

黔省饑民爭食人肉駭目驚心感而作　清．佚名

『殺人滿地屍磊硌，豺狼飽噉鴉爭啄，肌膚慘變形色惡，血風腥臭甚腐骼。
見者欲嘔心駭愕，何物餓殍死復作，顛倒匍匐來溝壑，欲過屠門恣大嚼。
赤手恨無寸刀割，橫呑浪齕齒欲落，自項及肩兼及腳，粘皮帶骨爭相攫。
肉味甘香豕不若，撐腸一飽樂復樂，人生亂世悲老弱，人不殺人誰救藥。
願得屍骸滿郊郭，化作豐年大收穫，吁嗟狗馬得天薄，豈忍同類相賊虐。
試將片肉當前掠，狗馬無知亦踧踖，未必人心獨爽鑿，哀哉腹內空無着。』

咸同年間，甕安城西。

九股生苗的小頭目普仁安，帶着他的妻子阿憐，從他們的族居之地——已經被征苗清軍殺得十室十空，闃無一人的九峯山村——逃出了性命，撐持疲憊的身子，拖動沉重的腳步，一步一挨，逃到了甕安江的東岸。

普仁安和阿憐，可能是九峯山村裏九股生苗僅存的一雙青年男女。

落日昏黃，氤氳慘淡，甕安江兩岸的赭色平地，呈現出一片虛無縹緲，如夢似幻的景色，田野荒蕪，炊煙不起，遍地是被餓鷹野狗啄啃剩下的皚皚白骨，一陣陣撲鼻而來的腥臭腐屍氣味，在大氣中緩緩的、沉滯的飄浮。

然而普仁安和阿憐早已喪失了嗅覺，這一對年輕夫婦像是一雙孤魂野鬼，直撅撅的身子機械

般的向前移動，不時又因爲過度的虛弱與困乏搖晃一陣，他們已經四天未曾進食，一整天都沒喝過一口摻有屍水的水。死亡的陰影在他們的身心之中漸漸擴散，他們祇曉得自己絕對不能倒下，更不能停止腳步，倒下或停步便是最悲慘的死亡。除此以外，他們還有一對被熊熊饑火燒紅了的眼睛，竭盡所能的睜開，再睜開，眼珠呆滯的轉動，極力搜索任何可以下口的食物。

和阿憐並肩踉蹌的普仁安忽然站住。唇焦舌敝的阿憐苦於張不開口，發不出聲音來問他。她祇能順着他的視線朝前望，於是她同樣的眼睛一亮。

普仁安貪饞的舔着嘴唇，他徐徐拔出腰間的苗刀。阿憐緊緊的跟在他的身後，兩夫妻一前一後，躡足走向他們的獵物。

那是一位骨瘦如柴，昏迷不醒的老人。他倒在一方巨石的旁邊，想必他力盡倒地爲時並不太久，因爲，祇剩一口游絲般呼吸的餓殍，還沒有招來吃人肉吃紅了眼睛的野狼和野狗。

『肉味甘香豕不若，撐腸一飽樂復樂』，普仁安和阿憐交換了一瞥眼色，他們可能得救了，殺了這瀕死的老人，『自項及肩乘及腳，粘皮帶骨爭相攫』，就算老人身上剔不出多少肉，也可以讓他們暫且飽一飽肚皮，再撐持幾天。

阿憐明白她丈夫的示意，吃力的彎下腰去。她伸手摸摸老人的額頭，手剛碰到就迅速的抽回，好燙！老人在發高燒，顯然他是一個活口！

跟丈夫點了點頭，普仁安饑火中燒，肚子裏灼熱刺戳的疼痛催他把心一橫，他把右手的鋼刀高高的舉起，正要一刀把那病弱的老人殺死，充作他們兩夫妻的食糧。『人生亂世悲老弱，人不殺人誰救藥？』驀地，在他們的背後，響起淒厲高亢懾人魂魄的聲聲尖叫：

『殺人啦！殺人啦！又有苗子在殺人吃人肉啦！』

普仁安和阿憐猛然轉身，一眼看見一個牧童牽着一頭久已罕見的耕牛。他兩眼瞪住普仁安夫婦，還在不停的高聲尖叫。就由於這個牧童的聲聲呼救，在一轉眼之間出現了一連串的奇蹟，垂危瀕死的老人突然之間清醒，他看清楚了普仁安手裏的鋼刀，基於求生的本能，他就地一躍而起，甚至一邊喊着救命，一面拔足飛奔。再就是普仁安兩夫婦了，他們知道牧童的喊聲驚動了附近的人，兩夫婦立刻就會被殘酷的處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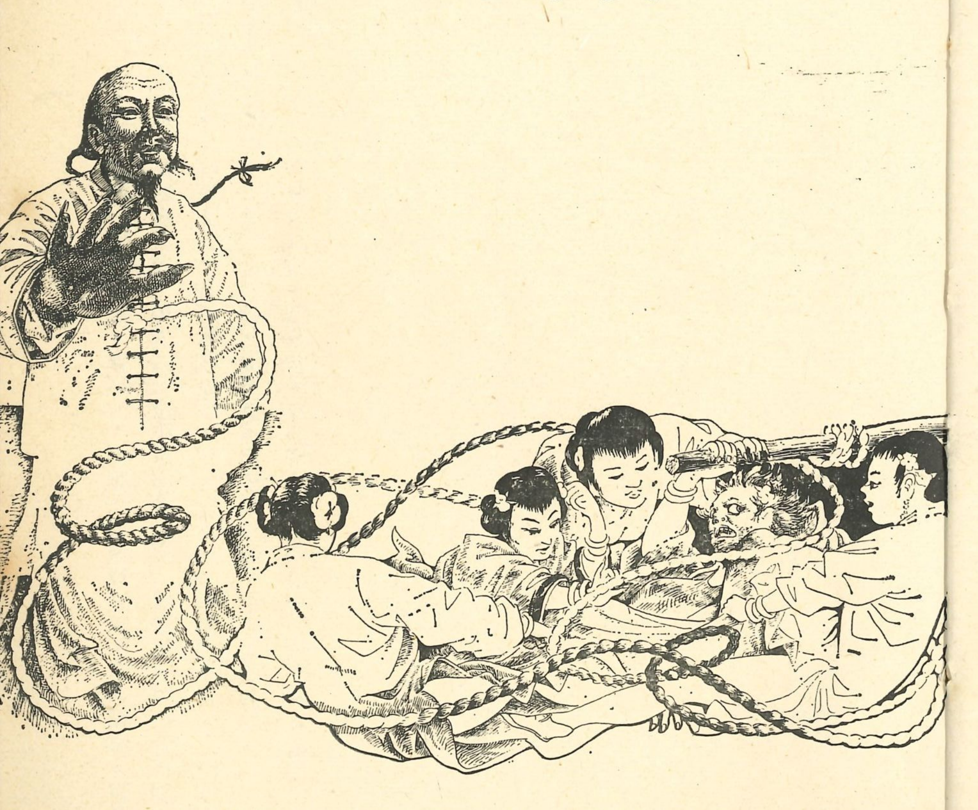
於是普仁安和阿憐同樣的轉身便逃，他們一路逃得飛快，轉眼之間就在聞聲趕來的村人眼簾中消失了。這是從清朝咸豐四年（公元一八五四）黔民反清，相繼起義，清軍與民軍混戰二十年間的一段傳奇。一位病入膏肓，卽將路斃的老人，居然會在一驚之下霍然痊癒，他又無病無痛的活了好幾年。當時的貴州詩人還有長詩記其事，詩云：『……村人未集苗已逃，病者魂消頹有瞥，翻使膏肓疾頓失，失馬塞翁安料此，乃覺萬事總由天，人生何用談生死！』

筆者說過，人吃人是人類最大悲劇，也是人類最大恥辱。根據各家野史筆記所載，還有一點

是值得一提的；譬如日本史學家稻葉君山就曾說過：吃人肉的未必就能保得住性命，他們在吃了若干時候的人肉以後，往往會面目紅腫，身發燥熱而死！

吃人肉的傳奇早已成爲歷史的陳迹，祇不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多曉得一點我們老祖宗悲慘苦難的往事，也許能使我們記住，『須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教訓吧！

悍妻怪譚



清朝乾隆年間，距今兩百來年以前，江蘇常州有位舉人老爺軒轅生，討了個老婆芳名秦宜秋，但却有個綽號叫母夜叉。不用說，這母夜叉當然是專愛撚酸吃醋，十分兇悍的了。

母夜叉秦宜秋把個舉人老爺丈夫，管得馴如綿羊，怯似老鼠，平時頭門不出，二門不跨，連家裏頭由母夜叉精挑細選、奇醜無比的丫頭老媽子也不敢偷看一眼。偏偏母夜叉自己不能生育，於是軒轅生年過三十，膝下猶虛。凡此種種，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簡直算不了一回事。可是在兩

百來年以前，看在軒轅生那幫老師、同門好友的眼裏，就認爲是嚴重冒犯男性尊嚴，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必須加以教訓懲治的了。於是，就由軒轅生的老師馬學士做主，衆家好友合力促成，給軒轅生買了一個曾姓侍妾，以馬老師的名義送到軒轅生家，再由同門好友有志一同，備下一桌酒席，齊到軒轅生舉人老爺府，堂而皇之的來上一次軒轅生娶妾納寵之喜的小型婚宴。強邀心裏有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軒轅生，當着他母夜叉老婆的面，公然喝起軒轅生討小老婆的喜酒來了！

可憐軒轅生在老師同學自作主張、盛情難却之下，明知母夜叉斷難容忍，大禍卽將臨頭，和他那位年輕美貌的新姨太太並肩而坐，接受衆家好友的強制道賀，三十六隻牙齒正在捉對兒厮戰，整個身子都在簌簌的發抖。果不其然，就在衆家好友酒酣耳熱，一聲聲的要送一對新人進入洞房，成其好事的時候，從宴客花廳後面的走廊上，屛風後，傳來了一叠連聲的母夜叉獅子吼。被嚇得魂飛魄散，全身都癱了軟了的軒轅生，但聽見秦宜秋在拉開嗓門，雷霆霹靂般的喝道：

『好哇軒轅生！你敢公然娶妾，在家宴客！看老娘不打斷你的腿，揭了你的皮！掏出你的牛黃馬寶！再把那小賤人剁成肉泥！』

軒轅生一聽，當下就仰面一跤，跌倒在地。忝爲罪魁禍首的衆家好友，却絲毫不以爲意。由於馬學士的精心設計，他們早已有了應戰方略，退兵之策。當下，祇見衆人交換一個眼色，就有

一位虎背熊腰、怪眼圓睜的武舉人，霍的起立上前，打從屛風後頭，一把頭髮揪出正在捲袖子、揑粉拳的正室夫人母夜叉，那位盛怒之中的秦宜秋還來不及開口說話，兩邊玉頰，早就劈啪兩響，挨了兩記大嘴巴子！耳朵裏又聽到這位武舉惡客，轟雷似的嚷了：

『妳敬軒轅兄，就是我的嫂嫂。不敬軒轅兄，便是我的仇人！這會兒妳給我聽好，軒轅兄三十無子，老師送他一名侍妾，那是在爲你們家祖宗三代着想！今天的事，妳敢再多說一句話，我就叫妳死在我的拳腳之下！』

母夜叉平時作威作福，欺侮丈夫慣了，那兒受過像這樣的迎頭痛擊，當衆毆辱。可是在力大如牛、動手就打的武舉人一頓拳腳之下，又不能不聲聲求饒，先保住性命要緊。於是，從此母夜叉兇燄猛挫，雌威大減。她不得不接納了軒轅生娶妾的既成事實。可是她心頭的那一股怨氣，却是說什麼也嚥不下去！自然而然的，她出氣的目標便轉在那位姨太太的身上，整日價非打卽罵，恨不能置之於死地。只是新姨太太先就領了馬學士的錦囊妙計，她不但逆來順受，絲毫不加反抗，甚至於她根本就不進軒轅生的房，連一句話都不跟軒轅生講，和軒轅生成了一對有名無實的夫與妾，這叫正室夫人母夜叉怎下得了手把她給害死呢！母夜叉的怨氣無從發洩，自難免惱上加惱，可是在痛定思痛之餘，她終於認定了這一樁軒轅生娶妾的罪魁禍首畢竟還是馬學士，母夜叉乃在觀音菩薩像前燒了三炷香，下了一個跪，發誓說道：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一年不到，機會來了！馬學士的正室夫人病逝，學士大人有意續絃。母夜叉秦宜秋到處打聽，終於給她找到一個比她自己兇悍十倍、健壯三分的厲家老姑娘。母夜叉花一筆錢，買通馬學士請去訪求續絃夫人的劉媒婆，讓劉媒婆給馬學士提這一門親。馬學士明知這是母夜叉的嫁禍東吳之計，可是他胸有成竹，有備無患，很痛快的一口答應了下來。

成親之前，女家送來嫁粧，頭一樁，就是一根手臂粗細的五色絲線繞織的大棍子，棍子上刻着七個金漆字，文曰：『三世傳家訓夫棒』。

馬學士看了，微微一笑，隨即召來全家大小，口傳心授，作了一番安排。臨到迎娶的那一天，母夜叉秦宜秋興奮莫名，派出家裏的老傭人，到馬老師家去幫忙，其實是讓這老傭人坐探消息——一有動靜，火速來報。母夜叉認定了馬學士家當晚必有精彩的好戲可看！

新人進門，行過了正式的交拜禮。厲家姑娘進入新房，往炕沿上一坐，一眼就瞧見五個青春年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美貌少女，娉娉婷婷，鶯聲燕語，齊步到她跟前一跪，格格的笑着在說：

『叩見夫人！』

厲夫人當下就是一楞，她訝異的開口問道：

『這些個女孩子都是誰們呀？』

在她身旁侍立的馬府喜娘，頓時就高聲答道：

『是誰？當然是馬學士的五位姨太太啦！』

『什麼？』厲氏夫人驚得直跳起來，她厲聲的再問：『馬學士他有姨太太，而且還有五個之多？』

喜娘昂然答道：『不錯。』於是厲氏夫人這一怒委實非同小可。她大聲的喊她的陪嫁丫頭牡丹：

『快取夫人我的五色訓夫棒來！』

牡丹一聲答應，雙手捧着打得死人的大棍子飛快的來到。那馬學士的五位侍妾，當時只見厲氏夫人接棒在手，杏眼圓睜，柳眉倒豎，將訓夫棒高高的舉起，掄棒就要打將下去。說時遲，那時快，五名侍妾得了馬學士事先的指示機宜，早已有所準備。——大姨太太玉腕一抬，劈手奪下厲氏夫人手裏的訓夫棒，厲氏夫人連一聲哎呀都還沒來得及叫出口，二姨太先就雙手一推，把厲氏夫人推倒在地。於是三姨太、四姨太、五姨太三位娘子軍齊排並列，揮拳便打，舉腳就踢。五名侍妾一道動手，直把厲氏夫人打得鼻青眼腫，哭喊不絕！

兩百來年前的婦道人家，裹的是三寸金蓮，走起路來巍巍顫顫，行動很不方便。三代祖傳專整丈夫的悍婦厲氏夫人被五位姨太太狠狠的揍了一頓，好不容易披頭散髮逃出重圍。她就那麼手

腳並用，連滾帶爬的逃到隔壁一個房間，身後只有忠心保主的陪嫁丫頭牡丹緊緊相隨。那牡丹倒還機伶，一進門反手就把房門關上，抵住門扉不讓那五位姨太太追來再下『毒手』。厲氏夫人看看初步防禦工事業已奏效，眼前不至於再有挨揍的危險。女人的三大武器自古以來就只有：『一哭二鬧三上吊』。於是她便祭起第一宗法寶，搥桌子踢板凳的大哭大叫，一邊哭叫一邊尖聲罵道：

『殺千刀、剮萬刀該死的馬學士啊！你胆敢寵妾滅妻，唆使你的五個小老婆上新房來打我。這會兒你別烏龜縮頭，躲藏起來給夫人我來個避不見面。你給夫人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看夫人我待會兒怎樣施出祖上祕傳的功夫來治你！』

厲氏夫人又哭又罵，鬧得正兇。突然之間一片急鑼緊鼓，咚咚咚，噹噹噹，咚噹咚噹震天價般響了起來。這一陣鑼鼓聲響直將厲氏夫人的哭喊之聲全給壓下，可又讓厲氏夫人一驚一怔，當時也顧不得再哭下去了，她愕然的問丫頭牡丹：

『快去看看，這一陣陣的鑼鼓聲響究竟是……』

牡丹不待她把話說完就往外衝，衝到新房裏去一看，原來又是那五位奉馬學士之命行事的姨太太，是馬學士叫她們一面格格的笑着，一面盡力的敲鑼打鼓。牡丹回轉身去，把她眼見的種種跟厲氏夫人一說。厲氏夫人一聽之下心知自己的嗓門再高，也敵不過那五個姨太太的三面鑼、兩

面鼓，哭鬧兩招完全失效，她只有施展出最後的手段來了。這才在她的授意之下，由牡丹暫充發言人，站出門去高聲一叫：

『好了好了！妳們別再敲了！我告訴妳們，夫人馬上就要自殺啦！』

『夫人馬上就要自殺了』，五位姨太太一聽這話，非但不驚不怕，不慌不忙，反倒仍然嘰嘰格格的笑着。五個人異口同聲，按照預定計劃一聲令下，吩咐站在旁邊也是笑個不停的喜娘：『趕快，把老爺給夫人預備好的東西拿進去呀！』

喜娘一聲答應，拿起『東西』便往屋裏跑。她一進門就聽見厲氏夫人在尖聲嚎哭——

『馬學士寵妾滅妻！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呀！我這就要去尋死了啊！』

喜娘聽眞切了，筆直走到厲氏夫人的跟前。她向厲氏夫人蹲腿請了個安，滿面春風的說道：

『老爺料準了夫人要尋死，早就給夫人準備好了這幾樣請夫人昇天的必需用品！』

厲氏夫人停住了哭喊睜開眼睛看時，喜娘手上端着一只托盤，托盤上蒙一塊紅布，紅布上擺好三件自盡必需用品，毒藥一瓶、吊繩一根、鋼刀一把！就在這時候，厲氏夫人赫然又聽見那五個姨太太正在敲木魚，齊聲唸往生咒，請厲氏夫人及時登天，早昇仙界。

誠所謂分開八爿腦心骨，一盆冷水澆下來。以死爲脅的最後一招又給破了，厲氏夫人的三宗法寶全盤失敗，黔驢技窮，無計可施。厲氏夫人只有回嗔作喜，一不哭二不鬧三不上吊，她乖乖

的向馬府喜娘陪着笑臉，說聲：『妳們老爺眞有降龍伏虎的手段，煩妳去轉告他：我算是服了他了，請他這就進房，讓我死心塌地的服侍他吧！』

不一會兒，五位姨太太無聲的齊同退出。新郎倌馬學士緩步進入洞房，新娘子厲氏夫人一見到便行了個禮，福了下去，她斂容正色的說：

『老爺，您眞不愧爲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其實，說眞格兒的，我那一套也是我祖奶奶、我娘歷代相傳的，只能嚇一嚇世間無能無用的男人家，那能嚇得倒老爺您呢？這……從今以後，我自會好好的侍候老爺您，絕不撚酸吃醋，絕不無理取鬧！』

馬學士一聽呵呵的一陣笑，他說：

『夫人，旣然妳這麼表明決心了，那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當下傳令，把馬府所有的田契地契、金銀財寶，全部交給厲氏夫人掌管。還有他的五個先進門的姨太太，得喊厲氏夫人姐姐，得聽她的號令行事。

這一邊，馬府新房，馬學士和他的續弦夫人雙雙攜手入羅幃，鴛鴦戲水，鳳凰于飛，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那一頭，當弄巧成拙，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母夜叉秦宜秋聽到老傭人一五一十報告馬府新房趣劇以後，她直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口口聲聲大罵厲氏夫人：

『……天底下那有像妳這樣不中用的女子，誤了老娘的大事！』

母夜叉的一口惡氣無處可伸，馬學士降伏厲氏夫人的消息很快就傳到軒轅生的耳裏，使得軒轅生勇氣倍增，精神陡長，大老婆沒什麼可怕，小老婆就越加可親。軒轅生終於公開揚言，他不能讓他的姨太太獨守羅幃，他[illegible]到她的房裏去睡。

這一來可就把個母夜叉秦宜秋逼出了殺手鐧，她正式警告丈夫老公軒轅生；——你膽敢碰你的小老婆一下，老娘我跟你們性命相拚。言下之意，弦外之音，那就是只要軒轅生膽敢進小老婆的房，馬上就是三條人命！

母夜叉的嚇阻之計果然嚇壞了軒轅生，他抽個空再去向老師馬學士問計。馬學士回答他說這個容易，他叫軒轅生回家不動聲色的等等，等到第二天，馬學士派一名管家，帶一百兩紋銀和一封信到了軒轅生家，馬學士在那封信上簡單明瞭的寫着：『明年春天會試之期近了，茲送上百兩紋銀，你不妨早日晉京，預作準備。』

秦宜秋看過信後一想，丈夫對小老婆躍躍欲試，唯恐弄假成眞，利權外溢。早日晉京就早日晉京吧，至不濟，也能度過她自己眼前的這一重危機。

於是秦宜秋同意軒轅生即日啓程，她那裏曉得馬學士的懲悍醫妬妙計層出不窮，越來越見精彩。軒轅生一出大門，就被馬學士派人接到馬府，在馬府的後花園裏寸步不出，閉戶讀書。

過不了幾天，軒轅生家忽然來了一名媒婆，向秦宜秋曉之利害；——旣然軒轅生對他的小老

婆還不死心，那妳何不趁丈夫不在，乾脆把她給賣了。秦宜秋聽時心想這眞是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上上大吉之計，把姨太太賣掉，豈不是永遠永遠的拔除了自己的眼中釘、心頭刺了嗎？於是秦宜秋當機立斷，決心把軒轅生的曾姓侍妾賣掉。次日一早，就有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陝西布客錢三上門來買，他一開口就出三百兩紋銀，秦宜秋覺得三百兩銀子不稀罕，最妙的是把人賣到相距萬里的陝西，這以後教軒轅生上那兒去找。她當下就一口答應，當着媒婆的面，一手交人，一手交錢，來了次乾脆了當之至的人銀兩訖！

然而，陝西布客把裝腔作勢哭哭啼啼的曾姓侍妾帶走以後，不上兩個鐘頭，偏祇剩下布客一個怒氣沖沖的踅了回來，他見到軒轅生夫人秦宜秋，就大叫大嚷的道：

『喂！我買的究竟是人，還是鬼?!妳怎麼可以强逼那個女的，把她硬賣給我作妾？這下可好，你去打你的人命官司，我可得跟妳討回那三百兩銀子！』

秦宜秋乍聽之下，恍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祇好扮起笑臉，再問究竟。經過布客指手畫脚的一說，秦宜秋這才明白，原來曾姓侍妾『抵死不從』，她也要好女不事二夫，良馬不配二鞍。一路痛哭不已的被陝西布客拖着走，經過一座小橋，她竟然縱身往河裏一跳。——布客不甘人財兩空，又上門來大吵大鬧，母夜叉秦宜秋有威風也無處使，只好賠出三百兩銀子，把那位滿口埋怨的布客送走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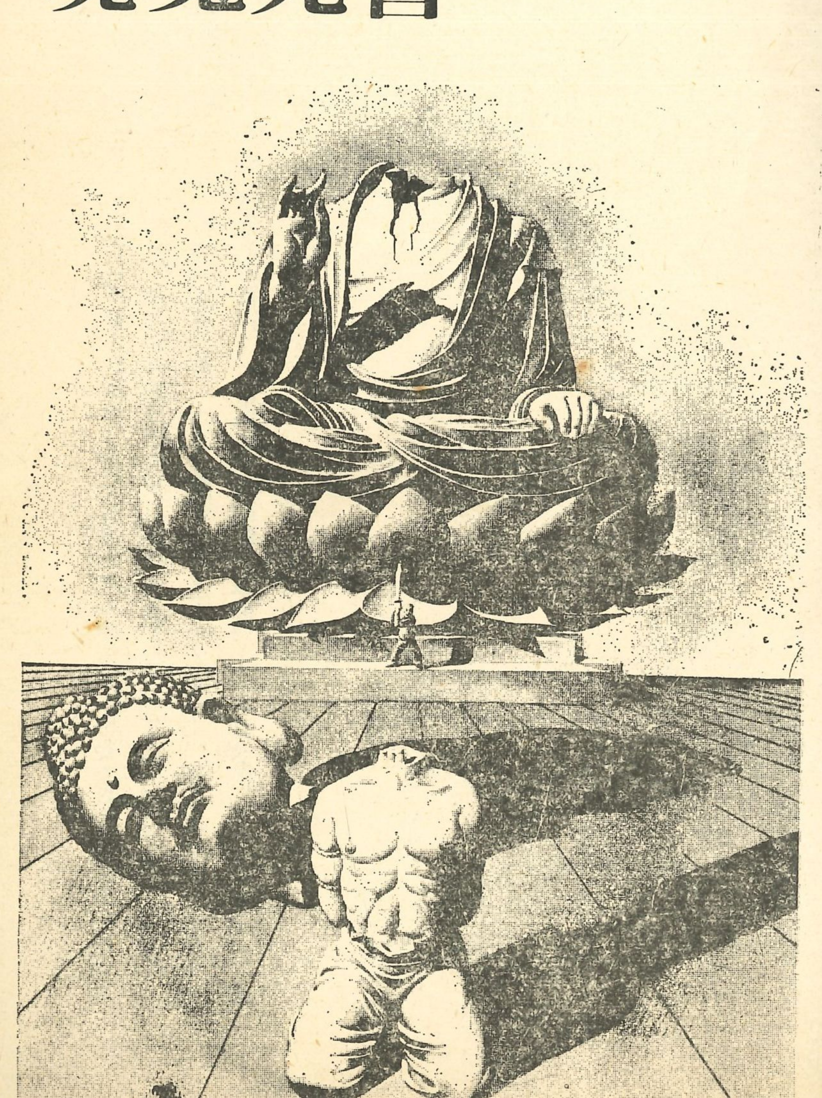
爲除情敵，强賣侍妾，果然鬧出人命案子。連母夜叉秦宜秋這下也整日價心驚肉跳、坐立不安起來了。白天有人敲門，怕是曾姓侍妾的家屬上門來要人，夜晚睡不着覺，一閉上眼睛就瞧見曾姓侍妾來向她索命。母夜叉正在悽悽惶惶，徬徨無計，嗨！居然就會『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一日，家中忽然又來了一位驢夫，他一見了母夜叉秦宜秋就說：

『不好了，不好了！小的送軒轅相公晉京應試，到了蘆溝橋，那軒轅相公不知怎的，忽然得了急病死啦！』

晴天霹靂一聲，秦宜秋但覺得天旋地轉，屋動窗搖，她嚶然一聲，暈了過去。當她悠悠醒轉，發現自己已躺在床上，眼跟前就只有一位媒婆。再一問時，禍來家先敗，樹倒猢猻散，家裏的傭人們已經走了個精光，剩下一個孤苦伶仃的秦宜秋，丈夫死了，無依無靠，還在擔心害怕曾姓侍妾家裏的人會來找她打人命官司，這便叫她如何是好呢？經不住能言善道的媒婆好說歹說，爲了活命，爲了避禍，母夜叉秦宜秋只好答應改嫁。再嫁婦人乏人問津，她唯有退而求其次，也去當別人家的小老婆啦。

天昏地黯，悽悽慘慘，這回沒有花花大轎坐了。母夜叉秦宜秋哭哭啼啼的上了一乘密不通風的小轎，趁着天黑，被兩名轎伕抬到截然陌生的夫家。她滿心焦慮，如坐針氈，就怕當日她加諸於曾姓侍妾的種種虐待，如今也會臨到自己的頭上，——她被抬進了一座花園，由媒婆領着進入

替死冤魂



一間小房，正自心懷鬼胎，悚悚自危，驀的聽到一聲大喝：

『這娘兒們！有我大太太在，妳就休想過一天半日的安逸日子！』

秦宜秋猛抬頭看時，只見一名又粗又黑又壯又兇的中年婦人，拿根洗衣棒，沒頭沒腦的向她打來。人在矮簷下，怎得不低頭。這時候，母夜叉也只有號哭捱打的份了。直到有人來勸，把那悍婦拉開，牽着秦宜秋往另一間洞房裏走。可又一進房門，就瞧見她丈夫軒轅生含笑坐在床沿上，猛可一驚，眞以爲是軒轅生來顯靈了呢，秦宜秋回首前塵往事，羞慚交併，她不禁哭倒在地，聲聲哀求的說：

『郎君郎君，您別怪我，我今天嫁給人家做小老婆，實在是萬般無奈，迫不得已啊！』

妙的是——這時耳朵裏又聽到軒轅生在笑呵呵的安慰她說：『別怕別怕，兩嫁還是一嫁！』

咦？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秦宜秋再睜眼看時，軒轅生、馬學士，還有傳聞已經跳河自殺而死的曾姓侍妾，不都好端端的站在她的面前嗎？——曾姓侍妾伸手去把母夜叉扶起來，再經過軒轅生細細向她說明經過，秦宜秋這才明白，打從賣掉侍妾，驢夫報喪，媒婆勸嫁，直到自己當了姨太太挨了頓打，全是馬學士用的計。親身經歷了這些個事，母夜叉秦宜秋既慚且恨，幾於無地自容。小老婆也是人，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從此她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溫柔恭馴，判若二人，於是軒轅生便左擁右抱，安安心心的享他的齊人之福了。

某報曾刊登了韓彥先生寫的：『蓋亞那叢林慘劇大追踪』——『甘赴死亡的狂熱信徒』。圖文並茂，懾人心魄。遙想當日蓋亞那，由死鬼瓊斯一聲令下，九百一十二名人民廟堂的狂熱信徒，居然會集體自殺，此一美國人民廟堂教派眞可以稱得上是現代邪教之尤，罪惡淵藪！韓彥先生說六十年代以後，美國各種邪教大行其道。這邪教在咱們中國，那可早就成爲屬於古代傳奇的歷史陳迹了。

咱們中國淵源最古、歷史最久、流傳最廣、傳說最盛的邪教，首推白蓮教。白蓮教創始於元順帝初年（公元一三三三——），由河北欒城韓山童、韓林兒父子爲始作俑者，那已經是六百三十來年以前的事了。白蓮教初起純粹是神道設教，用『白蓮花開，彌陀佛降世』的妖言惑衆，勸人燒香拜佛，禱告唸咒。但却在私底下爲非作歹，糾衆滋事，甚至於起兵造反，播亂四方。

以下這一則可能使您看得毛骨悚然的白蓮教慘案，就是在清朝乾隆末年，川楚白蓮教徒之亂前夕，由大批白蓮教徒遍歷各地，專門造成恐怖氣氛那一段時期所發生。

距今一百八十多年前，在湖北京山，來了一名倒霉的小偷馬三，他才一下手就被事主逮到，給打下京山監獄坐了半年多的牢，偏在臨釋放的前三天夜裏，讓他闖上了一齣驚魂攝魄，慘絕人寰的慘劇。

京山監獄的牢頭名叫駱六，長得唇紅齒白，風流俊俏。他有個皮膚白淨、眉目如畫挺標緻的老婆。慘案發生時她已經有八個多月的身孕，眼看就要臨盆了。這一對少年夫婦活像是年畫上的才子美人，却是一般兒的貪財若命，心狠手辣。

馬三祇在初入獄的那天見過駱六的老婆一面，跟駱六倒是早晚共處，相當的熟。馬三有一項絕技，他能在肛門裏塞一包金銀珠寶，下獄半年多他『孝敬』駱六頗不在少，因此駱六和他相當的要好。馬三開釋前的頭四天晚上，駱六還從家裏帶了些酒菜來給馬三賀一賀。可是第二天入夜

，馬三迷迷糊糊的都快睡着了，他突然聽見鐵索鋃鐺，腳步聲響，當下他機警的決定裝睡到底，瞇着右眼，他瞥見駱六親自把一名高矮胖瘦跟自己一模一樣的青年男子，押進他那一間囚室。

『來人什麼時候可以到我家？』

駱六準是以爲馬三眞睡着了，他壓低聲音問那名神氣活現、一臉傲色的新囚犯。那名新囚犯却在旁若無人，大不刺刺的回答他道：

『今夜三更三點，來人準把三百兩銀子送到你家！』

三百兩銀子，這可是駱六天降橫財，空前未有的一筆好生意買賣。就算是那名新囚賄買牢頭駱六乘機把他私自縱放了吧，馬三也不禁爲之舌撟不下。他儘在挖空心思苦想，這名新囚犯是誰？他眞有這麼高的身價？

『你是小偷馬三？』

還以爲那名新囚也估量自己已經睡着了呢！殊不料他等駱六一走，挨着牆沿一坐下地，頓時就開口發問。馬三沒法再假裝了，他只好欠身坐起，扮張笑臉，反問那位『貴客』一句：

『請教，閣下是那條道兒上的？』

那位『貴客』偏不回答他的這一問，他照舊用輕蔑的語氣，跟馬三開始了一問一答：

『是小偷就能開鎖？』

『我能。』

『今夜四更天，我也許用得着你。』

『您用得着我？這——請問，您要我幹嚒？』

『剛才你聽見了，三更三點，我的朋友會上牢頭駱六家去送銀子，要是萬一，三更三點還沒送到……』

『那您就要我幫您開鎖，讓您出去？』

『你很機伶！』

『可是，您很難逃得過外頭的重重守衞。』

『我今夜非出去不可！』

『幹嚒這麼急呢？』

『你不急我急，』『貴客』斜眄眼睛睃望馬三一眼，『明天午時三刻，我就要綁赴法場殺頭了！』

馬三一驚，忙問：

『請問，您犯的是什麼案子？』

『貴客』兩眼定定的望住馬三，望了好一會兒，方始悠然的和衣躺下。與此同時，他嘴唇裏

輕輕的迸出了四個字：

『我是王彰。』

一聽王彰這個名字，馬三頓時好似：『八爿腦心骨，澆下一盆涼水來。』他猛可打個寒噤，渾身直在簌簌的發抖。王彰，王彰，原來這位『貴客』就是遍汚上百信女，連喪二、三十條人命的白蓮邪教頭目王彰呀?!

一家八口欣然自殺

王彰的案子，在京山一地委實是鬧得太兇太兇了。馬三早在入獄之初，就聽說了京山出現了一樁駭人聽聞的邪教奇案。這一奇案和美國人民廟堂邪教大血案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頗有古代現代、大巫小巫之別而已。是不是美國那位死鬼瓊斯，在一百八十多年後聽說了王彰的穢史，也在美國如法炮製，依樣畫葫蘆？由於瓊斯已死，勢將永遠成謎。祇不過，當年王彰的欺騙手段，卑劣行徑，也許可以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讓我們冥想一下瓊斯教案中不可告人的內幕。

馬三聽人不止一次的說過，王彰剛到京山，滿口白蓮花開，彌陀降世的謊言，迷惑村愚男女，要他們捐米捐錢、散財祈福。由於他裝得道貌岸然，一本正經，再饒上一張嘴巴能言善道，舌翻蓮花，騙得不少男女老幼，把他當作了西天來的活佛。漸漸的有人把他迎到家裏去住，甚至和

少婦長女朝夕相處。於是，京山城裏便接二連三的在出各式各樣的命案了。

起初是王彰的一位居停主，家中的一名十八歲的少女突然跳井自殺，王彰馬上就搬了出去。引狼入室的一對新婚夫妻居然會在丈夫手刃嬌妻以後棄家逃走。……一連串的命案，隨着王彰所到之處陸續發生，而且都有大致相同的模式——不是少婦長女無緣無故的自盡，就是丈夫殺了妻子，父兄處死女兒。每一樁命案都沒有鳴寃告狀的苦主，甚至所有的苦主家屬全都遠走高飛。還有一樁，每一個發生命案的苦主之家一概傾家蕩產，値錢的東西涓滴無存。三四個月裏京山一連串發生二三十件命案，在這麼些命案之間祇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發生命案的人家，一律全是王彰的寄宿處。

但是京山知縣、巡檢三班六房、捕快衙役，在四出偵查，始終破不了案，抓不到兇手的期間，由於王彰信徒竭力給他掩護，他們却連王彰的名字都沒有聽見過。

直到京山大街上，一戶陳姓人家，全家八口集體用剪刀自殺，其中最小的一個八歲大的男孩因爲力氣較小，一剪刀沒有刺及自己的心臟，身負重傷的被抬到京山知縣衙門大堂，由一位方知縣再三追問，方始問出了一段令人髮指、難以置信的王彰穢聞！

原來王彰這個白蓮教小頭目，騙財之外，兼帶騙色！他每住進一戶人家，被那一家人像活菩薩般的供奉着。他能用花言巧語把那一家大小騙得對他五體投地，頂禮膜拜。那怕吃盡當光也得

替他山珍海味，錦衣玉食，如神仙帝王一般的盡情享受。然而這白蓮教騙徒却得寸進尺，貪得無饜，他誑說他得異人傳授，有昇天得道的『仙』術，但是必須跟他同枕共眠，裸體擁抱方能授徒。他就如此這般，誑騙略有姿色的少婦長女伴他同寢，從而也不知道糟蹋了多少良家婦女，釀成了幾許命案與家庭悲劇。

於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最後在大街上陳家予取予求，陳家的四個女孩子都給他玷污遍了，上萬家產也被他騙得一乾二淨。這萬惡不赦的王彰終於見異思遷，急於擺脫陳家，另外去找一戶供他吃喝淫樂、騙財騙色的居停主。因此有那麼一天，他就召集這一家八口，裝模作樣的告訴他們說：

『你們全家大小潛心修道，如今已屆完成階段，明天就是你們的羽化登仙之日，一家八口將要一齊尸解而去。』

王彰讓這迷信過深，執迷不悟的一家八口信以爲眞，歡天喜地。人人洗了一個澡，還穿上了新衣服，等到第二天正午，王彰像煞有介事的口中唸唸有詞，吩咐陳家八口將裏外衣裳一一嚴密的縫起，然後每人拿起一把銳利的剪刀，猛可一剪刺中自己的心臟。陳家八口如中夢魘似的，不言不語，不啼不哭，人人心甘情願的一剪刀結果了自己寶貴的性命，紛紛倒臥於遍地的血泊之中。王彰環顧死者，無動於衷，他按照預定計劃安然住進另一家。詎料陳家最小的一個孩子心怯力

弱，大難不死，讓鄰居聽到了他的呻吟之聲，用張門板把那重傷的男孩抬上大堂。方知縣升堂審問，一樁慘絕人寰的巨案方始公諸於世，眞相大白！

全京山的官民爲此慘案十分憤慨，萬千村愚男女如夢方醒。他們主動的協助官方，當天就把王彰逮到。王彰惡貫滿盈，罪無可逭。他在衆人指證鑿鑿之下俯首認罪，於是他被方知縣當堂判了個斬立決，將在第二天正午綁赴法場，午時三刻號砲一響，就要砍下他的腦袋！

移花接木金蟬脫殼

然而是夜三更三點，當馬三縮在囚室一角，凝視着王彰思前想後，越來越覺得害怕。王彰却坦然若無其事，儘在呼呼的大睡特睡，直到四更過後，牢頭駱六銀子到手，一臉喜色，躡手躡腳的進門把王彰喊醒。馬三聽到聲響只好再一次裝睡着了。他側耳諦聽駱六和王彰低聲交談，這才曉得王彰的朋友確已如約把三百兩銀子送到了駱六家裏，這會兒駱六當然是來私自縱放王彰的了。

却是讓馬三大出意料之外的，駱六把馬三猛力一陣搖撼也給喊了起來。他低聲叮囑馬三：

『別弄聲響，馬三，你跟我們一道走！』

『可是牢頭，』在這緊要關頭，馬三並未一時或忘他自己的處境，所以他也壓低聲嗓情急迫

切的說：『再過三天我刑期屆滿就要當堂開釋了，我實在是用不着在這個時候越獄！』

一燈如豆，燈光閃爍中，牢頭駱六低聲叱道：

『我祇叫你跟我來，馬三！那個叫你越獄？』

這時候，鐐銬盡卸的王彰却又陰森的一笑，幽幽的添了句：

『原以爲用不着你了呢，結果還是用得着你！』

馬三莫名所以，跟在駱六、王彰兩人身後悄悄的往外走。鑽出低矮的囚室門，穿過一道幽黯靜寂的長走廊。在前面領路的駱六推開了虛掩的監牢側門後，一行三人便來到空蕩蕩、靜悄悄的一條僻巷。——馬三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呼吸迫促。下獄半年多了，不知有多少個白天與夜晚，他魂牽夢縈，朝思暮想，祇求有朝一日他能一腳踏上這塊地方，一出牢門，步入僻巷，那就是他恢復自由之身的時刻了。然而當時，他却眼睜睜的望着一臉橫肉的王彰，從容自在的向牢頭駱六雙手一拱，朗聲的說了一句：

『後會有期！』

自此他便大踏步的沒入黑暗之中。

月色朦朧，萬籟俱寂，馬三正望着逐漸遠去的王彰背影出神。他忽然聽到鏘的一聲響，立刻本能的回過頭去。可是，這一望之下，眞把他驚得魂飛天外，屁滾尿流。

駱六手裏的一盞油燈早吹熄了。可是，月色中，天光下，他依然可以看見駱六臉上出現獰笑，手裏拿着一把剛剛拔出鞘來的明晃鋼刀！

『駱……駱頭兒，』馬三情知不妙，渾身猛烈抖戰的問：『您……您這是幹嚒？』

『沒什麼，馬三！』駱六皮笑肉不笑的答道：『我這祇不過是拿人錢財，予人消災！維持維持我駱六的信用而已！』

『拿人錢財，予人消災？』馬三抖得像是一株風中枯竹：『駱……駱頭兒，您說的是那王彰，他叫人送三百兩銀子到您府上？』

『不錯，』駱六獰笑着把手中的鋼刀一緊，一步步的向連連倒退的馬三逼近：『馬三，你忘了，以前你不是也孝敬過我的嗎？這時節你不妨想想，我駱頭兒一向言而有信，說到辦到。先前你孝敬我的時候，我幾時沒給你行過方便，我幾時讓你白花花的銀兩吃過虧，上過當？』

馬三想起，他送過不少值錢的東西給駱六。有時候是爲了請駱六代他掛個重病號，免得他上堂對證挨板子，說不定還會給問出案外之案加重罪名。有時候是爲了請駱六爲他捎點葷菜老酒，給自個兒補補身子過過生日節令什麼的。前後十來次，是沒錯，駱六沒有一次不把他的要求一一辦到。

『可是駱頭兒，』馬三趕忙提醒駱六說：『王彰孝敬您三百兩銀子，這會兒您不是已經把他

給放了嗎？』

駱六把他那顆腦袋博浪鼓似的一陣搖，聲音冷得像冰霜般的答話了：

『不行，他走不了！』

『可是可是……，』駱六手中的鋼刀緊緊抵在馬三的胸口，被嚇得心摧膽裂，魂靈出竅的馬三，連說起話來都變成結結巴巴的了：『王彰他不是早就走遠了嗎？』

『我說他走不了。』駱六在夜空裏響起聲聲梟笑：『他在咱們這山城裏，害死二、三十條人命，姦汚了一百多名良家婦女，咱們全山城人恨不能剝他的皮，吃他的肉。別說他這會兒還沒出城，就算他僥倖出得城後，那怕他逃到天涯海角，在京山引起公憤，吃過他大虧的那些個仇家，也會追到天涯海角去把他殺了！』

『那……那他是打算………？』

請君代死死裏逃生！

『你！馬三。他早就打算定了要你代他死，』駱六的刀尖指向馬三的鼻子：『他付我三百兩銀子，除了要我放掉他以外，我還得給他找一個替死鬼。待一會兒，我讓你死掉。馬上我就高聲大叫，說王彰越獄，我追上了他。可是他膽敢拒捕，於是我就迫不得已的把他宰了！』

圖窮匕見，陰謀和盤托出。牢頭駱六再也沒有想到，馬三面臨生死關頭，聽到駱六要他代王彰死掉時，反倒會嘿嘿嘿的笑了起來。那馬三直笑得前仰後合，眼淚直流，連駱六都滿心詫異，忍不住的連聲追問：

『你笑什麼?馬三，這有什麼好笑?』

『我……我是在笑王彰和您啦，』馬三一面揩淚一面笑道：『自以為殺了我讓他遠走高飛，這條移花接木的妙計嚴絲密縫，毫無破綻呢。可惜您二位都沒想到這一點，那王彰是王彰，我是我，京山官民不會把我馬三的屍首認作是王彰的！』

『可是馬三，』駱六手中的鋼刀又抵住了他的胸口：『你身上的囚衣，還有你的身材，全都跟王彰一式一樣！』

『那麼面貌呢?』馬三仍然還在笑着問：『駱頭兒，您能把我的臉變成王彰的那張臉嗎?』

一聽這話，牢頭駱六的臉色陡然變了。他面露兇光，咬牙切齒，把手中鋼刀往懷裏一收，厲聲的問：

『馬三，你可是以為我會用這把刀殺你?』

『您大可不必殺我，』馬三輕鬆自在的聳聳肩：『駱頭兒，因為我已經點破了您，您殺了我沒有用，任誰也不能把我錯認成那王彰！』

駱六驀地便是一聲低叱：

『馬三，你看好！』

末一個好字還在餘音嫋嫋，馬三但見駱六再一咬牙，他猛可間反手一刀，一刀砍在自已的胳臂上，連聲哎呀都沒叫。馬三一怔，目瞪口呆，他眼瞧着駱六的右臂鮮血直流，出現老大一個傷口。他正自心中一片茫然，恰似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鬧不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說時遲，那時快，駱六從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他右腳一抬，使一抬起霸掃堂腿。馬三連這一招都沒看清楚，他已經被駱六一腿掃到地上，四仰八叉，仰面朝天。他正要張口叫痛，又一眼瞧見駱六把手中鋼刀輕輕的放下，雙手抱起了一塊大石頭，他把大石頭高高的舉起，對準馬三的那張臉。這時他一字一頓的說道：

『馬三，這下你應該明白了吧！你是王彰，今夜四更趁人不備夥同小偷馬三越獄圖逃。是我駱六巡夜發現，奮勇追上。那王彰——也就是此刻的你，他膽敢持刀拒捕，砍傷了我的右胳臂。我在情急之下和他打鬥，將他撂倒，就用這一塊大石頭，將王彰——你的一張臉砸成稀爛。從今以後，這個人世間就再也沒有王彰這個人了！』

『那……那我自己呢?駱頭兒，您又怎麼交代，小偷馬三上那兒去了?』

『我顧得了死囚王彰，就顧不了小偷馬三，馬三，我會告訴人家，馬三他早就逃得不知去向

了！』

馬三的一聲急呼『救命』還沒來得及喊出口，他一眼瞥見，駱六手裏高擧的那方巨石，正在狠狠的向他砸下來……，他唯有閉上兩眼，口裏喃聲說道：『老天，我死得好冤！』……

生死間於一髮，眼見小偷馬三的一縷冤魂就要到陰曹地府去向十殿閻羅報到。牢頭駱六在往下砸的那方巨石，只要他一鬆手，小偷馬三就得頭顱粉碎，被砸成一團血汚。便在這一刹那，所謂情急智生，福至心靈。小偷馬三居然也會靈光一現，心生一計，他驀地一聲急喊：

『嗨！王彰，你怎麽又折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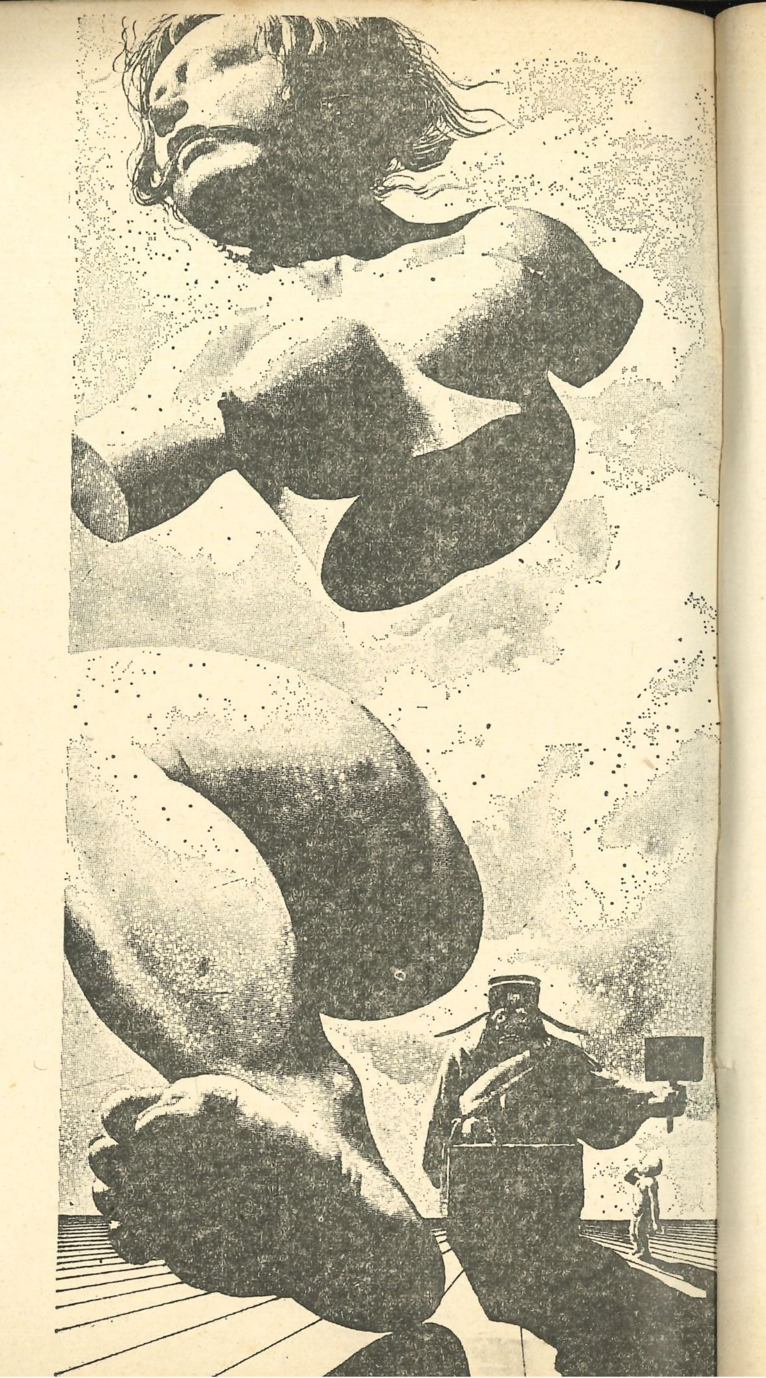
牢頭駱六把他的這一聲急喊聽得眞切之至，他不由得不怔了一怔，眼睛分向左右望了一望，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間，小偷馬三養精蓄銳，就地一滾，滾出了五尺開外。駱六却一怔一驚，一個閃神，他手裏的那一方巨石訇然落地。祇不過，他沒砸着小偷馬三的那張臉，反倒把泥巴路面砸成一個小坑穴。就在這時，死裏逃生的小偷馬三一骨碌直起身來，他向僻巷東端沒命的拔足狂奔，留下變生肘腋、手足失措的牢頭駱六儘在頓足咆哮，氣得七竅生煙。小偷馬三直跑得風聲呼呼過耳，當他確知自己已能逃出性命時，他頰肉痙攣，呼吸急促的在暗中發誓——『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滿懷憤恚、志切復仇的小偷馬三，正飛也似的向牢頭駱六孤伶伶的那一個家奔去。他明明曉

得，就在此刻，牢頭駱六家裏就只有他那位白白淨淨、眉目如畫的標緻女人！

——筆者謹誌，從王彰、馬三雙雙越獄，到馬三情急智生，妙計脫險，這一段『替死冤魂』理應成爲一個單元。祇不過，由於自茲以後的馬三復仇、王彰下手，那一段情節又是波譎詭祕、曲折離奇，兩段情節互有關聯。因此，筆者謹建議您不妨把下一篇『一屍二命』連下去看。謝謝！

一屍二命



駱六，長得唇紅齒白，風流俊俏。乾隆末造，川楚白蓮教徒之亂前若干年，他是湖北京山監獄的一名牢頭。有個細皮白肉、眉目如畫的老婆金妞。慘案發生時，她正懷胎八個多月，眼看就要臨盆了。

王彰，白蓮教的小頭目之一，身材魁梧，面目猙獰，他在京山妖言惑衆，騙財騙色，玷汚了一百餘名少婦長女，害死了大小二十餘條人命。由於京山大街陳家一家八口，被他騙得集體引剪

自殺，被噩夢初醒、憤慨已極的京山百姓抓到。京山知縣判了他個斬立決，次日午時三刻，就要綁赴市曹，一刀畢命。於是他花三百兩銀子，買通了牢頭駱六，找一名替死鬼，讓他逃出京山，隱姓埋名，遠走高飛。

馬三，一個倒楣透頂，失風被捕下獄的小偷，由於身材和王彰相髣髴，被駱六選中，做王彰的替死鬼。是夜，駱六私行釋放王彰，却把馬三叫出監獄側門，來到冷僻巷底，一腳撂倒在地。駱六高舉一方巨石，打算一傢伙砸在馬三的臉上，再諉稱王彰、馬三雙雙脫獄，駱六追及。在王彰奪刀刺傷駱六之際，一時情急，將王彰的一顆腦袋，砸成一團血泥。用死馬三代替活王彰，讓王彰得以從容逃出京山城，而使京山城裏城外，一百多戶吃過他大虧的仇家，以爲他果眞死了，一百多筆血債，可能一筆勾銷。只不過，馬三瀕危，情急智生，他一聲高喊：『王彰，你怎麼又折回來了！』使駱六猛可分神，他再就地一滾，爬起來一路飛奔。馬三逃出性命，却在暗中立誓：『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放了王彰，走了馬三，牢頭駱六直給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然而他回過神來，仔細一想，事情鬧大，自己很難脫得了身，只好將錯就錯，暫求自保。他拔腳飛奔知縣衙門，一路高呼大叫逃脫了兩名囚犯。京山知縣聞耗大驚，立命三班六房，衙役捕快，緊閉四門，通城大索。當然，駱六也在貪夜追捕的行列之中。

這時候，馬三正在滿腔怒火，咬牙切齒，奔向駱家。那駱六家住東城沿下，地點幽僻，四下靜寂。京山城裏，盡人皆知，駱六在吃衙門公事飯，宵小之輩，那個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裏拔牙！因此他家有嬌妻，兼蓄巨款，平時門戶，並不設防。馬三到時，一推大門，應手而開，他暗自叫了聲：『這下正好。』便使出慣竊伎倆，躡手躡腳，走向亮起燈光的那扇窗戶。馬三一伸舌尖，帶些吐沫，在窗戶紙上舔了一個小洞，湊過去往裏一瞧，恰好望見了金妞粉團玉琢，美得教他心頭小鹿兒直撞的那張瓜子臉兒。

『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這是馬三在驚豔之後，頭一個內心反應。金妞花容月貌，豔光照人，偏就嫁了那個心黑手辣、謀財害命的牢頭駱六——馬三睁大兩眼，目不轉瞬的盯住金妞在看，但見她笑逐顏開，喜上眉梢，一雙十指葱葱的小手，正在把玩掂量圓桌上的一堆元寶。沒錯，那準是王彰送給駱六的三百兩銀子買命錢了。想起王彰、駱六的那樁卑鄙交易，方才險些送命的馬三，頓時就顧不得再垂涎美色，憐香惜玉，他又是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陡的站起身來，正待兩手拉開窗戶，縱進屋去，先置金妞於死地，再把桌子上的銀子一股腦兒捲走，逃出京山，報那駱六蓄意謀害之仇。

然而，就在這時候，馬三聽見屋子裏金妞坐處後頭，門帘唿的一響，緊接着便有一條虎背熊腰，頭似笆斗的壯漢，從耳房裏閃身出來。當馬三看清楚了那張深目高鼻，猙獰可怖的醜臉，他

差一點嚶然一聲，暈了過去。

來人正是王彰！

馬三勉定心神，力持鎮靜，他閉住了呼吸，再從窗上小洞去看金妞陡然見到王彰的驚駭欲絕神情。却是大出意料之外，想來金妞明明聽見背後有人走近，她反倒匕鬯不驚，十分鎭定，甚至於還在粉臉上綻開了粲然的笑容，她在漾着銀鈴似的笑聲，嬌滴滴嗲兮兮的說道：

『死鬼！你抄完駱六的家啦？』

馬三正自目瞪口呆，莫名其土地廟。他又看見那王彰走到金妞身畔，圓桌跟前，把手裏沉甸甸的一個包袱，重重的往桌上一放。——慣竊馬三一聽便知，那必然是一包袱金銀財寶，而且分量相當的不少。正暗忖，又聽到那王彰在老大不高興的說道：

『死鬼，你又喊我死鬼？』

接下來馬三的所聞所見，那就有點兒不堪入目了。原來那貌美如花的金妞，竟會發出一串淫聲浪笑。她腆起挺得很高的一個大肚子，還花枝招展般的站起身來，一雙白嫩小手，搭上王彰的肩頭，使勁的捺他坐下，她把玉頰和王彰的黑臉緊緊挨在一起，磨磨蹭蹭，晃晃搖搖，想來這就是說書先生形容的耳鬢廝磨了。金妞跟王彰好生親熱了一陣，這才曼聲說道：

『喲——，不叫你死鬼，叫你聲好人。好人——呀，這總該行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王彰縱聲大笑，他伸出右手，一把將金妞摟在自己的懷裏，讓金妞坐在他的大腿上，一隻左手還在輕輕揉挲她隆起的肚皮。王彰就這麼恣意輕狂浮浪的說：『唔，叫我好人倒還差不多。妳那死鬼，還是留着叫妳那眼看就要坐牢的丈夫駱六吧。』

『我那敢看就要坐牢的丈夫駱六！』金妞粗腰款擺，上身一陣扭撻：『好人，你說你說，我這一條移花接木，找替死鬼，讓你金蟬脫殼，免得綁上法場受那一刀之苦的妙計，究竟高明不高明？』

什麼？窗外偷聽的馬三險些失聲驚呼起來，那一條移花接木，金蟬脫殼，差點讓馬三白白送了性命的毒計，居然會是這蛇蠍美人，無恥淫婦金妞想出來的？金妞美得不能再美，毒到不能再毒。——看起來她和王彰之間多半早有姦情，早有勾結。果眞如此的話，她那一條毒計就可以稱得上是一石三鳥：讓馬三代替王彰殺頭，使駱六爲走脫要犯勢將枷禁坐牢。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駱六一定不會想到他卽將臨盆的妻子早已紅杏出牆，投入王彰的懷抱。王彰的三百兩銀子賄款，跟他老婆金妞，還有他的一家一當，馬上就要被白蓮教小頭目王彰歸裏包堆抗不啷的帶走。但願駱六也能在場看到馬三眼跟前的這些情景，人財兩空，賠了夫人又折兵！——馬三連忙捂住自己的嘴巴，他幾幾乎又要失聲笑起來了。駱六呀駱六，你這常年打雁ㄉ，竟然也會被雁兒啄瞎了眼睛，這是你命中註定，應該如此，更是老天爺給你的報應！

馬三滿懷大仇得報，誓願已了的鬆快與欣喜，他再湊近窗戶去向屋裏張望。他有心要把屋裏的一齣活劇淫戲看到底，這以後他就可以逢人就講，駱六如何變生肘腋，馬失前蹄，他又是如何如何的被奸夫淫婦所算計！任何人聽這個故事都會津津有味，聽得入迷。而馬三心想自己每講一次，必然會獲得一次報復後的快感！

案中有案，奇上加奇，當馬三再一眼望進窗戶裏去，令人驚心動魄、舌撟不下的場面，一波接一波，一環接一環的赫然陸續出現了！——大概是剛才自己洋洋得意想那一陣子的時候，大剌剌坐着的王彰他讓金妞斟酒，這會兒金妞就在馬三的眼底下，僅祇一窗之隔，金妞居然會在窗下案上公然下毒。她臉上還掛着笑容，雙手在將一包晶白的毒藥，輕輕的倒在酒壺裏。馬三慣走江湖，見多識廣，他曉得那隻酒壺是專供黑道人物下毒用的。就外觀看來跟普通的酒壺並無異樣，祇不過，壺中有壺，壺蓋上還有靈活巧妙的機關，金妞的手指祇要輕輕的撥那麼一撥，她就可以把毒酒斟給王彰，好酒倒給自己。馬三心想，王彰作惡多端，罪無可逭，這下眼看他就要死在他情婦的手上了，待會兒自個兒現身露面，豈不大大的省了一番手腳？

萬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馬三兩眼一眨也不眨，眼瞧着金妞腆起個大肚子，晃蕩到王彰跟前，桌上早就多了兩付杯筷，那王彰嘴裏嘟囔着催她斟酒，兩眼却瞧也不瞧金妞那手裏的小動作。金妞給王彰斟了一滿杯送命酒，再給自己倒了一杯，兩杯酒擺在一起，她還在格格的笑着說：

『好人，反正我什麼都聽你的，這會兒咱們喝咱們的酒，等到天亮，再帶着那死鬼駱六的全部家當，咱倆一道上路！』

馬三兩眼定定的望着王彰，這才是性命關頭，生死間于一髮。那王彰順手抄起一杯酒來，一仰脖子，咕嘟一口喝了個一乾二淨。他也不讓金妞喝另一杯，却從長袍口袋裏掏出一隻小巧的磁瓶，他把那磁瓶向金妞揚了一揚，開口問道：

『知道麼，這是啥玩藝兒？』

金妞搖了搖頭，答道：

『不知道。祇不過，我的好人，照你收藏得這麼嚴密，這準是什麼奇珍異寶，靈藥仙丹！』

說時，金妞遶過王彰，到自個兒的原座位坐下。她順手拉開桌面下的小抽屜，取出一疊金晃晃的紙片，開始熟練的折疊起來。窗戶外頭的馬三不由得瞍了一瞍，那——那不是焚化給死人用的錫箔嗎？金妞在這個節骨眼上，怎麼會好整以暇的疊起錫箔來了呢？可是，就坐在金妞身邊的王彰，偏偏就沒瞧見。他把手裏的那隻神祕的小磁瓶一直遞到金妞的鼻子下面，一疊連聲的說：

『妳聞聞看，妳聞聞看……』

金妞那隻高高挺挺的鼻子，凑近瓶口，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却又一聞之下，馬上就偏過臉去，柳眉深鎖，螓首一搖的說：

『哎呀，好腥！』

『告訴妳，金妞，』喝下毒酒，居然若無其事的王彰，發出一陣令人心寒膽戰的陰森冷笑：『漢口大碼頭有位千萬富翁潘不達，今年才四十四歲，得了個心絞痛症，鬧得天下名醫，爲之束手。偏偏咱們白蓮教有這個一服卽癒的祕方！』

『什麼祕方？』

金妞一邊叠着錫箔，一邊閑閑的問。

也不知道是燭光閃爍呢，還是金妞下的毒，在王彰的肚皮裏作怪，王彰的那一張醜臉，驟然之間變綠，再掛上邪惡的笑容，活像個鬼似的一字一頓說：

『配這付藥，那得一屍二命雙開膛！』

『一屍二命雙開膛？』金妞驀地一驚，停止了手裏飛快的動作，她顫聲的問，『喲！我的好人呀，你別說得那麼怕人，好不好？』

『配這付靈藥仙丹，』王彰站起身來，往窗戶跟前一站，嚇得馬三閉住了氣，全身半點也不敢晃動。去掉那層窗戶紙，王彰、馬三恰好是面面相對。因此，馬三把王彰說的每一個字，全都聽得清清楚楚：『得找懷胎八九個月，馬上就要臨盆的孕婦。剖開她的肚子，挖出胎兒的那付小心肝，再摘下那顆才一顆綠豆大的膽！』

聽得馬三猛可打了個寒噤，再瞍一眼坐在桌旁的金妞，她早已花容失色，一臉慘白。她本能的雙手抱住了大肚子，渾身抖索，聲音打結的說：

『好人，這就是你在跟我開玩笑了！』

『我沒工夫跟妳開玩笑！』王彰身子背着金妞，霍地從靴子裏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雙手直在掂量着那把匕首說：『到京山來了快一年了，起先我白天且不露面，夜夜去找懷胎的孕婦；後來我公開亮相，成了京山城裏的救世主、活菩薩，連哄帶騙，然後親自下手，這才得了這隻小瓶子裏的六顆胎兒的膽！』

『六……六顆胎兒的膽？』

『可是，配這付藥，』馬三瞧見王彰伸手試試匕首的刀鋒銳不銳利：『那得七顆胎兒的膽才夠！』

『七顆胎兒的膽？』金妞抖得像是風中的枯竹：『好……好人，你……你是說，你這付藥只差一顆胎兒的膽了！』

『這一顆胎兒的膽，我也找到了。』說罷，王彰突的轉過身去；——窗外的馬三好不容易透出一口氣，屋裏的金妞却發出一聲凄厲的驚呼。

她看見了王彰手裏的那把匕首！

『這會兒，只要我手裏的匕首，在妳那大肚子上輕輕的那麼一劃！』

『你不能！你不能！』直嚇得魂飛天外的金妞捧着個大肚子連連向後倒退：『好人，好人，你該想想咱們倆這一年多的情份！』

『這一年多的情份？』王彰一陣磔笑，又重重的啐了一口：『呸！這一年多？這一年多在京山城裏，跟我有情份的少婦長女，少說也有一百來個！』

金妞已經退縮到大床跟前了，聽到王彰這話，她沉沉的往床上一坐。整個身子像癱了軟了似的，儘在兩眼巴巴的望着王彰手裏的匕首。情勢陡變，死到臨頭，她祇有向心黑手辣的王彰苦苦哀求——。

『我……我跟那些個女的大不相同。好人——，我們說好了的，等你在京山的事辦完，我們要先到漢口，再去廣東，我們要做天長地久，一輩子都不分開的長久夫妻。』

『可是，先到漢口，再去廣州的是我，不是我和妳！』王彰逼近到圓桌旁邊，偏又站住了，用右手手指把匕首彈得錚錚的響：『把這付用七顆胎兒膽的靈藥交給潘不達，我可以馬上到手五千兩銀子的謝禮。有這五千兩銀子，我就能舒舒服服的過我的後半輩子了！』

『不能殺我，你——你不能殺了我再殺我肚子裏的這個孩子……』金妞的尖聲嚎叫，連聲嗓都變了調。

老喫老做，殺人如麻的王彰却在從容自在的問：

『爲什麼？』

『因爲——因爲——』金妞急切的掙扎喊出：『我肚子裏的孩子是你的！』

窗外的馬三明明瞧見，王彰怔了一怔，祇是緊接着他又爆出一串刺耳的梟笑，笑罷方道：

『金妞，妳忘了除了我以外，妳還有妳那個死鬼丈夫駱六！』

『他跟我沒事，』金妞急於分辯：『自從你到京山，他跟我就沒……』

突然之間，王彰眼睛一掃，掃到桌上叠好的那一堆錫箔，他拿起了一個，怔了怔方問：

『咦？這是什麼？』

見到王彰手裏的錫箔，金妞彷彿如夢方醒，如逢大赦。她像驀地想起了什麼，恐懼緊張霍然盡去。她竟然能從床上一下子站了起來，站在地上格格的笑了起來，她笑得花枝招展前仰後合的指着王彰說：

『這是錫箔，這是錫箔，這是我準備燒給你，燒給你帶去上路的錫箔！』

王彰勃然大怒，他一緊手裏的匕首，向金妞一揚，厲聲喝道：

『妳，妳這是咒我？』

『我……我剛才聽你說得那麼可怕，』金妞還在狂笑不歇的道：『把我給嚇迷糊啦！王彰，

這會兒我可以告訴你了。你休想把我開膛剖肚，你休想挖我肚子裏胎兒的膽！因爲，你馬上就要死了，我……我甚至於連送你上路的錫箔都給你叠好了呀！』

那王彰一聽便懂，他頓時抄起那只空酒杯，瞪大了一對牛眼，身子搖搖晃晃的額上冒汗的問：

『妳——妳在酒裏下了毒？』

『下了毒，下了最毒不過的毒！』那金妞笑得都迸出了眼淚：『你，你這狼心狗肺、禽獸不如的王彰，你馬上就要死了，我……我金妞再也不用怕你了！』金妞伸出雙手，接連的拍了三下：『倒！倒！倒！』呆一呆，她又驚詫的自問：『咦，怎麼他還不栽倒下去呀?!』

毒性發作果然遲了一步，王彰兩眼噴出火燄，低沉的發出一聲怒吼——

『金妞，我饒不了妳！』

接下來就是一齣讓馬三頭皮發麻、心摧膽裂的慘劇。王彰像一頭受了傷的野獸，他猛然撲向金妞，在金妞的驚呼駭喊之中，三下兩下便撕剝光了她裏裏外外的衣裳，除了那個滾圓的肚皮，金妞一身的細皮嫩肉，曲線豐隆，——事後馬三承認，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的女人身體，他曾一時衝動的想代金妞高聲喊救命，他也曾想閉上自己的眼睛，不去看王彰辣手摧花。祇是他驚恐過度，無法辦到。因此他只好眼睜睜的看着王彰一刀劃開了金妞的肚皮，紅光迸現，鮮血四濺……

然而，巨奸大惡，惡貫滿盈，準是他自己肚子裏的毒藥毒性發作了，他向前打了個踉蹌，像是也要一頭栽在赤裸裸、血肉模糊的金妞身上，可是，王彰立刻自己穩住，他頭也不回的一陣喊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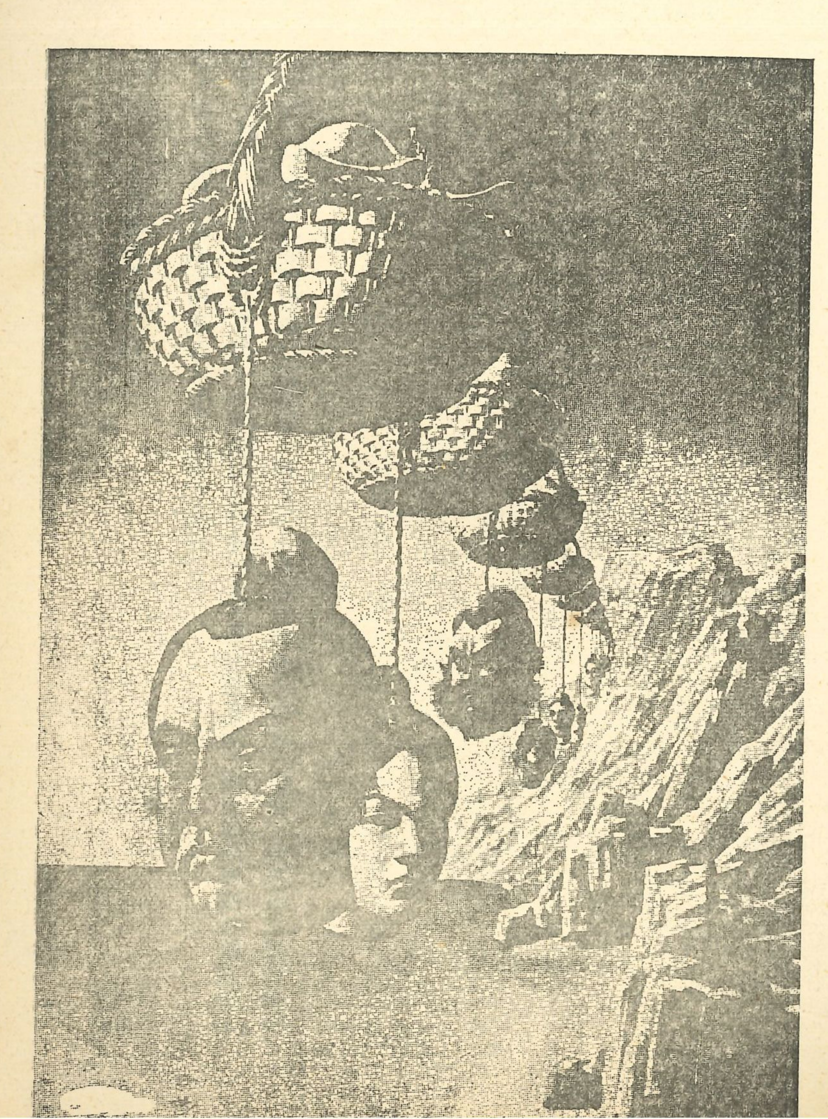
『馬三，便宜你這小子！這兒駱六的一家一當，還有我千方百計湊成的一付靈藥，全部歸你掃了！』

喊罷，王彰兩膝一屈，果然栽在金妞的身上了。

在窗外看得魂飛天外，差點嚇破了膽的馬三，這還是他生平第一次，唾手可得的大筆橫財他都不敢要。他纍纍然如喪家之犬，天還沒亮，就越城而逃，一溜煙的逃得不知去向了。

當然，從『替死寃魂』到『一屍二命』，得報應最慘的，還是家破人亡、又惹上一場牢獄之災的駱六了！

林道乾
鑄炮轟自己



不信？您儘可以去問問那些在高雄一帶土生土長的老阿公老阿婆。從前，當高雄萬壽山還叫打鼓山、打狗山，正是茂林豐草，一片荒涼的時候，是不是曾經有過下面所述的那麼些個離奇、神祕，令人心嚮往之的奇中之奇，奇之又奇的傳奇。

傳奇之一，是在萬壽山還沒開發，山中罕見人跡的時期，前後不止一次，有人發現在山中野草地上，散放着一堆堆白花花的銀子，在大太陽之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可是，當這些目擊者大喜過望的跑到山上去撿時，大批銀兩偏又倏然不見。除此之外，又有人言之鑿鑿的講，某年某月某日有一位打柴的樵夫，在萬壽山上流連到深更半夜，不辨路徑，挺着急的在瞎摸亂闖。忽然看見有一座閃耀着燦爛燈光的精美樓閣，大門洞開，却又不見一人。這位樵夫睏極欲眠，他大膽的在樓閣中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醒來，竟發現自己睡在靑草地上，樓台亭閣全不見了。更玄更妙而且流傳更廣的一個傳奇則是，有一位小姑娘獨自一人到萬壽山上去玩，她遇見一位盛妝的美女，正在臨鏡梳妝，這位小妹妹應那位美女之請，給她梳了個頭，居然得了半籃銀子的賞錢！

甚至於連台灣府誌、高雄縣誌裏都有着這樣的官式記載：『道乾有妹，埋金山上，有奇花異果，入山採樵者摘而啖之，甘美殊甚。懷之以歸，則迷失其道。雖識其處，再往則失之。』

看到這兒，您一定會恍然大悟，筆者現在要寫的古代傳奇，準是四百多年來在台灣膾炙人口，傳誦紛紜的大海盜頭目林道乾兄妹，和他的十八提籃白銀，——寶島台灣的開天闢地第一宗巨額寶藏的故事了。

林道乾，台灣人又有因『道』字一音之訛喊他林大乾的。他是廣東潮州府惠來縣人。長得虎背熊腰，鼻直耳方，稱得上是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可是他小時候不喜歡唸書，成天到晚都在玩

槍掄棒，倒也給他學會了一身的武藝。長大成人，就在家鄉惠來的知縣衙門當一名小吏。偏偏他又生性狡獪奸詐，最愛結交江湖敗類。時值明朝末年，宦官當權，朝綱紊亂，直鬧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廣東福建一帶，很有不少血氣方剛之徒，鋌而走險，招一夥人，弄幾條船，就到汪洋大海之上當起殺人越貨的海盜來了。林道乾也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去投奔了大股海盜頭目吳本，以他的機智與武功，漸漸成爲吳本的副手。他曾經跟着吳本出生入死，在海上刧掠過往行商。又跟日本海賊倭寇同流合汚，攻打東南沿海各地，有時候還佔據城池，遍地洗刧。明朝末年東南沿海的倭寇之亂，這林道乾也有資格稱得上是罪魁禍首之一。

明朝嘉靖四十年以後（公元一五六一年——），吳本、林道乾這一夥海盜居然嘯聚了一萬多人，擁有好幾百艘戰艦。他們盤踞在南澳、金門一帶，夥同海上的兩萬餘名倭寇，攻城掠地，打家刧舍，形成明朝末年嚴重的邊患。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唯有派當時的兩員名將，戚繼光和兪大猷一體出動，由戚繼光、兪大猷分率水陸兩支重兵，兩路夾攻吳本、林道乾的巢穴。經過幾度鏖戰，這才把他們這一支聲勢最浩大的海盜擊潰，吳本落荒而走，飄洋過海到越南。林道乾則率領一支由倭寇和中國海盜合組的雜牌部隊一路逃竄到福建詔安。這時候威名顯赫的福建總兵官兪大猷立即舍舟登陸，率部啣尾急追。他把林道乾這一支雜牌海盜隊伍打得落花流水，四散奔逃、林道乾身邊只剩下兩千多人。他祇好回竄海口，奪回一批吳本的戰艦，很狼狽的逃到澎湖。

那時節——距今四百十幾年前，澎湖和台灣祇不過是明朝的自然領土，既沒有置官設防，也未曾正式列入明朝的版圖。荷蘭人、西班牙人都還沒有相繼侵入。因此澎湖、台灣除了山胞、土著之外，就祇有少數從福建、廣東一帶遷去的移民，他們僅祇在沿海幾個地點漁獵爲生。對於有人有船，有武器的倭寇和海盜，他們根本就無從抵抗。天長日久，倭寇海盜就以澎湖和台灣作爲他們的出沒之所、巢穴淵藪了。

時在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一五六三年），林道乾把他的兩千餘名中國混合强盜隊伍在澎湖島上安頓好，自己才喘過一口氣來。然而批亢擣虛，除惡務盡的福建總兵官俞大猷，偏又在這個時候率領大批戰艦，大隊官兵，追到澎湖來了！

林道乾據報，俞大猷將軍的艦隊追到。他帶領幾名頭目從人到海岸邊去一看，但見俞大猷的艦隊樓船如山，旌旗如林，兵威之盛爲他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當時林道乾的部將難免心驚膽怯，踧踖不安。林道乾看一眼他手下諸將的臉色，心中却另有計較。他的部將紛紛力請他豎起白旗，投降官兵，林道乾不但不聽，反倒下令他的手下用最快的速度登上戰艦，他要跟俞大猷決一死戰！

俞大猷力拚林道乾

一百餘艘戰艦相繼解纜啓碇，向俞大猷的强大艦隊一路衝殺過去。林道乾手持弓箭，腰跨寶劍。他在第一艘戰艦的艦首上屹然直立。這時候的林道乾委實是太自負、太驕傲了。戚繼光和俞大猷合力剿滅吳本的那一仗，首領吳本那一支强盜隊伍兵敗如山倒，落得部衆四散，吳本自己飄洋過海逃向域外越南。唯有林道乾，他保住了部下的兩千人馬，奪回了一百多艘戰艦，還帶着歷年行刼所得的十八提籃銀子，居然進佔澎湖列島，自難免會躊躇滿志，睥睨羣雄。他當時告訴他的部將，官兵不擅海戰，海盜隊伍裏多的是在海上身經百戰的英雄好漢，他有把握打得贏俞大猷。而他們祇要贏了這一仗，就可以在澎湖列島站定腳跟，創立海盜基業，最低限度這一夥强盜都能活得下去了。

在中國近代史上驚天動地、史無前例的一場海上爭霸戰於焉展開了序幕。福建總兵俞大猷胸有成竹，嚴陣以待。在海盜首領林道乾來說則是狂妄自大，以卵擊石。他親自帶領的那一百餘艘戰艦運槳如飛，直衝敵陣。兩支龐大艦隊的距離越來越近。而四百十幾年前，東方海戰還沒有現代化的槍和砲。不分官兵或海盜，他們使用的武器僅祇是弓箭和刀矛。兩陣交鋒，除了射箭以外就祇有一刀一槍，肉搏拚命。林道乾估量他的艦隊已經衝到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內，當時只見他把右手裏的弓箭高高一舉。他的手下看到了這個訊號，頓時就把無數支竹梆子敲得震天價響。後排準備衝鋒陷陣的海盜高聲喊殺，前排的弓箭手一致彎弓搭箭，迅速發射。一時之間祇見

箭若飛蝗，遮天蔽海般直向俞大猷將軍的艦隊射去。身經百戰，迭次揚威海上的俞大將軍早有所備，他一聲令下，官兵艦隊於是響起了一片鑼聲，艦上官兵一致向外舉起了他們的盾牌。林道乾部下的箭支强勁有力的射到盾牌上，盾牌一陣震動，箭支隨卽順着盾牌滑落入水。林道乾的這一陣弓箭攻勢至此完全失效。他部下正在相顧錯愕，不知如何是好。林道乾老羞成怒，憂急攻心，他驀地發出一陣怒吼——

『跳盪！跳盪！』

『跳盪』一詞相傳是大明開國英豪，一代名將常遇春所創始，意思是在敵我兩船相近的時候，從自己船上縱到敵人船上去肉搏厮殺。漸漸的成爲古代肉搏式水戰的號令之一，而爲明末的海盜、倭寇所沿用。當時大海盜林道乾在一叠連聲的高喊跳盪以後，他自己抛下弓箭，拔出腰間寶劍，身先士卒，凌厲直前的從自己的艦首，一縱就縱到官兵艦隻的左舷，林道乾奮不顧身的揮劍便砍。與此同時，他的部下也在各找對象，一批批、一撥撥的跳到敵艦上去刀矛齊下，搦戰官兵。

一場鬼哭神號、天崩地裂的海上大會戰自此步入最高潮。海盜爭先恐後的連連跳盪，俞大猷艦隊的甲板上形成了刀來矛往、血肉横飛的肉搏戰場。中國海盜和日本海盜在艦隻之間跳來跳去，血紅着眼睛在找官兵拚命。天上懸着火傘般的太陽，湛藍的海水湧起粼粼的白沫，風勢很大，

官兵艦隻上的戰旗被吹得啪啪作響。由於風大浪也高，木造的小型戰艦在水面上忽起忽伏，升高降低。『跳盪』的海盜們一個估測不準，就會落入水中。『哎呀！不好！』的驚呼駭喊之聲此起彼落，尖厲刺耳。但是沒有任何人顧得了落水的人，因爲無分官兵與海盜，對每一個人來說那都是生死決於俄頃的性命關頭，不是殺了敵人，就是自己被敵人所殺。

俞大猷麾下的官兵號稱俞家軍，無分官與兵，全都是久經訓練的百戰雄師。俞大猷本人尤其機智深沉，用兵如神。嘉靖四十二年揚威海上，追擊林道乾的這一仗，俞大猷早有神機妙算，他深知倭寇十分狡猾，每每利用中國海盜打頭陣，他們自己僅祇是虛張聲勢，搖旗吶喊而已。如果中國海盜獲勝，他們才肯衝上前去殺人放火外帶姦淫擄掠。倘若中國海盜敗了，他們身在後方，自可以從從容容的拔腳開溜。因此，俞大猷對症下藥，把他部下的精銳將士，儘可能的部署在第一線上，他們用盾牌破了林道乾的弓箭凌厲攻勢，馬上就施展長矛大刀，圍繞每一艘戰艦的左右兩舷，圍成了一匝匝的人牆。當衆海盜在林道乾的吆喝之下跳盪過來，官兵們就先使長矛關刀把他們搠下水去。卽令有海盜們僥倖的躍到船上，官兵們也能刀矛齊舉，予以迎頭痛擊。俞大猷的用意是在先殺中國海盜一個措手不及，讓退縮在後的日本倭寇看了，起一種殺雞儆猴、瓦解軍心的作用。他這一招果然奏效，林道乾的那批殘暴驃悍的中國海盜，十停裏有兩停在跳盪的時候失愼落水，有的在兩艘戰艦相撞的時候被夾成了一團肉餅，有的載浮載沉，終於筋疲力竭掙扎不起

，就此慘遭沒頂，葬身魚腹。又有兩三停在他們還沒來得及跳到官兵船上之前，先就被奮勇官兵刀砍矛搠慘死於半空之中，剩下來的五六停人幸運的跳到了官兵船上，却又被團團滾滾殺來的官兵圍在刀光劍影之中。一兩個時辰的海戰打下來，故意留在後面遲遲不肯跳盪的倭寇，眼見中國海盜死傷累累，顯然是凶多吉少，他們就不顧林道乾和他手下的中國海盜了。他們扳動船舵，齊舉船槳，一個向後轉就要溜回澎湖列島。

衆倭寇坐山看虎鬪

這時候林道乾雖然身在官兵船上，衆家官兵的圍攻之中，可是他時時刻刻仍在注意他本陣的動靜。倭寇遲遲不敢上前，已經使他七竅生煙，火冒三丈。這會兒又瞥見倭寇抽他的後腿，企圖駕船而逃，更讓他提高警覺，當機立斷，他又拉高嗓門直在喝令：『回船！回船！』時正陷于苦戰，懊惱脫身不得的中國海盜聽了，那可眞是如聞綸音，如逢大赦，他們也跟着林道乾直在嚷嚷：『回船了！回船了！』與此同時，抽身便走，中國海盜又一個個的從官兵船上跳回自家船上。祇是一片大亂之間，有的被官兵們一個箭步趕上去殺掉，有的在心慌意亂之餘又告失足跌進海裏，直到雙方鳴金收兵，林道乾回到他的座艦上清點中國海盜人數，這才如中雷殛般發覺，他手下那些中國海盜，十停裏已經祇剩下兩停不到。

那林道乾觸目驚心，滿腹悲酸，想起自己千辛萬苦，九死一生，一手拉出來的海盜隊伍居然會在兩三個時辰的一場激戰中傷亡大半，當下就一時難忍，放聲大哭起來。林道乾的這一哭直哭得他左右的剩兵殘將張口結舌，手足失措。殘餘戰艦還在鼓槳敗退，俞大猷麾下的官兵很可能會乘勝追擊，把他們殺得全軍盡墨，片甲不留。而身爲主將的林道乾偏又祇顧哭個不停。千鈞一髮之際却又怎生是好呢？當下就有機伶一點的老海盜，跑到後艙去把林姑娘給請了出來。

這林姑娘，就是林道乾的胞妹，她生來桃眼杏腮，細皮嫩肉，天生成的一副美人胎子，却又蘭心蕙質，冰雪般的聰明。原來林道乾自從棄小吏而不爲，屈身當海盜，他唯恐官府拿下他家裏的人，下獄問罪，所以他一開始當上海盜就把他家中各人接到海盜窩裏同住。多年以還，迭經陣仗，他那一大家人早就死得祇剩他和他胞妹兩個人了。這林姑娘她是自小在强盜窩裏長大，陣仗厮殺，她早已司空見慣，而且還能在林道乾她哥哥跟前，拿得定主意，做得了主張！

當時林姑娘被老强盜請到前艙，她先委婉的勸她胞兄林道乾止住了那一場嚎啕大哭，同時又派人出艙去看看官兵是否追上來了。等到哨探回報，海盜戰艦直在回頭路上鼓槳急逃，可是官兵艦隻竟然紋風不動，照舊停泊在大海中的原處。俞大猷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這一下連足智多謀、勝過鬚眉的林姑娘也拿不定主意了。她耳朵裏但聽見她胞兄林道乾在聲與淚俱，氣冲牛斗的說：

『那幫倭寇膽敢按兵不動，坐山看虎鬥，乘我下令回航的時候還想扯我的後腿！拋下我們掉轉船舵就逃！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們這就回航澎湖，到上岸以後，再把他們的甲螺找來，我要親自跟他算這筆賬！』

林姑娘一聽這話，顯見她胞兄林道乾已經下定決心，要跟倭寇火併了。於是她就苦口婆心，娓娓的訴說個不停。林姑娘力勸林道乾暫時忍耐，因爲中國海盜已經傷亡過半，倭寇的兵力超過林道乾一倍以上。何況大敵當前，這一場火併的結果必然是同歸於盡。——當前的態勢林道乾早已心知，於是兩兄妹反覆思量，竊竊私語，總算給他們想出來一條驅羊就虎之計，當下由林道乾發出號令，殘餘艦隊就地紮住。等到明天天亮以後，再向俞大猷的艦隊發動第二次猛攻。

林道乾的驅羊就虎之計用意相當的明顯。由於當天的那一場硬仗，林道乾所部的殘餘之衆不過三四百名，而倭寇那一支七八百人的隊伍因始終避戰而能保持完整。林道乾決定不折回澎湖而在海上停泊，倭寇的隊伍也就無法抽身逃走。次日一早再把殘存艦隊開到官兵陣前，到那時候狡獪的倭寇也祇好硬起頭皮作一決戰了。林道乾兄妹還有一個自私的打算，——把倭寇押上陣去作戰，中國海盜正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來上那麼個按兵不動，臨陣脫逃。把七八百名倭寇當作小小羔羊，一股腦兒送進俞大猷的虎口裏。

可是俗話說得好：人有千算，天祇一除！中日海盜在入夜風浪漸趨平靜的海面上度過了漫長

的一夜。第二天一早曙光一現，濃霧漸開。林道乾兄妹等人跑到甲板上去一看，不禁目瞪口呆，舌撟不下！原來昨夜也在原處停泊的俞大猷官兵艦隊居然會一艘不見，了無影踪了。這一驚可把林道乾兄妹驚得魂飛魄散，遍體酥痲，足足有好半晌，兩兄妹一般兒的說不出一句話來。昨天，俞大猷的大軍彷彿飛將軍自天而降，今日此刻，偏又來上一次不翼而飛。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直等到哨探划着小船來報：不知何時，俞大猷的艦隊已經駛入澎湖港口，這時正在一字排開，嚴陣以待！

林道乾匿跡打狗山

林道乾聽後不禁又是一聲長嘆，俞大猷靜如處子，動似脫兔，他已經不聲不響的切斷了林道乾的歸路。這時候林道乾既不敢折回大陸沿海，去挨戚繼光的當頭一刀。又不能通過俞大猷艦隊的嚴密封鎖，回到澎湖列島。北上日本吧，又怕中了合夥倭寇的暗算。大海茫茫，走投無路。這時節，林道乾再也顧不了報復同夥倭寇的不仁不義了。他祇好下令起錨，在風浪險惡，一望無涯的台灣海峽裏走一步算一步，撐一天是一天，兩兄妹心裏比誰都明白，他們已經走上窮途末路了。

這就是林道乾首度帶人入台的緣由經過。

林道乾由澎湖到台灣，可以說是一次盲目航行中的意外奇遇。說他們一行是瞎摸亂闖，闖進台灣來的也未始不可。因爲當時的林道乾兄妹，確是內憂外患，交相煎逼。在窮途末路中找到了一處桃花源頭，憩腳場所。原來林道乾在澎湖海面剛剛起錨，已在封鎖澎湖港口的俞大猷艦隊馬上就起碇開航。俞大猷艦隊好整以暇，跟在林道乾的殘破艦隊後頭亦步亦趨。這已經使林道乾這一夥海盜日夜驚惶，片刻難安的了。何況還有兵力遠超過中國海盜的倭寇，在一旁虎視眈眈，時刻可能叛變，置中國海盜於死地。因此之故，當林道乾一行纍纍然如喪家之犬，在俞大猷艦隊鍥而不舍的追擊之下，經過文澳，駛抵台南鹿耳門海港，當他們一眼見到寶島美麗的山巒溪流，海岸線曲折生致，他們確有絕處逢生，性命得保的獲救感覺，從而發出山應谷鳴，海水爲之激盪的歡呼。

據歷史文獻記載，林道乾一行是從鹿耳門沿岸南下，一直航行到高雄萬壽山——當年還叫做打狗山，從打狗山的港口踏上寶島陸地的。至於林道乾爲什麼過鹿耳門而不入，反倒要航行到打狗山去登陸，終而闖下滔天大禍，引起無數神奇傳說？那多一半是爲了要擺脫俞大猷艦隊追踪的緣故。由於俞大猷艦隊的艦隻較大，林道乾的海盜船噸位較小，所以林道乾才非從打狗山一帶登陸不可！

果然，自林道乾從打狗山入港後，俞大猷艦隊也就因爲打狗山下的港口狹小，形勢十分險惡

，唯恐官兵的大船開不進去，或者是開進去以後中了林道乾的埋伏。於是俞大猷決定窮寇勿追，他率領官兵艦隊回到澎湖，不時的派出艦艇在鹿耳門港口附近巡哨，防堵林道乾回竄澎湖或者是大陸沿岸。讓林道乾那一批殘餘海盜去自相殘殺，自生自滅。

當年的台灣還未經開發，整個寶島是一片荒烟蔓草，未經開墾的處女地。祇有少數的山胞，散散落落的居住於各地。全島並無一座城市，連稍微像樣一點的住家房屋都沒有。林道乾帶着他的部下進入台灣，他的艦隻先在打狗山下停泊，他和他的胞妹林姑娘曾經到過安平、高雄，乃至於朴子、佳里一帶地方。觸目所見，全是萬古洪荒，荆棘草莽，連個打刼財物的對象都沒法找到。因此林道乾決定把打狗山當作歇腳喘氣的所在，他時時刻刻都在想要離台他往，另覓一處基業。所以，一旦住定下來，頭一件事便是檢修艦隻，準備隨時啓程。

林道乾所擁有的戰艦一概是木造帆船，經過幾次陣仗和長程遠航，帆船上的木板大都已經損壞腐蝕，必須加以整修。可是林道乾的部下在打狗山一帶找來找去，連一根鐵釘都沒法找到，更別說是油漆膠質一類的高級建材了。林道乾急於修船，迫於無奈，居然被他想出一條毒計，釀成了寶島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宗大屠殺、大流血的慘劇。由此可見四百多年前中日海盜的殘暴，在今日聽來都令人覺得頭皮發麻，中心作嘔。

那時節打狗山，即今之萬壽山，還是遠洋航海者的一處標誌。在打狗港港口雞心石還跟旗尾

連接在一起。進入打狗港後，從打狗山到阿猴社一帶有許多善良的土著星羅棋佈的聚族而居，阿猴社正是今日之屏東。林道乾偵知這些土著忠厚老實，他便下令他的部下準備酒菜，再把那一帶的土著統統請來赴宴。當各地土著扶老攜幼，歡天喜地的應邀而來，林道乾却陡然臉色一變，他一聲喝令：『殺！』頃時便有如狼似虎，手執鋼刀的海盜從四面八方蜂湧而來。這批海盜心狠手辣，見人便砍，當下就把成千上百前來赴宴的山胞殺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河。一時呼爺喊娘，悲號求饒之聲直冲雲霄，打狗山下成了寶島台灣空前絕後的一處大屠殺場。成千上百的土著在轉眼之間一一死於非命，萬惡不赦的林道乾却又在聲聲下令儘量收集人血。林道乾的毒計到這會兒方告揭曉，原來他是要用千百無辜慘死者的鮮血調和蛤蜊殼燒成的所謂蟹灰，利用人血凝固時的黏合力，把他戰艦的船板一塊一塊的黏合起來。

當林道乾的部下正在忙於用人血蛤蜊灰修繕戰艦，林道乾却悄悄的帶着他的胞妹把他所有的十八提籃銀子全部埋在打狗山上的某一處地方。這就是傳誦四百多年，不知吸引了多少人前去掘寶的台灣第一宗寶藏。在當時，林道乾的原意是唯恐他部下的倭寇和中國海盜垂涎這一筆財物，因此當他和他胞妹雙雙在打狗山上的時候，兩兄妹就散播謠言，異口同聲的說打狗山上有仙人，祇准他們兄妹二人在山上住。這些謠言使他的部下沒有一個敢於上山，走近林道乾兩兄妹的身畔，更不用說是妄圖竊取或者攫奪他們的那十八提籃銀子了。

林道乾兩兄妹妖言惑衆，進一步他們就想神道設教，提高他們兩兄妹的威望和地位。這也可以說是他們蘄求自保，嚇阻部下叛變的一種手段。這兩兄妹大言不慚的逢人便說：當他們住在打狗山上的那一段時期，有一天打狗山上的仙人現身，仙人指點林道乾道，他並非凡夫俗子，而且命中註定要躍登九五之尊，當上一代皇帝。這位仙人還面授林道乾三支神箭，要他在當月的望日（陰曆十五月圓時），當太陽還沒昇起，而曙光乍現，晨雞初唱的那一剎那，把這三支神箭使勁的向西北方射去，那就可以把當時的嘉靖皇帝射死，而由林道乾取而代之了。

可是偏有林道乾的胞妹興奮過度，她唯恐誤了稍縱卽逝的大好良機。因此她緊張得在頭一天夜裏就去抓來一隻大公雞，放在他們兩兄妹的屋裏，再用一塊黑布把雞籠子罩住。當夜林姑娘興奮得一夜不曾闔眼，臨到半夜過後不久，林姑娘一時按捺不住，她悄悄的掀開一角黑布，看一看大公雞在籠子裏怎樣了。就在這時候大公雞看到了屋子裏的燈光，誤以爲天色大亮，於是大公雞喔喔的啼起，又驚醒了睡在床上的林道乾。他睡眼惺忪的拿起弓箭來，嗖嗖嗖的一連向西北方射了三箭。殊不知這三支神箭射得爲時過早，嘉靖皇帝還沒臨朝坐上龍椅呢。於是那三支神箭就射在座落打狗山西北方向，北平城裏金鑾寶殿的龍椅之上。宮中太監又發現那三支神箭都鐫刻得有林道乾的名字，太監奏報嘉靖皇帝，皇帝爲之震怒。當時便降旨福建總兵官俞大猷，命他儘快派遣人馬，把林道乾抓來正法。……林道乾林姑娘兩兄妹處心積慮，保全自己，編造了這麼一個漫

天大謊，妙的是最後結果反倒是害了林姑娘的一條性命。

說來也是湊巧，就在這個漫天大謊不脛而走，越傳越盛的時候，兪大猷的部將湯克寬突然加强巡哨兵力，帶了幾艘艨艟巨艦，由澎湖直駛打狗港，做一次威力搜索。於是謊言加上了巧合，在林道乾的部下之間引起了軒然大波。林道乾的部將紛紛指責林姑娘弄巧成拙，誤了林道乾的大事。凡此指責都使林道乾兄妹有如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林道乾唯恐他的部下因激生變，自家性命難保，他祇好硬起心腸，親手把他的胞妹殺了。林姑娘作法自斃，她被她胞兄埋葬在他那十八提籃藏銀之上，讓她永遠永遠守住那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銀兩！

湯克寬兵臨打狗港，林道乾和他的海盜部下逃得非常之匆忙。這一夥窮兇極惡、滿身血腥的海盜，盤踞打狗山與打狗港將近半年，這才分別登船，揚帆遠颺。據傳說，林道乾的艦隊還沒駛出打狗港，就陷於湯克寬將軍的艦隻包圍之中。這一夥海盜左衝右突，無法突圍而走。於是林道乾就衝着雞心石與旗尾之間的山巒一聲暴喝：『還不趕快讓路！』那雞心石跟旗尾之間的山岩居然會應聲而開，露出了如圖所示的那一個大缺口，讓林道乾那一隊艦隻從容逃逸。

泰國大泥有道乾港

林道乾這一逃就逃到了南洋，他們這一夥中日海盜起先逃到了泰國附近的無人小島大崐崙，

大崐崙風光綺麗，景色宜人，遍地都是奇花異卉、美味水果，連五穀都可以不種自生。林道乾對於他所佔領的這一處基地滿意之至，他很想久據崐崙，南面爲王。可是他偏又害怕大崐崙的風雨暴烈，白浪掀天，風浪之大連艨艟巨艦都難以停泊。於是他把當地的土著找來一問。土著們告訴他：就在大崐崙島的地下住得有好些蛟龍，那大崐崙正是一處龍穴，由於蛟龍的進進出出，大崐崙才會呼風喚雨，興波作浪。林道乾不敢跟地下蛟龍較一短長，他祇好率領所部解纜啓航。經過很長一段時期的海上漂泊，林道乾一夥海盜，終於抵達了南洋海盜淵藪的浡泥。

浡泥原來是爪哇的屬地，地在舊港之西，距離占城有四十天的航程。後來浡泥改屬暹羅（今之泰國），又改稱大泥。那一處地方號稱統轄四十州，其實祇不過是一個蕞爾小島。林道乾一夥海盜到達浡泥之後，便把浡泥當作他們的永久基地。可惜不久以後葡萄牙人的艦隊揚帆東駛，積極東侵，他們爲古老的東方首次攜來無堅不摧、威力驚人的大砲，連一代梟雄林道乾都不得不屈服於葡萄牙人的大砲威力之下，退而求其次的淪爲葡萄牙人的順民。祇是他仍野心勃勃，不甘寂寞。他千方百計，想盡方法，打聽出來葡萄牙人鑄砲的祕笈。於是他也依樣畫葫蘆，很想以夷制夷，鑄成幾門大砲來把喧賓奪主、鵲巢鳩佔的葡萄牙人攆走。他督率他的手下一連鑄造了三門大砲。第一門和第二門大砲都能很勉强的把砲彈發射出去，唯有第三門大砲屢試無效。經過許多次燒香拜佛，求神問卜，一概歸於無效，這一下可把心浮氣躁的林道乾給惹急了，他當衆破口大罵

：『×××！這第三門砲，莫非要我林道乾來祭砲，才能夠鑄造得成呀？』

他再也沒有想到眞會一語成讖，就在林道乾第三門大砲大功告成，試砲發射的那一天，由於砲手點燃引線，砲彈却遲遲未曾發射出去。林道乾一時焦躁，挺身向前探看一眼，然而就在這轉瞬之間，火藥燃着，砲彈轟然發射。正在向砲口裏張望的林道乾，頓時就被巨大砲彈把他的腦袋轟掉。一代梟雄惡貫滿盈，他和他胞妹一般兒的死於非命。他身後留下的一點遺跡，僅祇是時到如今猶仍沿稱的一處地名。在泰國大泥那一處地方，至今還有一個道乾港。



鰻—吃人奇案

國內報紙曾載有吳春發、余素貞、林榮曉等陰謀顚覆叛亂案的判決經過，和犯罪事實。其中那個林榮曉，一家子人好端端的僑居日本做生意，就因爲上了吳春發的大當，說什麼將來『顚覆成功』後，可以把台灣鰻魚外銷專利權和電視事業交給他倆夫婦經營。這才利欲薰心，一腳踏上賊船，參與了吳春發的叛亂組織。結果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林榮曉被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鰻魚，又名白鱔，早年在大陸上很少有人問津，那是因爲鰻魚專吃腐肉，死魚死蝦以至溺死者的腐屍，都是鰻魚的果腹之物。可是近年在台灣、在日本、在歐美各國，鰻魚却已成爲一道上品佳餚。不分河鰻或海鰻，不論清蒸、紅燒、生烤、燉湯、晒乾以後一片片的撕來下酒，居然也會華洋同嗜，老少咸宜。從而導致了台灣養鰻事業的突飛猛晉，蓬勃發展，每年都爲國家爭取到大量外滙。年年鰻線湧到之際，沿海居民紛紛下海撈取，一日所得，從好幾千乃至於上萬。鰻魚身價百倍，養鰻事業一枝獨秀，由而亦可見時人嗜鰻，都到達何種程度了！

人愛吃活鰻，殊不知鰻也能吃活人。這並非筆者張大其詞，危言聳聽，而是眞有其人，確有其事。載諸前人筆記斑斑可考的——清朝末年，浙江寧波，就出過這麼一連兩樁離奇命案。頭一樁是寧波府定海縣漁民朱老實之妻朱王氏，到定海知縣衙門擊鼓鳴冤，控告和她丈夫同船出海捕魚的單身漢陳阿四和廖得利謀財害命，殺了她的丈夫朱老實，更棄屍滅跡，將朱老實的屍首拋入大海，葬諸魚腹。

可是被控告的陳阿四和廖得利，却在定海縣的公堂之上極口喊冤。據他們兩個異口同聲的說：那一次他們跟朱老實同船出海，一連打了三天的魚，又是滿載而歸。偏偏在他們下最後一網的時候，被朱老實撈起一條大得嚇人的海鰻，那條海鰻的長度將近一丈，渾身滑溜溜的盡是黏涎，昂起頭來瞪着兩顆小眼珠，定定的望住朱老實，絲毫沒有怕人的模樣。

這兩名被控的漁夫說：朱老實撈起這條巨鰻時，他顯得非常之高興，由於這條巨鰻力大無窮，朱老實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把牠從漁網裏抓出來，連拖帶拉的塞進一格魚艙。然而巨鰻還在乾涸的魚艙裏不停的扭動掙扎。朱老實怕牠竄高逃脫，抄起一根木槌便使勁的砸牠的頭。一連砸了十好幾下，才把那條巨鰻暫且砸暈了過去。

三名漁夫圍著那條巨鰻，不禁爲之目瞪口呆，舌撟不下。根據他們所知，最大的海鰻也不過七八尺長，而且祇有在日本北方海面始能偶然得見。海鰻大都在深海底的爛泥巴裏棲息，平時很難網到。由於陳阿四和廖得利信佛，他們一致的勸促朱老實把這條巨鰻放了，陳阿四還嚴重的警告朱老實說：

『這一條鰻大得出奇，多一半已經修煉成精了。你不把牠放掉，就怕會鬧出什麼禍事來啊！』

祇是朱老實他說什麼不肯聽，他一心指望把這條巨鰻帶上岸去，賣一筆大錢。當天下午，漁船回航，陳老四和廖得利分別在船頭船尾整帆掌舵，朱老實却祇顧傻傻的守在那條巨鰻旁邊，他斜着身子坐在左舷，背對着一望無涯的大海。那陳老四忽然聽到他在嚷嚷：

『喝！你這傢伙醒過來了呀！』

於是陳老四好奇的跑過去一看，他正好看到巨鰻昂起頭來，兩隻小眼睛死命的盯住朱老實不

放。驀的，有如電光石火一般，那條巨鰻張開大嘴，整條身子猛可的往上一竄。但祇聽見朱老實一聲驚呼：『哎呀！不好了！』陳老四這才發現那條巨鰻一口咬住了朱老實的右胳臂，緊接着就身子往前一衝，衝向大海。竟然會把朱老實也給拖進大海裏去了。陳老四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忙喊廖得利掉轉船頭，跟他一道去救朱老實。可是當廖得利費力的把船頭扳轉，方才落水的巨鰻和朱老實早已失去了蹤跡。陳老四和廖得利僅祇看見海面湧起一道鮮紅的血水。——那正是朱老實所流的血，很顯然的，朱老實是給巨鰻拖到水裏去吃掉了。

當陳老四和廖得利把這一幕慘劇說完，定海知縣却在像博浪鼓般的大搖其頭。於是朱王氏又在趁此機會聲聲喊冤，她振振有詞的說：天底下從來就沒聽說過有丈把長的巨鰻，還有什麼鰻魚吃人這種稀罕事，因此她一口咬定陳老四跟廖得利是在撒謊。由於那一條漁船是她丈夫的，那次出海的魚獲量也特別的多。因此朱王氏指控陳、廖二人見財起意，謀殺了她丈夫，而把那條漁船和整船的魚據爲己有。——不幸的是陳、廖二人由於在海上目擊朱老實被巨鰻吃掉，全都嚇破了膽，兩個人一回家就發了高燒，雙雙病倒。他們一時來不及到朱老實的家裏去報凶信，這一點在他們的供詞裏構成了很大的破綻。再加上沒有人相信鰻魚眞會吃人，凡此種種都使定海知縣也認定了他們是謀財害命，幾度用刑，終於屈打成招，定海知縣當堂判了他們兩人一個斬監候，也就是說要在呈報上級奉准以後，再殺他們的頭。

定海知縣把全部案卷送請寧波知府核轉，層峯定讞。當年的寧波知府正是素有斷獄能手之譽的好官李清之。李知府看完了陳阿四、廖得利謀財害命一案的全部案卷，他先不忙將案卷轉呈浙江省的臬台大人，立刻派人傳諭定海縣，要他把這一樁命案的原告、被告，全部移送到寧波府，由他親自再審。

定海知縣沒頭沒腦碰了個大釘子，然而寧波知府正是他的頂頭上司。頂頭上司之命不敢不遵，他唯有一一照辦，派兩名解差把陳阿四和廖得利押送到寧波去，又通知了命案苦主朱王氏，要她也到寧波知府衙門去候審。

斷獄能手寧波知府李清之提審陳阿四、廖得利謀財害命一案，這個消息馬上就轟動了一座寧波府城。由於這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一宗奇案，因此到了寧波知府升堂問案的那一天，成千上百的旁聽者早已把公堂四周擠了個水洩不通。——知府提審，當然是要使寃獄平反，要平反寃獄就得指出定海知縣審判的錯誤所在，定海知縣要保住他的烏紗帽，他一定會和寧波知府據理力爭。當日提審就好像是在看寧波知府和定海知縣在公堂上當衆打官司，旁聽者人人知道，這場熱鬧夠瞧老大半天的了。

當日，定海知縣如時趕到寧波府衙。大堂上已經給他設了一個陪審的公案。大堂上李知府的公案居中，定海知縣的公案則在左邊打橫。手執大板的衙役挺威武的站成兩排，公堂上是一片莊

嚴肅穆氣象。成千上百的旁聽者在屏息守候，跪在大堂上的原告朱王氏，和被告陳阿四、廖得利也在忐忑不安、心驚肉跳。

『知府大老爺升堂！』有一名衙役高聲的一喊，公堂上的衙役立刻便用低沉的嗓音在喊着『堂威』，在這一片曳長尾音的『威武——』聲中，定海知縣從他的公案後面站起身來，他一面向他的頂頭上司打千引禮，一面偷偷的看了一下李知府的臉色，——李知府面貌慈祥，春風滿面，定海知縣沉重的神情稍微開朗了些，他又聽到李知府挺客氣的在跟他說：

『坐，請坐！』

當李知府自己也在公案後面坐定，他立刻就開始問案。在問明白原告、被告雙方的姓名年齡籍貫，以及彼此間的關係以後，李知府再問陳阿四和廖得利：

『這朱王氏跟你們兩個有怨？』

『無怨！』

『有仇？』

『無仇！』

李知府再轉過臉去問定海知縣：

『請問，貴縣是根據什麼理由，什麼證據，認定是陳阿四跟廖得利謀財害命，殺了朱老實的

？』

『啓稟大人，』定海知縣必恭必敬的站起身來回話：『卑職是因爲陳阿四、廖得利當堂撒謊，說什麼巨鰻吃人。又說什麼他們二人親眼目擊其事，嚇破了膽，回到家裏就發高燒病倒，居然不曾到朱王氏家裏去知會一聲。由此可見，這兩名死囚一定是見財起意，殺了朱老實，把他的屍首拋入海裏，存心要吞沒朱老實的那條漁船，和那一船的魚。』

於是李知府就再問陳老四和廖得利道：

『那麼，朱老實的那條漁船，和那一船的魚，如今都在那裏？』

『青天大老爺在上，』那陳老四朝上磕了個頭回話：『當日朱老實被巨鰻吃掉，小人和廖得利全嚇呆了，也不知道是怎樣把朱老實的漁船駛進定海港。小人兩個一回到住處就發了高燒。那一條船和一船的魚，如今多半還停泊在定海港裏。』

『朱王氏，』李知府又問：『這陳老四說的是否屬實？』

『這——，』朱王氏遲疑了一下方說：『小女子昨天還到港口去看過，小女子丈夫的漁船是在港裏沒錯，祇不過船上的魚全都臭了！』

『漁船還在，魚都臭了。照這朱王氏的親供看起來——』李知府深沉的望定海知縣一眼：『貴縣所判這陳阿四和廖得利的死罪，這謀財一層，先就已經不存在了。』

『是是是，』定海知縣滿頭大汗的答道：『大人您說的是。』

『那麼，這陳阿四、廖得利的罪名，就祇剩下害命這一條了？』

定海知縣祇好又在一叠連聲的是是是。

『陳阿四、廖得利既然未曾謀財，』李知府斬釘截鐵的先作一次斷語：『那就沒有理由要去謀害那朱老實的一條性命！』

到這個節骨眼上，定海知縣心知他實在是不能不分辯明白了，他很緊張的在一面揩汗一面說：

『啓……啓稟大人，您別忘了，這陳阿四、廖得利兩名死囚，他們兩個串通作供，一口咬定，都說朱老實被一條丈把長的鰻魚吃掉了。只這就是信口開河，滿嘴胡說。卑職從小到大，還沒聽說過鰻魚身長一丈，居然也會吃人的這種稀罕事呢。』

李知府却不慌不忙的答道：

『如果——有人挺身而出作證，證實鰻魚眞能吃人。那麼，這陳阿四和廖得利兩條光棍，他們迭次所供的就該是眞的了？』

定海知縣遲疑半晌，方才不得而已的點了點頭。這時候，李知府便深沉的一笑，吩咐下去說：

『帶石老三、石阿貴父子上堂！』

兩旁衙役如應斯響，齊聲一喊。那定海知縣和成千上百的旁聽者正在納悶。定海縣朱老實的命案，怎麼又牽扯出什麼石老三、石阿貴父子二人來了呢？當下就見有兩名衙役，陪着神情栖惶、面帶淚痕的一老一小，腳步踉蹌的走上了公堂。那兩父子朝上一跪，向李知府磕了三個頭，李知府先開口問道：

『石老三，前兒個你帶你這大兒子石阿貴到本府這公堂上來喊冤，可是要本府派人去捕殺那條吃人的狗頭鰻，給你的小兒子石阿財報仇？』

這話一出，公堂下的旁聽者頓時就起了嗡嗡議論之聲，尤其是跪在公堂上的陳阿四和廖得利，更是喜出望外，如逢大赦，相互對望一眼，寬慰的連連點頭。——李知府明明說過：祇要有人挺身作證，證實鰻魚眞能吃人，那他們兩人歷次所供就該算是實話。這會兒既然有石家兩父子在請李知府派人捕殺什麼吃人的狗頭鰻，那麼，陳阿四和廖得利的兩條性命，豈不是就可以保住了嘛。

這一頭，陳阿四和廖得利在心花怒放，暗自慶幸不置。那一邊，定海知縣却在倏然一震，一顆心兒往下一沉。原來，滿清律法很嚴，有道是人命關天，官府誤判誤殺善良百姓，情節重大的可能抵命，情節較輕的也得丟官。此所以定海知縣在呆了一陣以後，馬上就着急得脹紅了張臉，

他伸手直在揩着額頭上的汗，口裏則在喃喃自語的說：

『眞……眞會有這種事，眞會有這麼巧？』

李知府一時也不去理會他，低頭和顏悅色的跟那石家兩父子說：

『你們不妨再講一遍，那石阿財究竟是怎麼樣給狗頭鰻吃掉了的？』

提到傷心慘事，那石阿貴他先抽抽噎噎的哭了幾聲，然後再向李知府磕了個頭，就一五一十，源源本本，說出一段令人頭皮發麻，不忍卒聽的眞人眞事來——

這石阿貴跟石阿財都是石老三的兒子。自幼母親早死，父子三人相依爲命，靠採取荻草，編織些籃子、簍筐什麼的，挑到街上去販賣維生。就在五天以前，兩兄弟划一艘小蓬船，又到附近沙洲上去採集荻草。時値炎夏，河上風淸，入夜更加涼快，石阿貴、石阿財兩兄弟照例就在小船的蓬艙裏睡一覺，等第二天一早，再繼續伐草。

當夜，月黑風高，船艙窄小，那兩兄弟石阿貴才十三歲，石阿財十一。夜靜無人，四野寂寂，小哥兒倆說說笑笑，鬧了一陣，漸漸的也就相繼進入夢鄉。石阿貴說，當時他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彷彿聽見他弟弟喊了一聲：『哥——』他當作是他弟弟又要跟他聊天呢，也沒睜眼，祇是含含混混的說了句：『夜深了，別吵！』翻一個身又睡着了。那兒想到，慘劇就在這個時候發生！

讓石阿貴再次醒來，那是因爲他陡然覺得身子下面一片濕漉漉的，他估量這一定是艙板又漏

水了。伸手一摸，好像黏嘰嘰、滑膩膩的，在感覺上分明不像是水。石阿貴說他當下便是一驚，他一骨碌翻身坐起，定睛看時，猛古丁的就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呆若木雞。

起先他以爲自己看到了一頭巨犬，齜牙咧嘴，猙獰恐怖，正衝着他狺狺發威。他不由自主的身子往後一縮，再看眞切，他幾幾乎就一下子嚇暈過去；——那猙獰狗頭那裏是什麼巨犬，這頭怪物居然是狗頭蛇身，身子足有七尺來長，粗得髣髴圓柱。其實這就是罕於一見，兇猛無比的狗頭鰻！那狗頭鰻口似血盆，能夠吃人。當時牠就已經把十一歲的石阿財一口咬死，正在據屍大嚼，將石阿財的一根左胳臂，連骨頭帶肉，用牠的利齒，嚼得格兒格兒的直響。

碩大無朋的狗頭鰻也瞧見了石阿貴背靠在船板上，正在渾身哆嗦的望着牠。這蝕人怪物根本就不怕人，牠把咬在嘴裏的石阿財左胳臂鬆開，作勢就要撲向石阿貴。狗頭鰻的身子橫壓在石阿財的屍體上。石阿貴閃過一瞥，瞥見他弟弟的慘死情狀。滿地鮮血，那屍體就倒臥在血泊之中，石阿財的腦袋已經不見了，多半已經葬身鰻腹。屍身上更是開膛剖肚，一顆鮮血淋漓的心還在突突的跳。石阿貴往後直在內疚：自己當時爲什麼睡得那麼熟，竟然連他胞弟被狗頭鰻咬死了都沒聽見聲響。可是狗頭鰻那時節還在來勢洶洶的撲向自己。石阿貴一陣傷心慘然，一陣駭怕驚悸，在這性命關頭，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從那兒激發出來的氣力，一個轉身推開船蓬，他噗通一聲跳入水中。幸好那狗頭鰻還有石阿財的殘骸可吃，牠不想下水再追石阿貴，這才讓石阿貴逃出了一條

小命。他泅水上岸，一邊號哭，一路狂奔的回到了家裏。當石老三聽說了么兒慘被狗頭鰻吃掉，他頓時就哭暈了過去。

石阿貴哭哭啼啼的把這一齣慘劇說完，又和他父親石老三哭成了一團。公堂下的旁聽者全都爲之欷歔不已，頻頻的說：『可憐可憐！』李知府看一眼定海知縣，見他聽了石阿貴的哭訴也是頗爲感動，一時間忘記了自己的困窘，一臉都是同情憐憫的神情，他不覺深深的點了點頭，自言自語的道：『看來，這位定海知縣倒還蠻有同情之心的啊。』

公案前，石老三哭了一陣，又在情詞懇摯的說：

『知府大老爺在上，江邊出現了狗頭鰻，小人的小兒子已經被吃掉了，這幾天打魚的、伐荻草的、划船搖渡的，誰都不敢上江邊去了。所以小人要上大老爺的公堂上來喊寃，求求大老爺趕快派人去把那禍害除掉，給小人的小兒子報仇。要不然，我們這些在江上謀生的百姓，那就全得餓死了啊！』

紅頂鶴

一

喜幛高懸，花燭搖曳。

新郎新娘並肩坐在新床上。賀客把有限的酒菜一掃而光，抹抹油嘴，捲堂大散。幾個準備鬧房的朋友，自討沒趣，老大不高興的紛紛離去。祇剩下兩名花錢僱來的喜娘，一臉尷尬，侍立兩廂。

新娘吳碧，像雨打梨花似的還在嚶嚶啜泣。

新郎辛兆奇，一個勁兒的嘟囔，算計：

『給了妳爹三十兩銀子的聘禮，今兒個的迎親花轎，兩位喜娘，又開銷了一兩三錢銀子。買床置家具，花了七錢二。外帶宴客的酒席，三桌就是三兩三，將近三十五兩銀子就這麼沒了。收來的禮金，還不到十兩銀子哩……』

兩名喜娘，李四嬸和王七嫂，祇想儘早打開僵局，早早離去。兩人相互拋個眼色，一搭一檔，搜索枯腸，開始妳一句我一句的逗起樂子來了。

『哎呀我說新娘子呀，這拜堂成親是大喜事，臨上花轎哭一場，無非應個景而已，那能像妳這樣，哭個沒完沒了的呢？王七嫂，您記不記得上一回，牛員外家的二小姐……？』

『記得記得，李四嬸，那回二小姐在花轎上哭聲嫌大了點，讓轎伕聽了心煩，就大聲吆喝：「再哭？再哭咱們馬上抬妳回去！」新娘子，妳猜，那位牛二小姐怎說？』

新娘子依然淚下如雨。

兩位喜娘互望一眼，勉強湊趣，嘰嘰格格笑了一陣，方道：

『那牛二小姐頓時就答話了：「別抬我回去，別抬我回去！人家馬上不哭就是了嘛！」』

新郎新娘，全無反應。

沒奈何，只好再來一個。李四嬸先提了個話頭說：

『還有一回，吳掌櫃的三小姐坐花轎，胖重了些，把花轎底給蹬掉了……』

王七嫂接口便道：

『那兩個轎伕祇好說：「新娘子，勞駕出來一趟，讓咱們把這花轎底板給釘上。」哈！這時候新娘子她發話了：「別就擱時候了！你們就這麼抬着轎子走，我自個兒在轎子裏會跑！」』

新郎倌咧咧嘴，算是笑了那麼一笑。

喜娘們豎尖耳朵聽了聽，紅綢蓋頭還沒揭開的新娘子仍然哭個不停，倒是外頭街上都敲起頭更更柝了。李四嬸老大不耐煩，兩道花白眉毛一皺，拉長了張馬臉就直淌直的說：

『新郎倌，照說你們早該喝過交杯酒，上床安歇了。這會兒都敲了頭更，況且，你才給咱們一人五錢銀子……』

新郎一聽就怕兩個喜娘又要另外討賞加錢，忙不迭的說：

『李四嬸，王七嫂，這兒的事我自個兒會來。您二位嫌晚了，這就請回吧！』

兩位喜娘連聲好好，再添兩句吉祥話，告辭離去。

那兒想到才到洞房門口，門外腳步雜沓，人語喧嘩，大吃一驚的抬頭一看，來的四個人全認識，在南門大街擺麵攤的方小乙一把揪住新娘子吳碧她親娘吳楊氏的胳臂。住小東門外的窮書生

梁祝生，拉着新娘子的舅舅楊同和，一陣風似的捲進洞房裏！

當下祇見那人高馬大、身胚健壯的方小乙，一進門就摺開了吳楊氏，搶步上前，一手拽住辛兆奇，一手拉牢吳碧，拖了這一對新婚夫妻就往外走，他邊走邊吼：

『走，咱們上衙門打官司去！』

兩名喜娘驚得舌頭都吐了出來，可是轉念一想，好不容易挨到一家喜事才得了五錢銀子。『是非祇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碰到的雖說是一樁古所未聞、今之罕有的稀奇新鮮事，可又何苦惹上一場廝煩，祇好悶聲不響，跟着吵吵鬧鬧、拉拉扯扯的那六個人，走出辛家大門，各自回去。

二

春江知縣衙門鳴冤鼓敲得震天價響，已經睡了的春江知縣徐文祥立即披衣起床。縣衙吏胥衙役一個個的都在埋怨嘟囔：『這麼晚了還有什麼人來打什麼官司？』可是大老爺徐文祥已經吩咐下來：『升堂！』他們就唯有心不甘情不願的把衣裳穿整齊，再把大堂上的燈燭統統點上。然後各就各位，落座的落座，站班的站班。

徐文祥袍服冠帶齊全的往公案後頭一坐，立刻下令把擊鼓鳴冤的人帶上來。衆衙役轟然一聲

應是！喝！這下春江縣大堂上可熱鬧了，在場的人全都看傻了眼，八名衙役連聲聲『威武』的堂威都忘了喊。這是從古到今，空前絕後的一樁奇案，深更半夜，將近二更，居然有人大殺風景，把一身紅袍，簪上兩支狀元紅的新郎倌，跟鳳冠霞帔，蓋頭猶在的新娘子扭上公堂來打官司了。

徐知縣咳聲嗽，清清嗓子，定定心神，然後開口問話。跪在下面的五男二女，爭先恐後，喋喋不休，拍了幾次驚堂木，發了幾回大脾氣，才讓這幫子人安靜下來。而且問明白了也弄清楚了，原告是新郎倌辛兆奇，和梁祝生、方小乙，被告是新娘子吳碧，跟她爹拾荒的吳不器、她娘幫傭的吳楊氏、她舅舅無業的楊同和，其中那方小乙跟梁祝生是原告，也是被告之一！

讓辛兆奇先說話，他一開口就條理分明的道：

『小人今天剛跟小人的妻子吳碧拜過天地，進入洞房，正在撒帳坐床，還沒來得及喝交杯酒，就給這蠻不講理、毫不相干的方小乙跟梁祝生，把小人夫婦兩個拖出洞房拉上公堂。只這便是千古未有的奇聞奇事，請大老爺務必給小人做主，重重的懲治這方小乙、梁祝生兩個！』

徐知縣還沒來得及答腔，方小乙先就毛焦火躁的嚷嚷起來：

『辛兆奇，誰敢說我方小乙是不相干的人?!』

徐知縣當下就光了火，他一拍驚堂木，把方小乙給嚇了一跳，然後便是一聲巨喝：

『方小乙！』頓一頓，方問：『人家洞房花燭，春宵一刻值千金，是你把他們一對新人硬拖

上公堂來，你說，你跟他們的婚事，究竟有那點相干?!』

方小乙一開口答話，更把滿公堂上的人全給楞住了。

『回大老爺的話，這吳碧她該是小人的妻子！』

徐知縣還在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弄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跪在頂右邊的梁祝生偏又來上一次驚人之舉，他也情急的大叫：

『不對不對不對！青天大老爺，這位吳碧小姐，分明是學生的妻子呀！』

什麼，一個女孩子已經嫁了一個丈夫，陡然之間又冒出兩個丈夫來，這簡直是今古奇觀，天下奇談。難怪公堂上的吏胥衙役全在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徐知縣把驚堂木拍得啪啪直響，這才把嗡嗡人語壓了下去。他想理出個頭緒，還是先問新郎倌辛兆奇：

『你跟這吳碧，是否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的親？』

『是呀，青天大老爺！』辛兆奇侃侃然的回答：『雖說小人父母雙亡，可是小人跟吳碧的婚事，是由小人的岳父，也就是吳碧的本生父吳不器親口答應。三媒六禮，更是小人的岳父親自款待，親手收下的呀！』

『吳不器，』徐知縣再問：『辛兆奇說的是否實在?』

『實……實在。』

但是方小乙接口便說：

『大老爺，小人跟這吳姑娘的婚事，那是由小人的岳母，吳姑娘的母親吳楊氏親口答應，親手收的聘禮！』

徐知府馬上就問吳不器：

『是你先收辛兆奇的聘禮，還是你妻子先收這方小乙的?』

『是……是小人收這辛兆奇的聘禮在先！』

『你妻子吳楊氏知不知道?』

令人料想不到的竟然是吳楊氏代她丈夫回答一聲：

『知道！』

徐知縣勃然大怒，一拍驚堂木道：

『吳楊氏，妳明知道妳丈夫把女兒許配給辛兆奇，妳爲什麼又去收這方小乙的聘禮?鬧出這一女二嫁的荒唐離奇事來?』

『小婦人請問大老爺，』那吳楊氏伶牙俐齒的反問：『大老爺剛才是不是說過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句話?』

『不錯，本縣說過！』

吳楊氏伸手一指畏畏縮縮的吳不器道：

『大老爺，您不妨問他。我這個做娘的，十月懷胎，兩年餵奶，經過十險百難，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把女兒帶大，這要比他這個現成做爹的難上多少倍?憑什麼他事前只知會我一聲，就拿了辛兆奇的三十兩銀子，一個人花了?難不成他能花女兒的聘金，我不能花?憑什麼他能給女兒的婚事做主，我偏不能?』

徐知縣一聽，這話也不無道理，便再去問那吳不器道：

『是不是你在把女兒許配給辛兆奇之前，沒有和你的妻子商量?』

『青……青天大老爺，』吳不器一驚一急，答話反倒俐落了起來：『這自古以來，講究的是男主外，女主內，男子是一家之主，也用得着事事跟婦道人家商量嗎?』

筆者寫的這一段眞人眞事，故事發生在三百多年以前。三百多年以前那個時代，吳不器講的這一段話確是走到那裏都說得通的。因此徐知縣一想，他這個說法倒也言之成理，祇好把這兩夫婦的事暫且擺在一邊，轉過臉去再問那梁祝生：

『剛才諒必你已經聽得很清楚了，這辛兆奇是吳碧父親答應的婚事。方小乙呢，是吳碧她母親收的聘禮!你呢?你也在說吳碧分明是你的妻子，莫非你是跟這吳碧私訂終身?』

『回大老爺的話，』梁祝生磕了個頭，一本正經的答話：『小人和吳碧小姐的婚事，一樣經

過三媒六禮，祇不過那是吳小姐她舅父楊同和楊老爺子作的准。』

梁祝生這一答話，不由徐知縣不怒，他高叫一聲楊同和，厲聲責問：

『這吳碧有爹有娘，你這做舅舅的怎可以過問她的婚事?何況你還越俎代庖，收起梁祝生的聘禮來?』

『大老爺您有所不知，』瘦瘦小小一臉老實相的楊同和，眼淚直流的叫起撞天屈來：『小人這妹夫妹子家境不好，吳不器他靠拾荒維生，連個住處都沒有，吳楊氏她更是長年在外幫傭。所以他們夫妻倆在碧兒四歲那年，就把她交給小人撫養。可憐小人爲了把碧兒撫養長大，足足苦了十五年，自己連房妻子都沒討。如今小人年老多病，做不來泥水工了。就憑小人對碧兒這十五年的養育之恩，給她挑個好女婿，收那麼四十兩銀子的聘禮，做個棺材本，總也該說得過去吧?』

平時斷案如神的徐知縣，這下可大大的爲難了。吳碧的雙親和舅舅，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苦衷，再一追問這三個人所收的聘禮，吳不器得的三十兩早就還了閻王債，吳楊氏到手的三十五兩已經拿去頂了個小小油鹽舖，祇有楊同和的那四十兩還不曾動用，他向吳碧哭哭啼啼的說：

『碧兒，反正舅舅祇有單身一個人，溝死溝埋，路死路埋!妳就讓舅舅把那四十兩銀子退回給梁祝生吧!』

可是早已經哭成淚人兒似的吳碧，却一把抱住她舅舅，放聲大哭的說：

『舅舅，您快不要這麼說，外甥女怎麼忍心讓您……』

那一頭吳不器也在老淚縱橫的道：

『女兒，女兒，妳不跟辛兆奇回去，他要向我討回聘禮，那我就祇有死路一條！』

這一邊吳楊氏又在拉住吳碧，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說：

『女兒啊！妳知道娘頂了那家油鹽舖，錢就沒法要回來了，妳總不會逼妳娘走上絕路……』

父母舅舅和吳碧哭成一團，滿大堂的人無不感嘆欷歔，連梁祝生這個窮書生都在一旁頻頻揩淚。高高上座的徐知縣也是心裏酸酸，頭昏腦脹，他眞不知道應該如何斷案是好。吳碧驀的又發出了聲聲悲號：

『天老爺啊，您說叫我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總不能把一個吳碧，劈成三片，嫁給三個男人呀?畢竟梁祝生飽讀詩書，爲人厚道，他立刻朝上磕頭，聲淚俱下的說：

『大老爺，學生實在不忍心眼看吳小姐一家四口，被逼得走投無路！學生雖然家貧如洗，拖了這麼些年都還沒能成婚，可是學生決心不要那四十兩銀子了，大老爺，您就讓吳小姐在辛方二位之中，選一個能夠善待她的丈夫吧！』

徐知縣着實嘉勉了他幾句，再去跟辛兆奇、方小乙兩人婉言情商。却沒想到辛方二人堅持不讓，誰都不肯應允退婚，連大堂上的吏胥衙役都過來跟這兩個說盡好話，兩人祇顧一個勁兒的搖頭。……徐知縣給逼得無計可施，他聲言要自掏腰包，再加上在場的吏胥衙役紛紛解囊相助，湊足了三十五兩銀子想要退回給方小乙，可是方小乙却刁鑽刻薄的反問徐知縣一句：

『從古到今，幾時聽說聘禮也可以退還的?!』

再去跟那辛兆奇打商量，那辛兆奇也是給衆人逼急了，脫口而出的一嚷嚷：

『除非吳碧她死了，說什麼我也不能捨了她！』

吳碧清清楚楚的聽見這句話了，她立刻就悲憤交集的叫道：

『那我情願馬上就死！』

更加令人無從想像的是，徐知縣竟然會臉色一正，站起身來問那吳碧：

『吳碧，妳眞心想死?』

『大老爺，』吳碧泣不可抑的答道：『小女子實在是無路可走了！小女子這一死，至少還能讓我爹娘舅舅活得下去！』

儘管吳碧她爹她娘她舅舅全都哭得死去活來的在攔阻：

『碧兒，妳不能！妳不能！……』

可是，徐知縣却石破天驚的接了一句：

『好！吳碧，本縣這就成全妳!!』

頓時，如同雷霆霹靂，滿大堂上上下下的人全驚呆了！

徐知縣向他身旁的一名老家人，低聲吩咐了一句，那老家人震了震，仍然順從的快步走向後衙。

大堂上的人都還沒有回過神來，老家人已經匆匆取來一只小巧的藥葫蘆，雙手遞給徐知縣。徐知縣手捧葫蘆走到吳碧跟前，他凛然嚴正的臉色，嚇得吳碧身邊的人全都俯伏下跪，顧不得去阻止吳碧了。這時候，祇聽見徐知縣無比虔敬，非常客氣的在說：

『吳小姐，先祖先父和下官，祖孫三代都是從州縣父母官做起，敢說三代做官不曾判錯過一件案子，今天這奇中奇案着實難倒了下官，所以下官卽使拚着這個六品的知縣不做，也要成全妳的孝心！送妳這一瓶下官祖傳的毒藥——鶴頂紅！』

說罷，他把鶴頂紅親自交到吳碧的手上，躬身長揖，再添一句：

『孝女吳碧，請受下官一拜！』

衆人方在錯愕，無法分辨當時情景是眞是假，是夢是幻，那吳碧的動作好快，她掰開葫蘆蓋，一仰脖子就把一小葫蘆鶴頂紅全倒進嘴裏去。那鶴頂紅是仙鶴頭頂那一小塊紅疣，含有劇毒，

一服卽死。衆人心驚肉跳的眼看着吳碧服毒以後臉色大變，全身猛烈的在抖戰，然後倒在地上又是一陣痙攣。終於在吳不器、吳楊氏、楊同和搶天呼地，悲號哀啕聲中兩腳一伸，就此香消玉殞。

『辛兆奇！』徐知縣面容肅穆的坐回公座，開口就喊，又說：『你口口聲聲說吳碧是你拜過堂的妻子，這吳碧的靈骸就該由你領回去殯葬！』

『不不不不，大老爺，』辛兆奇急得雙手直搖：『吳碧這一死，小人的三十五兩銀子已經白白的抛到水裏了。大老爺您要我把她屍首抬回家去殯葬，那小人還得要多花多少錢啦！』

徐知縣又疾言厲色的問：

『那你又不承認吳碧是你的妻子了？』

『不承認，不承認。大老爺，誰讓她娘她舅舅又把她許配給了別人啦！反正，從此以後，我跟他們吳家的人毫不相干！』

『那麼，方小乙，你呢？』

『大老爺，』方小乙假惺惺的皺皺鼻子，抽搐兩聲，方說：『吳小姐死得這麼慘，小人的那三十五兩銀子，就算小人送給吳府的賻儀，小人從此也跟他們吳家絕不相干了！』

『吳小姐啊！吳小姐，』徐知縣感慨萬分的說：『方才這三名青年男子，人人爭相娶妳爲妻

。如今妳一旦身死，屍骨未寒，居然沒有一個人願意爲妳營葬。這是否正如俗話所說的：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呢？』

『大老爺！』梁祝生正哭得傷心慘然，他膝行上前，再磕個頭說：『學生跟這位吳碧小姐總算還有一點下過聘、定過親的緣份。小人又眼見她如此節孝義烈，確是五體投地的敬佩。因此學生想請大老爺允准，讓學生把吳小姐的靈骸迎回家去。學生决心把寒舍那三間瓦屋賣掉，給吳小姐買一塊墳地，再在墳旁結一個草廬。一面守墓，一面苦讀……』

徐知縣直到這時候方才連連點頭，展顏寬慰一笑，朗聲答道：

『准了！』

三

非常抱歉，這一則奇中奇的故事結局，是多情善感、溫柔敦厚的梁祝生，他的願望竟然一個也不能實現。他既沒殮葬吳碧，也沒把他那三間瓦屋賣掉，給吳碧買墳地、築墳、結廬、守墓、苦讀……。因爲當夜將近三更，由三位熱心衙役，幫他把吳碧的屍體，抬回小東門外他的家裏。吳不器、吳楊氏、楊同和都由於傷心淚盡，哭得太累，講好第二天下午等梁祝生買好殮衣棺木，再上他家去幫忙裝殮。是夜，梁祝生一邊流淚，一邊親手佈置靈堂，他把門板卸下來給吳碧權充

靈床，用書桌改成了供桌，點上白蠟線香，又拆了兩床棉被的白布被裏拼成孝幔，親筆寫下亡妻吳碧的靈位，必恭必敬的磕了三個頭，這才再折回靈床之畔，跪在那兒哀哀慟哭。他嘴裏喃喃的在唸叨——

『賢妻啊，我對妳朝思暮想，魂牽夢縈，直到今天我才見到妳的美貌姿容，節孝貞烈……，我恨我太命苦，祇能娶到妳的靈骸……也許，妳都還不曾看過我一眼。妳我之間的緣份……，多一半，我也祇能輕輕摸一下妳這冷冰冰的手，就算——就算我們有過肌膚之親了吧……』

然而，當他伸出手去輕挲她那隻白嫩而下垂的小手；如同電光火石，雷霆霹靂一般，梁祝生陡的一震，如中雷殛，差點沒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奪門而逃。那隻想像中必然是冷冰冰的小手居然正在却冷回熱，居然是暖馥馥的，緊接着吳碧的屍首便坐直了起來。這當然是屍變、走屍！梁祝生頭一個反應正是作如此想。更加嚇死人的是——殭屍突然開口說話了：

『你是誰？你儘拉住我的手幹嘛？』

說明、解釋、揣想、猜測，整整經過了兩個更次，直到鷄鳴三唱，五更報曉，卸下門板全部敞開的大門之外，也會有人彬彬有禮的輕輕在喊：

『請問，梁相公，新娘子在嗎？』

來的正是那位去拿鶴頂紅的徐知縣老家人，他送來一百兩銀子的賀儀，以及一紙徐知縣親

寫的小柬。上款赫然是：祝生賢契、吳碧孝女專席。小柬的全文則爲：

『三代斷案，以此最難！玄之又玄，奇中益奇。假鶴頂紅，詐死一時，情種孝女，乃爲愛侶。拙妻笑我，這回斷送老頭皮，我告拙妻，有情人終成眷屬，於願足矣！』

下款龍飛鳳舞的寫着：知名不具！

一步登天



一

入山看見藤纏樹，出山又見樹纏藤，樹死藤生纏到死，藤死樹生死也纏……

宛若唱着山歌，挽隻青藤編製的籃子，籃子裏盛滿橙黃紅紫、五色斑斕的野菌。算算夠賣三五十文錢了。正在高高興興的準備回家，驀的，一陣急驟雜沓的馬蹄聲，從山腳下捲地而來，宛

若驚了一驚，好奇的躲在樹後往山下眺望——一片曠野，伸展天邊，一眼便瞧見有八人八騎，正在風馳電掣的追趕一位衣冠華麗、面如冠玉的少年公子。宛若失口驚呼了一聲哎呀，一顆心繃緊得像是拽滿了的弓絃。她那雙媚裏帶俏的鳳眼一眨也不眨，緊盯住那懾人魂魄的緊張場面在望。少年公子馬快，一瞬間便奔及山腳，轉眼那八名窮兇極惡的追逐者也趕到了。宛若正在心裏嘀咕這怎麼辦？怎麼辦？又眼見那位公子一躍下馬，一頭鑽進山麓一人多高的蘆葦雜草。可是那領頭的追逐者動作好快，他彎弓搭箭鶻的射去，緊接着便是一聲慘叫，顯然是少年公子中了箭。宛若的一顆心倏然往下沉，又聽見山下有一個粗獷的聲音在說：

『駿馬、包袱都在這兒了，就讓他死在山上吧！犯不上費那麼大工夫，光剝他那一身衣裳！』

原來又是强盜打刼。宛若眼睜睜的望着八名强盜牽着那匹駿馬，和馬背上馱着的那個沉甸甸的包袱，一一翻身上馬掉頭離去。驀的又聽見窸窸窣窣有人掰撥草叢的聲音。定睛望去，她嚇呆了。少年公子滿身是血，背心上顫巍巍的揷着一支箭。他氣喘吁吁的爬到她跟前，艱難的欠起身來，用黑白分明、滿蘊乞憐與安慰的眼神，看了她一眼，就此重重的栽向地面。

事後，宛若再也無從想像，她那來那麼大的勇氣，那麼大的氣力，把那位祇剩一口游絲般呼吸的少年公子，連揹帶抱，又拖又拉的搬下山去。

二

宛若和她相依爲命的寡母歸大娘，望着趴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少年公子發急。一燈如豆，閃閃爍爍，少年公子滿身是血，那支箭還揷在他的背上。兩母女驚悸觳觫的離他老遠，誰也不敢過去，給他拔箭治傷，儘在聲音抖顫的商量：

『娘，濟生法師上次給您的那些草藥……』

『那些草藥；——那能治得了他這麼重的傷？』

『娘，咱們總不能眼看着他就這麼死掉。』

死掉?!歸大娘又猛可打了個寒戰。讓他死掉？那年，她帶着宛若爲了避禍，逃到這荒山僻野，兩母女胼手胝足的蓋了兩小間茅屋。周圍二、三十里不見人烟，要是他果眞死了，她們能找誰來幫忙給他掘坑埋掉，更甭說上一百二十里開外的縣城去報官請求相驗了。

『除非……』歸大娘脫口而出，自言自語的說：『上接天山去找……』

『濟生法師？』宛若如逢救星，驚喜交集的叫了起來。

『可是，得走二里多的山路。何況，天又這麼黑了。』

『娘，我這就去！』絲毫不加考慮，說時，宛若翻身就走。

『宛若！宛若！』歸大娘情急的追到大門口。一陣山風撲面，山間祇有天光，周圍一團漆黑。從門框裏照出去的微弱燈光，她祇看見平時天一黑連大門都不敢出的宛若，嬌小的身影沒入一望無涯的黑暗之中。

三

十冬臘月，接天山嶺，接天洞裏，寒氣徹骨。歸宛若嬌喘吁吁，額汗涔涔，全身癱軟了似的跪在濟生法師的蒲團之前。

仙風道骨，童顏鶴髮，不食人間煙火，在接天洞裏獨自修行了二十三年的濟生法師，慈祥的望着宛若問道：

『這一路上，妳沒遇見什麼毒蛇猛獸？』

『我——我好像聽見虎嘯，還……還遇上了一條好長好粗的蟒蛇……』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濟生法師讚可的深深點頭：『宛若，這就是妳孝行感動天地，天地神明念在妳一片孝心，不許猛虎蟒蛇近妳的身！』

『可是，可是……』宛若陡然之間脹紅了臉：『信女夜來求法師，不是爲了……』

『不是爲了妳娘得了急病？』

『唔。』

『宛若，那妳是……』

格格難吐，結結巴巴，宛若且不容易把那位少年公子的事說了個大概。濟生法師打斷了她的敍述，問聲那少年公子中箭的部位，和流血的情形。他立即臉色凝重的瞿然而起，揹上藥囊，斷然的說：

『快！宛若，再遲一步就來不及了！』

四

夜深沉，周際寂靜無聲。歸大娘把困乏已極、猶仍勉強睜開眼睛苦等消息的宛若摟在懷裏，愛憐的給她搓揉那一雙腫起老高、滿是水泡的小腳。濟生法師在屋裏頭給那位少年公子治傷已經有半個時辰了。宛若疲倦得近乎虛脫，但她一旦聽到裏屋輕悄的腳步聲響，依然掙脫了母親的摟抱，搖搖擺擺的站起身來。當濟生法師高大挺直的身軀在裏屋門口出現，兩母女馬上就異口同聲的問：

『法師，他怎麼樣了？』

却是濟生法師先不回答，他唇角的一抹微笑，撫慰了兩母女焦灼的眼神。他踱到桌旁燈下，向宛若伸手招招，和悅的說了聲：『來！』

執起宛若的纖纖小手，他凝神細看她的雲鬢如霧，眉目如畫，直把宛若臉上的紅潮推展到頭根，羞人答答的低下頭去，歸大娘儘在睜大眼睛發楞。她清清楚楚的聽到濟生法師嘴裏嘖嘖有聲，與此同時輕輕的吐出了四個字：

『奇怪，奇怪，……』

歸大娘一驚，怯怯的問：

『法師，您老人家是說……』

濟生法師放開宛若的手，眼裏閃出奇異的光。他好像有神靈附體般的用那種威嚴而空洞的聲調說：

『明明是——貴人照命，有天大的造化。偏又有——一波三折，災難重重。唔，這是個先榮後枯、枯而後榮的命，富貴榮華曇花一現，居然走的是晚運。』

說時，一臉悲天憫人的神情。他輕緩的搖頭，就此一語不發，也不告辭，步履矯健的走到門口，飄然離去。留下歸大娘、歸宛若兩母女，似懂非懂、滿腹疑慮的僵立在原地。

是宛若驟然想起，她奔向裏屋，掀開門簾，一眼往床上瞧去，——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那位少年公子背上的箭，準是已經拔出來了，渾身的血跡也已揩盡。他正神態安詳，臉上了無痛苦的遺痕，仰臥在她和她娘合睡的那張柴炕上。

五

炕上躺着的那位重傷少年，是在兩天以後才悠悠醒轉，睜開了眼睛。

極目張望，視線所及終由模糊變爲眞切。他首先看清楚了的，便是在他一生之中從未見過的一張美麗的少女臉龐，盈盈秋波眼，乍驚還喜，兩道柳葉般的細長眉，端直的鼻，小巧的嘴，皙白寬廣的額頭，白裏透紅的雙頰，圓姿替月，艷光四射。他驚異艷羨的啊了一聲，一挺腰便坐直了起來。

『你——你不能動！』

驚喜交集的絕美姿容猛一下子變成驚惶駭亂，她用一雙白嫩的小手按住他的雙肩，她在使勁的讓他躺回去。鶯聲嚦嚦卻又情急萬分的說：

『你不知道你傷得有多重！』

『我傷？……』他驚詫的直身坐起，背脊上立刻就閃過一陣劇痛，輕輕的呻吟一聲，由她扶掖着躺下。聽她滔滔敍說他失去知覺前後的經過。他忘情的緊緊握住她的小手，而她居然也沒有把那隻手縮回去。

六

那一天，他終於嘗試成功的爬下床來，雙腳踩到地上了。起先，有那麼點兒暈眩，像是騰雲駕霧的感覺。他接連喊了幾聲宛若，宛若；大娘，大娘……，可是四周靜悄悄的毫無回應。他再試探的走出房門，還好，自己覺察得到，精神體力都在逐漸的增長。到歸家前後半個月，他頭一次走進家徒四壁的堂屋和四大皆空的廚房。那廚房後門是敞開着的，他信步走了出去。藍天綠樹，山光嵐影，使他的眼睛陡然一亮，身心豁然舒暢。接着，他又瞧見那個婀娜多姿，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苗條身影，在遠處斜坡矮樹叢中兔起鶻落，忽隱忽現。

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持着他，走了那麼一大段路，直到宛若的背後，——他差點失聲笑了起來。他從沒想到宛若也會這麼頑皮，她趴在地上，右手拿一支長柄網羅，正在撲向矮樹叢裏的一隻山鷄，却在半空之中碰到了一根枝椏。山鷄一驚，振翅飛起。他剛要揚聲大笑，却一眼瞧見宛若欠起身來就地一坐，她居然會啼啼的哭了，她一面哭着一面埋怨的說：

『山鷄啊山鷄，你偏不肯給我逮着，看我今天怎麼弄他的晚飯！』

震了一震，霍然省悟過來，他脫口而出的喊了聲：

『宛若！』

她驀的回頭，馬上就用雙手捂着自己染滿灰土的臉龐，却又顧不得去遮蓋被刺棘劃破的布褲，和那裏露出來的大腿，以及羊脂般肌膚上的血痕。她全身瑟縮，在哀求似的喊着：

『不要！不要！朱公子……啊，不，萬里，我不能讓你看我穿得這麼破、這麼髒……』

深心感動，無限愛憐，朱萬里衝過去抱起了她：

『宛若，宛若，我要早知道妳是這麼樣在逮鷄，我，……會一口鷄湯也喝不下去……』

她垂下雙手，仰起那張淒迷黯思的小臉，不安的問：

『萬里，你該不會怪我騙你，把逮來的山鷄，說是我們家裏養的……』

『我怎麼會呢？』他湧出了兩股熱淚，親吻她帶着泥土芳香的雙頰，聯想起她家堂屋的蕭索，廚房裏的空空如也：『宛若，恕我。這麼些時以來，我一直以爲，妳家跟我家一樣，也是要什麼就有什麼的……』

『很久很久以前，』宛若兜起了遙遙的回憶說：『我們……也有個要什麼就有什麼的家。可是自從我爹出了事……』

『妳爹?妳爹出了什麼事?』

『十年前，我爹彈劾奸相魏同，遭了抄家滅門的慘禍。我娘和我，才逃到這深山裏來……』

『那——，』朱萬里驚訝的喊了起來：『妳爹是右都御史歸建侯?』

宛若深深的點了點頭。

朱萬里帶不盡的感慨，彷彿是在自言自語的說：

『奸相魏同早已獲罪伏誅。偏偏，當年彈劾他的忠良之後，反倒淪落在這窮鄉僻壤……』

回首前塵，悲從中來。宛若淚光閃閃的說：

『就不知道，——我爹的冤屈，什麼時候才能昭雪？我們母女二人，要到那年那月，才有出頭的指望呢？』

她所得到的回答，就像焦雷轟耳。因爲他神情肅穆，毅然決然的說：

『宛若，我明天就回京師！』

身子一陣搖晃，宛若不能置信的問：

『你——你要明天就走？』

『是的，宛若。』朱萬里兩眼定定的望着她說：『明天一早，我就動身。反正，多則一個月，少則二十天，我會派人上這兒來，迎接妳娘和妳到京師去。然後，我們正式成親！』

這晚，早已搬到堂屋裏睡的歸大娘，尖起耳朵，聽隔壁房裏，宛若和萬里你儂我儂了大半夜。她沒法聽得眞切，不過她猜想得出，那無非是他們的海誓山盟，情話綿綿。

七

一個月、兩個月、五個月都過去了，京師翩翩濁世佳公子朱萬里，如同斷線風箏般沒了消息。宛若由朝思暮想、茶飯不思，漸漸的面黃肌瘦、失魂落魄。然而，更嚴重的竟是她的肚皮一天天在隆起，都已經到了無從掩飾的地步。歸大娘看在眼底，急在心裏，一時眞還不便點破、明問。直到有那麼一天，她心如刀割的眼看着宛若坐在床沿，流了一下午的眼淚，兩隻眼睛都腫得桃兒般大小了，這才不得已的走過去，把話挑明了勸她說：

『宛若，娘看朱公子絕不會是那種薄倖負心的少年郎，何況你們又那麼樣的恩愛，再怎麼說，他也不會拋下妳跟妳肚子裏的……』

宛若馬上打斷了她的話說：

『娘，您知道什麼？我是在爲我害苦了他難過！』

歸大娘聽了不覺大吃一驚，她忙不迭的追問：

『什麼？妳害苦了他？宛若，分明是他讓妳懷了這個孩子，說好了不出一個月就派人來接……』

『娘，』宛若揩了揩痛澀的眼睛，定了定神，儘量用平靜的語調說道：『女兒已經把這裏頭

的緣故推想得很明白了。是我不該告訴他當年爹出的事，這才讓他那夜拍下胸脯，說他能夠代爹平反冤獄。如今準定是——他回到京師，跟他在朝爲官的爹，或者是伯伯叔叔什麼的一說，他們不肯管這門閒事。萬里他又逞强好勝，又怕在我跟前不好交代，這才一拖再拖，又有了什麼變卦，女兒已經料定，今生今世他是再也不會派人來接我們了！』

那怕歸大娘說破了嘴唇皮，反覆的勸解，再三的陳說，讓宛若安心的等待。宛若倒是一連三天不哭，不流眼淚，不再發呆，也不沉思默想。却是，就在第三天的深夜，歸大娘一覺醒來，習慣的伸手一摸，床上早已失去了宛若的蹤跡。——她頓時便奔出大門，奔向小山坡上，聲聲哭喊着宛若、宛若！

八

萬籟俱寂，無星無月。天和地間，祇有陣陣顫嘯的松濤，和宛若腳底踏過斷枝落葉的沙沙聲響。

在山巔林間快步奔跑，輕風一遍又一遍的代她拂去兩頰的淚水。臨到一棵有一人多高枝椏的松樹下，宛若站穩腳步，轉過身來，向她家所在的方向屈膝跪下。磕了三個頭，嗚咽啜泣的說：

『娘，請恕女兒的不孝之罪！』

站起身來，她自已揩乾了兩道淚水，勇敢而堅定的往後一甩披散開來的三千青絲。宛若解下繫在腰上足長一丈二寸的布帶；往上一抛，再抛，三抛，布帶果然搭上了枝椏。打一個結，結一個環，拉高、繫穩。奮力縱起身來雙手拉住吊繯，正準備伸頭進去投繯自盡；——啪噠一聲，松樹枝椏經不起她和她肚裏的孩子，斷了，宛若沉沉的跌坐在地。

再找一處合適的枝椏，再斷，再找……，一試，二試，三試……，宛若已經跌得暈頭轉向，眼前金星迸濺，渾身疼痛不堪。她筋疲力竭的坐在地上，聲聲哭喊：

『老天！神明！地藏王菩薩！我歸宛若決心求死，求求您派牛頭馬面、黑白無常來接我吧！』

眼前白光一閃，宛若抬起朦朧淚眼，——一條白色的身影直立在前。宛若馬上就磕下頭去：

『白無常爺，謝謝您來接我。』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

穿一襲白色僧袍的濟生法師，雙手扶起了宛若。一聲長歎的道：

『果然讓貧僧不幸而言中。宛若，妳這是先榮後枯，枯而後榮的命。貴人照命的運曇花一現過去了，妳就該耐心的等妳孩子出世，安享晚福……』

九

歲月匆匆，又是十冬臘月季節。女孩已經出世，都七個多月了。宛若照萬里先前留下的話，給她取名皇孫。那一天，歸大娘和宛若正帶着皇孫在大壩子上晒太陽，祖孫三代，說說逗逗抱抱笑笑。正爲那夜濟生法師苦勸宛若切勿輕生時所說的：就算朱公子再也不會來接妳，將來孩子生下地，妳們一家三口自食其力，不也可以快快樂樂的過一輩子？

宛若正想得出神，忽地，壩子盡頭傳來嘈雜的人聲和步聲。這是兩母女逃入深山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歸大娘還以爲是官兵來逮她們的呢，嚇得抱起皇孫就往屋後逃，祇是已經來不及了。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管家，帶着兩位滿頭珠翠的中年婦人，後面緊跟着兩頂暖轎、四名轎伕和六個侍衞。這麼些人一走過來就向驚呆了的歸大娘和宛若跪下磕頭，必恭必敬的把她們一家三口扶上轎去。

十

『王妃娘娘駕到！』

王妃娘娘來了？又把剛剛下轎、正在拾級走上九層台階的歸大娘和宛若嚇了一大跳。連忙回頭張望，王妃在那兒呀？是不是要趕緊迴避，或者是閃過一旁讓路，下跪磕頭迎接？鞭砲猛響，中門大開，以爲永遠見不着了的朱公子一身金碧輝煌，堆滿了一臉笑容迎出門來——

『萬——』正待喊他，才喊了一個字來就縮住了口。宛若手足無措，作聲不得，當着那麼些人的面，眞不曉得該喊他什麼是好。他已經歡天喜地的迎到跟前，笑逐顏開的說：

『岳母大人、賢妻，我實在是因爲要給岳父大人平反冤獄。躭擱了這麼久，才派人去迎接妳們……』

歸大娘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祇顧把懷裏的孩子遞給他看——

『你看，你看，這就是你的女兒吔……』

雙手接過那孩子，他臉上又一次粲然的笑了。像啄木鳥似的猛吻孩子的面頰，鼻息呵癢了孩子，孩子格格的笑。他直在呢喃的說：

『女兒，女兒，妳瞧，妳瞧，妳爹今年才二十一歲，都已經做爹了啷！』

瞧着嵯峨壯麗的大門，那麼些身穿官服的帶刀侍衞，宛若滿腹疑慮，百思不得其解，她乘人不備，輕拉他的衣袖，悄聲的問：

『喂！你到底是什麼人呀？』

『我——，』朱萬里怔了一怔，方答：『我是當今皇上的第三子朱萬里呀！』

渾身閃過一道興奮的痙攣，宛若差點平地摔跤。她笑得好甜好甜，却是還帶點埋怨的說：

『那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咦，我不是早告訴過妳了嗎？』他振振有詞的回答：『普天下人，誰不知道當今的三皇子名叫朱萬里。再說我不是交代妳過，這孩子生下地來，就是皇孫！』

偏有在深山崇嶺中一住十年的歸大娘和宛若，不知道朱萬里就是三皇子，三皇子就是朱萬里，還有，她們兩母女把皇孫的稱號，也誤以為是他給沒出世的孩子取的名字了。

弄瓦奇緣



一

『在那邊！在那邊！黛如，蝴蝶在那邊枝椏上搧着翅膀呢！』

『姥姥，您瞧，這回我非把牠逮着不可！』

『哈哈！黛如，妳又才說嘴就打嘴。這一心急，可不又讓牠飛了！』

『蝴蝶！蝴蝶！我歸黛如今兒個不把你逮到手，决不善罷甘休！』

……………

歸黛如？猛可深長的吸了一口氣，眼睛一亮，心花怒放。康雄霍的起立，把攤開的一本綱鑑闔上，輕悄悄的溜出書房。繞過長廊，來到小小庭園，在那道粉牆下屏止呼吸；——只要踮起腳來，他就能望見那朝思暮想、魂牽夢縈的歸黛如了。芙蓉面、橫波眼、體態窈窕、蜂腰削背。他曾不止十次目光越過牆頭，偷窺她的絕世姿容。可是，這會兒他和她又祇一牆之隔，他偏還有點猶疑。黛如分明和她的外祖母在一起。康雄聽他母親說過，他家芳隣祖孫三代相依爲命。黛如的寡母歸老太太在武定王府當乳母，由於武定親王的獨生女大郡主一天都少不了她，她祇好長年累月住在王府，偌大歸家就祇有黛如和她外祖母兩個人住。而歸家彷彿來頭不小，那位姥姥對外人尤其不苟言笑。萬一自己探出頭去讓那位挺嚴厲的老太太看到，說不定反倒會惹出禍事來呢！

由於這一猶疑，康雄方始激起的一腔熱望，像被一盆冷水劈頭澆熄。他正待自打退堂鼓，轉身回書房去。就在這一瞬間，先是，他聽到歸姥姥一聲驚叫：『黛如，小心牆頭的瓦！』瓦字猶在餘音嫋嫋，便是唏哩嘩啦的一片響，康雄的頭頂心，陡然之間挨了重重的一擊，一陣天旋地轉，眼前金星濺射。康雄咕咚一聲栽向地面，就此暈絕過去，人事不知。

二

及至徐徐甦醒，起先是頭頂心閃過一陣劇痛，他不由自主的呻吟一聲。一聲哎喲使他床前坐候的歸姥姥跟康老太太驚喜交集，幾乎是不約而同的踮起小腳奔到床前，全白的和半白的兩顆頭湊在一起，顫聲的說：

『菩薩保佑，你總算醒過來了！』

視線由模糊逐漸轉爲眞切，康雄看清楚了歸姥姥跟他母親併成一排的兩張臉，頓時便坐直了起來，不能置信的問：

『歸姥姥，您怎麼會到舍下來了？』

康老太太忙又扶他躺下，愛憐的說：

『雄兒，你讓牆上落下來的厚瓦打破了頭，流了好多好多血。大夫說你至少也得躺上兩三天，你還不給娘躺下好好的養傷！』

歸姥姥站直了身子，依舊是那種冷漠的神情、冷峻的聲調，她眉頭一皺的說：

『都怪我那外孫女黛如不好，用長竹竿掛個網子逮蝴蝶。一不小心撲到了牆上的瓦，沒想到你就站在這邊牆下，這才……』

就在這時，康雄聽見外頭街上清晰的傳來二更更柝，驀地兜起一件心事，一時情急之下，他竟無禮的打斷了歸姥姥的話說：

『太老太太，都二更天了，您把黛如小姐一個人留在府上，那她準會駭怕的呀！』

窗外，傳來一聲黛如感極而泣的嚶嗚，康雄又是倏然一震，伸手一指的急問：

『那不是……那不是黛如小姐……？』

康老太太連忙接口說道：

『黛如小姐這會兒就在外頭走廊上！』

『娘！』不顧自已頭頂上的重傷，康雄又着起急來：『外頭那麼黑……』

歸姥姥和康老太太互望一眼，康老太太眼看歸姥姥腳步並未移動，便見風使舵的說：

『讓我出去陪陪黛如小姐。』

『最好——，』歸姥姥說起話來總帶那麼丁點兒命令口脗：『妳陪黛如到廚房去，讓她幫妳煎藥。』

『是。』

康老太太順從的走出房門以後，歸姥姥便搬張凳子，往康雄的牀前一坐，兩眼炯炯有神的望着康雄說：『唔，我看你對我們黛如確是一往情深，我不妨給你說一個故事……』

三

說起來這已經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十七年前，有一位寡老太太，人人叫她歸大娘，帶着她的獨生女兒——歸宛若，因爲她丈夫彈劾奸相，反被奸相陷害，問了抄家滅門的死罪。丈夫慘遭棄市，歸大娘兩母女逃到了深山峻嶺之中。築了兩間小屋，靠入山採菌挑上市鎮販賣維生。

有一天，歸宛若入山採菌，遇見了一位被強盜追殺成重傷的少年公子。宛若把他救回家中，又在無星無月的夜晚，不顧毒蛇猛獸，奔波一宵，去求來接天洞的濟生法師，讓濟生法師救活了那位少年公子的性命。由於早晚服侍，形影不離，宛若和那位少年公子也就墜入情網，私訂終身。少年公子告訴宛若，他叫朱萬里，當他問清楚了宛若父親蒙冤委屈的經過，他也曾一口承諾，要給宛若父親平反冤獄。朱萬里傷癒以後，啓程入京。他更親口答應，他會儘快派人把宛若母女迎往京師，和宛若成親。

可是，朱萬里去後，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他就像斷線的風箏，就此杳無消息。宛若母女日日夜夜苦苦盼望不到有人來接。反倒是宛若珠胎暗結，生下了一個女兒，她遵照朱公子的意思，給那女嬰取名皇孫。

正在歸大娘、歸宛若、朱皇孫三代單傳的三個女人全部絕望，歸大娘和歸宛若已經打定主意，在那深山僻壤中繼續自食其力，把皇孫扶養成人，遣此一生的時候。忽然，朱公子派來老僕、傭婦、大轎，把這祖孫三代體面風光的迎往京師去。宛若母女抱着皇孫居然進入王府，她們見到

了笑逐顏開、喜上眉梢的朱萬里，這才明白，朱萬里原來是位皇子，晉封武定親王，所以他才給宛若腹中的孩子取名皇孫。歸大娘和歸宛若正如一步登天，不免喜極而泣，然而，突如其來的，她們又聽到外邊一疊連聲的在喊：

『王妃娘娘駕到！王妃娘娘駕到！』

當時，歸大娘還在開玩笑似的說：

『咱們宛若已經是王妃娘娘了，又從那兒鑽出來另一位王妃娘娘呢？』

祇是，宛若生來機伶，她已經一眼瞧到，當外間傳喊王妃娘娘駕到，朱萬里和一屋子裏的侍衞、太監、傭婦、宮女全都驚惶駭亂，臉上變了顏色。她頓時便暗中拉了一把歸大娘，附耳悄聲的關照一句：『娘，待會兒不管有什麼事，您跟女兒千萬一聲也別吭！』便在這時，四名宮女簇擁一位雍容華貴、鼻尖唇薄的王妃筆直闖進門裏。她在滿屋子人一致躬身行禮：『恭迎娘娘』聲中，逕自走向面如土色的朱萬里，僅祇在經過宛若身畔的時候，用眼角餘光掃了她一下，然後她就用尖酸刻薄、銳利刺耳的聲調，直衝着朱萬里問：

『聽說——，王爺要納側妃了，這王庭跨院又來了一位王妃娘娘。王爺您說，可眞有這種荒乎其唐、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嗎，唔?!』

歸大娘和歸宛若全都出身仕宦之家，兩母女能聽得懂。所謂側妃就是王爺的側室、姨太太、

小老婆。當下的情況不問可知，趕來興師問罪的正是朱萬里的正室夫人，她才是這座王府的正主子，她是妻，宛若是妾。看起來，朱萬里納妾並沒經過王妃的同意，眼跟前必然會有一場大風波。宛若母女變生肘腋，手足失措，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朱萬里更是恨不能有條地縫讓他鑽下去。於是便有一名聰明絕頂的太監小尙，上前向王妃再打了個千，口齒伶俐、振振有詞的說：

『娘娘，這準是您聽了那個亂嚼舌根的在造謠生事了。誰說咱們王爺要納側妃來着?』

『小尙！』王妃厲聲喝問，伸手向宛若一指說：『你說王爺不是在納側妃，那麼，這個女的是誰?』

『是誰?是誰?……』小尙囁嚅了一陣，忽地福至心靈，異想天開的說：『哎呀娘娘，昨兒個您不是說大郡主的那個奶媽奶水不足嗎?王爺聽了您這話，好不着急，當時就叫咱們這些個下人到處去找，直到這會兒才找到了這位歸……』

一步登天，偏又從靑雲裏一個觔斗栽下來。小尙隨機應變，總算堵住了王妃的嘴。朱萬里和一屋子下人也祇好將錯就錯，一口承認宛若是新僱來的奶媽。歸大娘是正在帶着女兒、孫女送她女兒進王府當差應値的。歸宛若天性柔懦，她爲王爺着想，滿眶淚水唯有往肚子裏流。王妃將信將疑的錄用了歸宛若，讓她哺育自己剛生下來十一天的大郡主。朱萬里像個泥塑木雕的菩薩一樣，儘站在那兒發楞發呆。直等回嗔作喜的王妃娘娘把宛若領走，他才回過神來，向歸大娘負疚甚

深的說：

『我的苦衷，這幾名心腹下人全都曉得。反正，我這一輩子絕不再做對不起宛若的事了！』

說罷，他便吩咐小尙，妥善的安頓歸大娘和皇孫在京師住下，他兩眼噙淚，折身離去。

小尙遵旨，在王府附近給歸大娘買下一幢四合院，讓歸大娘帶着皇孫住下，又給她們僱好了傭人，說明日常用度由他按月親自送來。小尙安頓好了歸大娘的第二天，朱萬里輕車簡從的悄然而來，一見面他就告訴歸大娘，宛若在王妃那邊還好。可是歸大娘從他的話裏意味得出來，宛若從王妃陡然降爲奶媽，多半已成定局。朱萬里又跟歸大娘解釋，那年離別後他回到京師，原已經稟告父皇母后，宛若救他性命的經過，以及她已懷有身孕，自己決意立她爲妃。祇是他父皇母后由於宛若出身民家，堅持不許。又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段，馬上就逼他娶了當朝大將軍遠安侯姜鎭的女兒姜維君。這姜維君既妬且悍，她把朱萬里拘管得緊緊的。所以他直到姜維君臨盆生下大郡主，乘她坐月子的時候，才派人去把宛若一家迎到京師來。那兒想到風聲洩漏忽生劇變，如今他既愧對宛若母女，尤其心懶意灰，他決心揮慧劍，斬情絲，把人世間一切情緣一概拋掉。他要在翌日上朝，向父皇自動請纓，率領一支重兵去鎭守遼東。言下之意，他將不再回到王府和武定王妃重爲夫婦，同時也逃避開淚眼忍看宛若淪爲乳母，和他自己——人前人後不敢跟宛若相認的那種傷慘結局。把這一大段話說完，王爺方始向歸大娘躬身一揖，算是跟宛若母女告罪。然後，

他便轉身離去，歸大娘淸淸楚楚的瞧見，臨行他直在擦着眼淚。

悠悠一十七年，朱萬里一直就在遼東邊陲，逢年過節，他總是藉口邊防緊急，不能輕離戍地。卽令皇上派人催他回京，他照舊飾詞推托，他算是履踐了當年『這一輩子絕不再做對不起宛若的事』那句誓言，他讓武定王妃莫名其妙的守了十七年活寡，也讓宛若和他京師匆匆一面以後就再也不曾見過他一回。祇有皇上、皇后、歸大娘和宛若，以及他那些守口如瓶的忠心侍僕曉得他的隱衷。一旦他和宛若相認，或者是使得王妃起了疑心，以王妃的悍妬，和她娘家的顯赫聲勢，她很可能會把她的情敵宛若置之於死地！

四

歸姥姥的滔滔敍述戛然而止，去煎藥的康老太太和黛如仍還不見回來。康雄爲這些往事深切的感動，同時也爲心底的一些謎團沉溺於苦思之中。等他抬起頭來望一眼歸姥姥，他陡然發現這位老人家正以奇異的眼神在盯望着他，彷彿在向他徵詢什麼答案。康雄頓時就若有所悟的說：

『我知道了。歸姥姥，您所說的那個故事裏，朱萬里就是當今鎭守遼東的武定親王，歸大娘就是您自個兒，歸宛若就是，……啊！對不起，歸姥姥，歸老太太是長輩，我不該連名帶姓的提她……』

歸姥姥却絲毫不以爲忤，她更進一步解說，接口就說：

『還有黛如。當年她娘懷她的時候，王爺一直巴望她生個兒子，又爲了想點醒宛若，所以給她取名皇孫。後來出了那一檔子事，就由我做個主，給她改名黛如了。』

『黛如，黛如……』康雄帶點惆悵失望，空虛落寞的說：『我眞沒想到，她會是金枝玉葉，龍子龍孫，赫赫武定親王的千金！』

『私生女！』歸姥姥低聲的補了一句，又正色的說：『十七年來，我一直在想，假如眞有那麼一天，黛如能遇上一位有胆有識的如意郎君，能夠幫我們一家三口脫離苦海，遠走高飛，永遠擺脫我們跟王府的關係，那該有多好啊！』

康雄又是一震，驀的，門外傳來黛如的大發嬌嗔：

『姥姥！您這是在幹嚜呀？』

康雄一聽到黛如的聲音，便欣喜而又緊張的從床上坐直起來，脫口而出的歡呼：

『黛如小姐，妳！……』

歸姥姥却在與此同時，頭也不回的說：

『康老太太，您就讓黛如跟您一道進屋來吧！』

『是！』

康老太太在外頭答應了一聲，便挽着雙手捧隻藥罐的歸黛如，走進了康雄的臥室。康雄正待起身迎接，歸姥姥先已一手按住了他的肩膀，執意要他坐着。於是他歉然而又狂喜的望着黛如把藥罐放在桌上，螓首低垂，鶯聲嚦嚦的在講：

『康公子，都怪我童心未泯，太頑皮了。碰翻了那麼一大塊瓦，害您把頭都打破了！』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康雄益發顯得手足無措了，他不假思索的說：『其實，說來說去，還得怪我自己……』

『奇了，康公子，』黛如睜圓了那雙充滿訝異的橫波眼，『明明是我碰翻瓦塊砸破了您的頭，怎麼您反倒說是您的不是呢？』

『我……我不該悄悄的溜到那邊牆下，想……想偷看妳一眼的……』

乍嗔還喜，羊脂凍玉般的粉頰上飛起兩道紅暈。黛如柳腰一擺，扭揑的祇喊出了聲：

『康公子——』

歸姥姥和康老太太互望一瞥，作一個會心的微笑，是康老太太首先啓齒致歉的說：

『方才我和黛如小姐從廚房裏煎好了藥來，聽見太老太太正說着話，沒敢打斷，就跟黛如小姐在房門口站了好一會兒。』

『——我說的那些個事，妳已經全聽到了？』

『祇聽到後一半，可也能懂得個大概了。』康老太太坦然直承，又說：『太老太太知不知道，我這雄兒他爹，原是武定親王在京師的留守，專一出入王府，代王爺照料府邸的大小各事?』

歸姥姥臉色一正，語意深長的答道：

『我祇曉得，康兆成康參將是一位熱心誠懇、通情達理的穩重好心人！』

康老太太聽了，不由不神情肅穆的問：

『那麼，可否勞動太老太太大駕，到前頭去見一見拙夫。』

將近三更，夜闌人靜，兩位老太太居然就這麼毫無交代的並肩走出房門。留下黛如和康雄，窘窘澀澀，偏又含情脈脈，彷彿連手腳都沒個安放處。隔了許久許久，方始由黛如打破了寂默，平生破題是第一遭，她格格難吐的說：

『我姥姥跟您說的那些……?』

『十七年的隱衷，天一般大的祕密！妳姥姥居然會對我毫無保留的和盤托出。黛如小姐，我還不算太笨，我想我能懂得她老人家的苦心。她老人家是在向我鄭重的囑托，讓我幫府上打破這個僵局！圖個平安無事，自求多福！』

濃而長的睫毛又垂了下去，黛如深情款款，却也羞人答答的問：

『那你……』

『黛如小姐，為了妳，為了妳姥姥的重託，』康雄莊嚴的在立誓：『那怕要我肝腦塗地，粉身碎骨，我也會達成姥姥、令堂和妳的願望！否則的話，那就叫我……』

話沒說完，一隻芬芳曖馥、柔若無骨的小手，早已堵住了他的嘴巴，黛如眞箇着急的說：

『我才不要你發什麼誓呢?!』

五

『王妃娘娘有旨，宣京師留守遼東參將康兆成晉見！』

隨着王府太監的一聲高宣，鼻直口方、一團正氣的康兆成，高聲的一應『遵旨！』便拾級步上七層陛階，進入王府花廳觀瀾堂，直到居中坐定，衆人拱侍的武定王妃座前。他行過了禮，謝過了坐。瞟望一眼王妃的左邊，左邊站的是大郡主，還有她的奶媽。情不自禁深深的打量了她一下，圓姿替月，風韻猶存，跟歸姥姥、黛如長得很像很像。就祇不過、眉宇間有那麼一丁點兒掩飾不了的淡淡哀愁……

王妃見康兆成老不開口，她忍不住的先發問了：

『康留守今天進王府，是否有王爺的消息?』

『啓稟娘娘，遼東並沒什麼消息。』康兆成又一次無情的打破了王妃的指望：『末將今天進

王府晉見，是專爲大郡主的事而來！』

『爲我的事？』大郡主長相、語調，都跟她娘一樣的尖利：『本宮我成天到晚圈在王府，大門不出二門不跨的。康兆成，你說！本宮也有什麼事值得要你來見娘娘呀！』

康兆成氣往上撞，便連正眼也不瞧她。只顧去跟王妃說話：

『大郡主今年一十七了。末將想到，文安王府的三郡主是大郡主的嫡堂妹子，她今年才十六歲，眼看着就要下嫁了。那——咱們的大郡主再怎麼說，至少也該請老師進學唸書了吧？』

大郡主一聽這話，恰好擊中了她的要害。一時情急，便重施故技，又在她生母跟前撒起嬌來：

『娘——，你看康兆成嘛！人家年紀還小，行動都得奶媽照顧吶，康兆成他又要逼人家去唸書！』

康兆成在這緊要關頭，成與敗的節骨眼上，不容王妃插嘴，搶着的說：

『娘娘明鑒，這不是末將在逼大郡主。而是王爺迭次有旨意，不許大郡主再因循拖延，不肯唸書！』

『父王的旨意。呸！』大郡主爽性撒起潑來：『康兆成，本宮唸不唸書，干你屁事！我父王逼我唸書的旨意，都下了幾百道啦！本宮說不唸就不唸，也沒瞧見父王他老人家拿我怎麼樣呀?!』

以堂堂郡主之尊，當衆說出干你屁事這種粗話。居然也沒見王妃喝斥阻止，由而可知王妃的溺愛有多深了。康兆成實逼處此，迫不得已，只好使出昨夜跟歸姥姥、康老太太商議的殺手鐧，他率直的說：

『娘娘容稟，末將追隨王爺幾十年，深知王爺的脾氣。大郡主說王爺並沒拿她怎麼樣，那是因爲王爺多年不回京師，而王爺寧可長年在外的緣故，多一半正爲王府的大小各事讓他心煩！』

從康兆成的話裏聽出了一線希望，王妃馬上就急切的問：

『康留守，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我把這王府管得有條有理。讓大郡主別再事事依靠她奶媽，好好兒的去進學唸書，那樣的話，說不準王爺會從遼東回來一趟，跟咱們兩母女見個面？』

『家有書聲家必興，家有歌聲家必傾。』康兆成意味深長的望着歸宛若說：『再怎麼的，大郡主進學唸書，延師下聘，王爺總該回來一趟，親自主持大禮吧?!』

一語點醒夢中人，王妃頓時就有陰霾盡掃、天地豁然開朗的感覺。她一伸手攔住大郡主不許她再推托。一面一叠連聲的在下令——

『吳長史，你這就代我寫信到遼東去，就說大郡主痛下決心要唸書，請王爺就便給大郡主物色一位好老師。奶媽，這十七年裏妳求過我好些次了，妳說妳要回家去上侍老母，下撫弱女。都怪大郡主貪嬾裝小，事事靠妳，硬把妳給拖住。今兒個，我要重重給妳一筆賞賜，讓妳回家！』

宛若感激涕零，熱淚盈眶。她不顧大郡主的暗中攔阻，屈膝跪了下去，聲嗓顫抖的說：

『謝娘娘開恩，謝娘娘開恩！』

六

十天後，康歸兩家六口人。全在由京師南下的大路上，僕僕風塵，兼程往南急走。途經一座市鎮，找了爿較大的棧房，一道打尖。歸姥姥、歸宛若、歸黛如和康兆成、康老太太、康雄闢一間雅室，團團的坐了一桌，要過了酒菜，宛若望着康兆成由衷的說：

『康大人，爲了我家的事，累您辭了官。這一路上，我眞是越想越不心安。』

『不，親家母。』康兆成雙手一拱的答道：『這次我略施小計，讓您離開武定王府，可以說是我一生之中最得意的一件事。一來，使府上一家三口脫離困境，免却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得來臨的橫禍。再說，王爺待我不薄，我給他解決了這麼一樁大心事，總算我能報答他的知遇栽培之恩了！』

言訖，哈哈大笑。於是滿座的人全都興高采烈的笑了起來。其中，就數卽將成爲新婚夫婦的康雄和黛如，笑得最歡暢了。

慈母血



一

妖嬈楊三姑，對鏡理紅妝。

望着菱花鏡裏那張美麗俊俏的臉蛋，楊三姑不覺流露出衷心的喜悅。一頭烏油油、黑漆漆的蓬鬆秀髮，襯着雪白粉嫩的一張鴨蛋臉，柳葉眉，橫波眼，桃腮櫻口，體態窈窕。雙十年華的楊

三姑從小就是人人讚不絕口的美人胎子，長大了又是湖北麻城一致公認的大美人。祇可惜，紅顏薄命，她自以爲是一朵鮮花揷到了牛糞上。

自幼父母棄養，九歲那年就住進開豆腐作的王家去當童養媳，還沒有來得及等她的小丈夫長大圓房，那個無福消受的小丈夫王祖兒就得病身亡。十五歲情竇初開，一位王家的遠親馮大跟她有了不可告人之密。男壯女俏，打得火熱。偏有貪小的公公婆婆收人一筆聘禮，把她嫁給了同縣開南貨舖的涂如松。洞房花燭夜，涂如松納悶，楊三姑內愧。雖則事情不曾說穿，可是，涂如松從此就不給她好臉色看。

砰的一聲，房門又被涂如松粗魯的推開。

一進房門，涂如松便瞧見他的新婚妻子，又那麼衣衫光鮮，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坐在菱花鏡前。忍不住從心田裏升起了一腔怒火：

『怎麼，妳又想出去？』

『我——我說好了要去看看我哥我嫂………』

『不行！』

『反正，我去去就回來的嘛………』

『妳知不知道，娘又病了？』

『我……我剛才餵過她老人家藥，眼瞧着她老人家睡着了。』

『三姑，我再說一遍。娘又病了，我要照顧店面，今天說什麼也不准妳出去！』

『可是，可是……』趁着涂如松兇巴巴的步步進逼，楊三姑機伶的柳腰一擺，一個轉身，她已經漸次挨近房門口了。

新愁舊恨，齊集心頭，涂如松惱怒的抄起一根棍子，就手一揚，作勢威脅的說道：

『三姑，妳給我聽清楚了，今天妳敢走出房門一步，我就把妳活活的打死！』

『打……打死?!』三姑驀的發出一聲驚呼，心裏一駭怕，她又拔腳開溜，一邊逃跑，一邊尖聲怪叫：『不好了，不好了！涂如松要打死我了！』

涂如松一個不提防，教她跑掉。他恨恨的把棍子往地上一擲，跺腳罵了聲：『這賤人！』

從此以後，楊三姑就一直沒在夫家露過面。

二

等到第三天，實在憋不住了，再加上涂大娘在病床上一再的催促，涂如松這才勉勉强强的上他妻兄楊二官家，去接他那不賢的老婆。可是，楊二官、楊二嫂和三姑的胞弟楊五榮，三個人異口同聲的說：楊三姑根本就沒有來過。

她人會上那兒去了呢？老老實實的涂如松，把楊三姑當日離家的經過一說，郎舅間馬上就引起了爭論，楊家三口氣勢洶洶，指責涂如松把他們妹子打跑了。涂如松一着急，他也反咬楊家三口，硬說他們把他的老婆藏起來了。兩方面相持不下，越鬧越兇，終於由涂如松和楊二官兩個，拉拉扯扯的上了麻城縣衙門。

麻城知縣湯應求，是個公正廉明的好官，他勸楊二官跟涂如松別儘顧着爭吵不休要打官司，要緊的是趕快把楊三姑給找到。他還答應互控的兩造，他會派捕快衙役幫着他們找。

然而，整整一個月過去了，楊三姑竟像是泥牛入海，影踪全無。兩家人的心情越來越見沉重，楊家老么楊五榮，更是連生意都顧不得做了，他走遍了麻城縣的大街小巷，四鄉八鎮，到處尋覓他的胞姊楊三姑。直到有那麼一天，他在九塘口碰到了認識的禿子趙唐兒。那趙唐兒主動的告訴他說：

『你甭再找你姐姐了。我老實告訴你吧，你姐姐早就給你姐夫一頓亂棍打死，把屍首拖到荒郊野外去餵了狗！』

當下楊五榮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他一把拉住趙唐兒，急切的問：

『你怎麼知道的？』

『你管我怎麼知道的？反正這事千眞萬確，半點不假。』

『那——你敢不敢跟我上縣太爺那兒去作見證？』

趙唐兒坦白承認他不敢見官。可是，楊五榮仍舊不由分說的把他拉上了公堂。

湯知縣升堂問案。一開頭，就問趙唐兒從何得知涂如松打死了楊三姑？趙唐兒起先不肯說，直挨到湯知縣一聲喝令大刑侍候，他這才說出來是秀才老爺楊同範親口告訴他的。於是，楊秀才也被請到了大堂之上。

湯知縣早就聽說楊同範貪財好色，慣愛惹是生非。他再三的盤詰楊同範。祇是楊同範天生一張刁嘴，他祇肯翻來覆去的說：

『楊三姑是本縣出了名的大美人，她一失蹤就是整整一個月，早已成了麻城縣人人矚目的大新聞。茶樓酒館都在傳說楊三姑、涂如松夫妻不和，涂如松三日兩頭打老婆。說她給涂如松打死了，無非是治生的猜測而已。』

問來問去，問不出個究竟。湯知縣一生氣，便嚴詞指責楊同範：

『虧你還是個秀才，這人命關天，怎由得你妄口白舌，造謠生事？憑你的猜測，就誣指涂如松殺妻棄屍?!本縣今天先革了你的秀才，以示薄懲！』

那楊同範他不驚不懼，不慌不忙的反問湯知縣一句：

『要是——，來日事實證明，果眞是涂如松打死了他的妻子楊三姑呢？』

湯知縣不假思索的答道：

『那就是本縣錯責了你，本縣自會申詳上司，還你一個秀才！』

當天晚上，楊同範就派他的心腹家人，把楊五榮喊到了他的家裏。

三

楊秀才的那幢祖宅好大，七開間的四合院，前後五幢相連。楊五榮被楊宅的門房帶到第四進的上房，那是楊秀才的臥室之一。楊五榮一進門，但覺眼睛一亮，因爲上房裏不但燈燭輝煌，而且佈置華麗，處處都是紗幔錦帳，璀璨生光。

楊同範正坐在一張圓桌的上首方喝酒，桌上却有兩付杯筷。他一見楊五榮進來，便笑吟吟的先跟他說一句：『五榮，我要你來見一個人。』緊接着，他又轉臉向茜紗幔後的一面錦牆，高聲一喊：

『快出來看看，是誰來了？』

當下，奇蹟出現，楊五榮驚詫得撐圓了眼。那面潔白的粉牆，悄然無聲的移開，露出了一扇小門，門裏還透出來燈光。移時，一位衣羅錦綢、眉開眼笑的美人走了出來。當楊五榮看清楚了她的面孔，他頓時便驚喜交集的大叫一聲：

『姐姐！』

四

等到楊五榮的神志漸次恢復，他首先發現楊秀才先已避開。偌大一間華麗臥室，就祇剩下他和楊三姑姐弟二人。三姑先讓他在圓桌之旁坐下，替他斟了一杯酒，佈了幾筷子菜，催着他先吃喝一陣，然後才回答他那一疊連聲的追問：姐姐，妳怎麼會在這兒的？

『五榮，你可記得先前王家豆腐作的那個長工——馮大？』

『記得。』

三姑、五榮兩姐弟，一向非常之要好。五榮早就曉得三姑和馮大的私情。因此，楊三姑這會兒根本就用不着瞞他。她直截了當，和盤托出的告訴楊五榮說：那日，涂如松的母親生病，三姑等她睡着了以後，正想溜出去跟馮大幽會，殊不知被涂如松一頭闖進門來，涂如松不准她出去，她却急於要走。涂如松抄起木棍，揚言要把她活活的打死，楊三姑正好一路嚷喊的逃出了涂家。

涂如松只曉得楊三姑婚前失貞，他根本就不知道她還有個姘夫叫馮大。而且婚後依然藕斷絲連，不時幽會。因此三姑逃出夫家以後，便爽性把心一橫，就此在馮家住下。那馮大膽小如鼠，他祇有個寡母陳氏。楊三姑在馮家一住就是一個月，不但他自己心裏整天嘀咕，就怕涂如松找上

門來，自家惹火燒身。他寡母對於楊三姑的背夫偷情，內心裏也是極爲不齒。再加上楊三姑生性好吃懶做，又愛打扮，不時嬲着馮大給她去買胭脂花粉。那馮大原祇是個長工，怎麼供養得起像楊三姑這麼一個花裏胡俏的女人，她才在馮家住不多久，馮大就已經有了虧空。一月過後，馮大母子兩個，早已把楊三姑看作一大累贅禍胎，恨不得她儘快的離開，而且永遠都別再囘來。

說來也是湊巧，就有那麼一天，馮大上王家豆腐作做工去了，陳氏拎了個菜籃子上街買菜。楊三姑在屋裏着實悶不過，便大膽的打開一道門縫，偷偷的向街上探看。………那楊三姑恬不知恥，格格的笑着對她的胞弟說：

『這就叫——不是寃家不聚頭了。那日，偏巧楊秀才獨自一人打馮家的大門口走過，他一眼瞧見了我。當下他好不大胆，一伸手就把馮家的大門推開。也不問訊，也不吭聲，就那麼睜圓了他的那一對大眼睛，上上下下的把我看了個夠……』

楊秀才的大胆作風還不止於此，他當天晚上就大搖大擺的闖進馮家，把陳氏、馮大兩母子嚇得簌簌發抖，面如土色。他是那麼樣的有把握，正因爲他從前曾經見過楊三姑一面，完全曉得她的來歷。當時他對陳氏、馮大虛聲恫嚇，大罵這兩母子窩藏有夫之婦，口口聲聲的說，要把那兩母子扭去送官嚴辦。陳氏和馮大直嚇得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苦苦哀求楊秀才高抬貴手，做做好事，饒了他們兩母子的性命。於是楊秀才便問：如果他肯放他們一馬，那馮大兩母子打算怎麼辦？

三姑一口氣說到這裏，驀的臉色一變，恨意陡生，咬牙切齒的罵道：

『可恨馮大那無情無義的殺胚，他就該上刀山，下油鍋，挫骨揚灰，死無葬身之地，還得下十八層地獄！』

『是不是……』楊五榮怯怯的問：『馮大他把姐姐妳……』

『他？他能把我怎麼樣？』楊三姑憤憤然的打斷了她胞弟的話：『祇不過，他只顧他們兩母子的性命，他去跟楊秀才說，祇求楊秀才不把他們兩母子送官，他們寧願捨下馮家那三間破屋子不要，再也不管我了。他們答應連夜逃走，從此以後隱姓埋名，遠走他鄉，到死都不囘麻城來！』

楊五榮輕輕的哦了一聲，他總算明白了。他姐姐爲什麼會在楊秀才的華麗臥室裏出現。

楊同範不僅色胆包天，他還詭計多端，能把楊三姑嚴絲密縫的藏在自己家裏。他的臥室原來就有複壁密室。他的妻子吳氏一向柔懦，什麼都聽他的，他家的傭人全是他的心腹親信。更何況沒有一個人認識楊三姑，使他能夠從容自在的說楊三姑是他買來的侍妾。他就這麼樣金屋藏嬌，可以說是萬無一失。

五榮聽到這兒，情不自禁的揷起嘴來：

『姐姐，我明白了。秀才老爺今天喊我來，是特地要我們姐弟倆見上這麼一面………』

『不，你錯了！』

楊同範突如其來的在楊五榮背後發了話，可把楊五榮嚇了一跳。他扭回頭，眼見楊同範面容端肅的走過來，坐下，喝了一杯楊三姑情深款款雙手遞給他的酒，這才直勾勾的眼望着楊五榮往下說道：

『我今天請你來，是想要你幫個忙，讓我和你姐姐做天長地久的夫妻。』

『幫忙？』楊五榮驚疑不定的問：『秀才老爺，我能幫你們什麼忙呢？』

楊同範忽又詭祕的笑着，親暱的拍拍楊五榮的手背，他輕緩的搖着頭說：

『不對不對。五榮，以你和令姐的手足情深，這會兒你就該問，要怎麼樣才能讓你姐姐和我，成爲天長地久、可以公開露面的夫妻。』

楊五榮似懂非懂的哦了一聲。

『要能讓我公開露面，跟他天長地久，』楊三姑岔進嘴來，指了指楊秀才方又說道：『除非，凡是能夠認出我來的人全部死絕。』

猶似霹靂轟頂，楊五榮猛可打了個寒噤。

『不，三姑，』楊秀才馬上就糾正她的語病：『妳應該說，凡是一心一意想要把妳找到的人，都得死掉。』

楊五榮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忽然變得聰明起來了道：

『那就只有我姐夫跟涂大娘了。』

『外帶一個趙唐兒。』楊秀才說時，從衣袖裏掏出五個十兩的銀錠，輕輕的放在桌上。然後再添上一句：『事成以後，我還有一百兩銀子的謝禮。』

『秀才老爺，』楊五榮會過意來，全身抖戰得很像是風中枯竹：『您……您該不會是要我去殺涂大娘、我姐夫，還有趙唐兒三個人吧？』

『不，』楊秀才一聳肩膀：『爲了你的胞姐，我只要你殺趙唐兒一個。還有一樁，你一定要如此這般下手……』

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沿街叫賣糖葫蘆的楊五榮，他活到了十九歲，這還是頭一次看到這許多白花花的銀子。於是，他豎尖了耳朵，湊到楊秀才的嘴巴邊上，去聽他的殺人毒計了。

五

三天以後，拂曉時分。麻城縣衙的鳴寃鼓咚咚咚的急響。還在內衙睡覺的湯知縣立刻披衣起床，傳齊三班六房，當值衙役，迅即升堂問案。

擊鼓鳴寃的是逕鳴山下的鄉民黃貴，他口齒清晰的稟告堂上，昨天夜晚，他在白臬河畔淺水

灘上發現一具死屍，多半是溺斃已久，死屍面目不辨，全身泡腫。更糟的是，死屍的下半截身子，也不知道是給江中魚鼈，還是岸上野狗全給吃了。

與此同時，楊五榮情急敗壞，哭喪着臉，敲開了驗屍仵作李榮的大門。他一見李榮，便高聲號啕，跪倒在地，哭出嗚啦的說：

『李老爺，您一定要給我的胞姐伸冤！』

李榮鼻直口方，相貌堂堂，有一對白多黑少的秋水眼。他傴下身去，雙手把楊五榮給攙扶起來，說是：

『莫哭，莫哭，你先說明白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楊五榮一邊揉着眼睛，一邊帶着哭腔訴說：他的胞姐楊三姑神祕失踪業已一個月零五天，道路相傳都說她被她丈夫涂如松活活打死，移屍滅跡了。官司早就打上麻城縣衙大堂。祇是一不見屍首，二不得佐證，所以直到如今仍還是疑案一樁。如今聽說城外白泉河畔發現一具死屍，楊五榮一口咬定那準是他胞姐楊三姑無疑。他曉得知縣大老爺馬上就會傳喚仵作李榮前去驗屍，因此他搶先一步趕到李府，請李老爺爲他的胞姐楊三姑伸冤。

楊五榮的一大篇話剛剛講完，麻城縣衙的衙役何亮果然就急急忙忙的來到李家傳喚。那仵作李榮好不細心，他先問何亮逕鳴山下的鄉民黃貴是什麼時候報的案，縣太爺又是什麼時候坐的堂

、發的籤、傳喚他去驗屍？再暗自估量一下打從楊五榮住處和縣衙門來到他家的路程遠近，所需時間。一向把『人在公門好積德』那句俗話奉爲圭臬的李榮，早已明白楊五榮所說的全是一派謊言了。

更何況，傳喚他去驗屍的何亮才一進門，哀哀上告的楊五榮先已溜得不知去向。何亮剛走，李榮正要去拿驗屍用具，他偏又發現楊五榮在茶几上留下二十兩銀子。閱歷極豐、見多識廣的老仵作李榮聳肩笑笑，他把那兩錠銀元寶也順便帶在身邊。

十冬臘月，天寒地凍，麻城縣的仵作李榮，緊緊跟在湯知縣的大轎之後，埋頭疾走。出麻城縣南門直到白泉河畔，足足走了三十里路，抵達之時已經是正午時分了。當地地保在距離死屍一箭之遙的大路邊上，先已搭好了蘆棚，擺好了公案，請湯知縣在朔風呼號聲中安然落座。湯知縣坐定以後馬上就把仵作李榮傳喚到公案之前，他語多勗勉，意味深長的說：

『李榮，你是久吃公門飯的老仵作了。湖廣兩省，就數你驗的屍首最多，見的事理最明。這又是最最難辦的一樁無頭命案，你可得加倍小心在意，千萬別玷汚了你一世的英名。』

仵作李榮一聽這話，頓時就感動得盪氣迴腸，熱淚盈眶。他提高嗓門，大聲的應了一句：

『小的知道。』

白泉河畔，積石灘上，仵作李榮小心翼翼的相驗那半截屍首。他在驗屍之際仍還機伶的

探望，他在老遠跟來看熱鬧的人羣之中，首先看到了一派胡言爲姊伸寃的楊五榮，還有剛被湯知縣當堂革了秀才的楊同範。再有便是楊同範平素交往的狐羣狗黨，鷹犬爪牙。有此一幕，他的信心越來越堅定了。

因而他決定實話實說，不爲任何外來的邪惡勢力所左右。

仔細相驗完了那半截浮腫泛白的屍首，仵作李榮回到湯知縣的公座之前，他屈膝下跪，聲清氣朗，十分肯定的稟告：

『驗得無名屍首一具，頭部糜爛，面目不辨，軀幹僅餘腰部以上，死因不明，惟就體溫膚色而言，縱然死者落水，其死期應在昨日。』

死期應在昨日？看熱鬧的人衆口騰傳，立刻便引起莫大的震撼。昨日方死的這一個死因不明的人，怎會頭顱糜爛，下肢不存，僅祇剩下半截屍首呢？這未免太不可思議了。因此，連斷案如神的湯知縣也在連聲的追問：

『李仵作，你勘驗明白了沒有？……』

李榮朝上磕了個頭，斬釘截鐵的答道：

『回大老爺的話，小的委實已經驗明白了。』

『那麼你說，』湯知縣緊板着臉再問：『這具屍首究竟是男，是女？』

仵作李榮斜睨眼睛一看，楊五榮和楊同範，正在緊張得閉住了氣。於是李榮一聲冷笑，毫不容情的答道：

『啓稟大老爺，這分明是一具男屍！』

嚶然一聲，人叢裏的楊五榮當場昏倒。

六

湯知縣打道回衙。他的大轎後面，鎖了一個業已甦醒過來的楊五榮。

楊五榮當衆昏倒祇是讓湯知縣起了疑心，那時候他還不能確定楊五榮犯了什麼罪。是仵作李榮當堂繳呈楊五榮留下的那二十兩銀子，又詳細敍述了楊五榮當天一早到他家拜訪的經過。這才讓湯知縣覺得楊五榮和白臬河畔殘屍一案可能有關。

湯知縣一回到縣衙立刻就升堂問話。他不曾想到楊同範好不狡獪，他早已料到了事情隨時都會發生變化，因此他在事先就教好了楊五榮，如何隨機應變，飾詞抵賴。湯知縣一開口審問，楊五榮先就來一個矢口否認，他說他根本就沒有留下二十兩銀子在李榮家裏，企圖買通李榮，把那具殘缺不全的屍首認作他的胞姐楊三姑。湯知縣聽了頓時就搖頭苦笑，他轉過臉去問侍立一旁的李仵作：

『李榮，你說，你一個月支多少銀子的薪餉？』

『回大老爺的話，』李榮躬身答道：『小的承蒙大老爺栽培，支的是仵作一職最高一級的薪餉，一個月三兩五錢銀子。』

湯知縣再問楊五榮：

『這李仵作他是跟你有冤，還是有仇？』

楊五榮抗聲答道：

『大老爺在上，』楊五榮撞天屈般的喊了起來：『今兒個早上小人才頭一回見到李老爺，諒李老爺怎麼會跟小人有冤仇呢？』

『李仵作跟你無冤無仇，他憑什麼白白破費將近半年的薪餉，誣賴你到他家裏行賄呢？』

李榮以爲這一下準可以問住楊五榮了，詎料，他竟然會兩手一攤的答道：

『這——小人可就不知道了！』

一問三不知，連斷獄能手湯知縣也拿楊五榮毫無辦法，他祇好把語鋒一轉，重提舊話。他提醒楊五榮，他剛才曾經說過當日頭一次見到李榮，那就等於他確實到李家去過。這一層，楊五榮無從否認。可是他馬上又申辯的說，他去拜訪李榮，純然是希望李榮能夠相驗出他胞姊的屍首，才好把涂如松繩之以法，因爲他幾乎已經可以確定是涂如松殺了他的胞姐。湯知縣將心比心，轉

念一想，就人情之常來看，這話勉强可以說得過去。湯知縣略一沉吟，在一旁察言觀色的李榮，就曉得他這個案子已經沒法再問下去了。案子問不下去，唯有將楊五榮當堂開釋。於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李榮使出了殺手鐧，他請准湯知縣，由他再問楊五榮幾句。一開頭，他就問楊五榮是在當天早上什麼時辰到他家去的。

楊五榮一說出肯定的時刻，湯知縣頓時就眼睛一亮，心中豁然開朗。提到時間，那他自己便正好是現成的人證。因此，他又接下去厲聲質問：

『楊五榮，你說你確實是在今天早晨卯時一刻到達李仵作家中的，可是，逕鳴山下的鄉民黃貴，他却是在今早辰時三刻才到這大堂上來跟本縣報案的。你怎然會在他報案之前，就曉得白臯河畔發現屍體的呢？』

『小人……小人是親眼瞧見那黃貴他進了南門，急急忙忙的向縣衙奔跑。』

『那黃貴他有沒有告訴你，白臯河畔有一具屍首？』

『沒有。』

湯知縣猛可一拍驚堂木，高聲問道：

『既然沒有，那你又怎麼知道，白臯河畔有個屍首？莫非——那個人是你殺的！』

人有千算，天祇一除。楊同範再詭，他也想不到楊五榮會在這個重大關鍵上自己露出了馬腳

，他回答不出湯知縣的問話，整條身子如中雷殛般僵在地上。湯知縣一聲令下，把楊五榮當作殺人嫌犯當堂收押。這就是湯知縣辦案高人一等的地方，楊五榮才十九歲，他不可能主動殺人，故佈疑陣。湯知縣不急於立即定案，那是他想把幕後的主使人也給揪出來。

七

湯知縣的設想絲毫沒錯，楊五榮被關進麻城大牢，惡秀才楊同範的家裏登時就是一片大亂。楊三姑得到消息大哭大鬧，逼着楊同範還回她的胞弟來。挺着個大肚子的楊同範正室夫人吳氏，居然也會跟三姑一鼻孔出氣，直在嘟囔着楊同範不該教唆楊五榮去把趙唐兒給殺了，如今楊五榮只要一供出楊同範在幕後主使，這一家子馬上就會家破人亡。

楊同範給他的一妻一妾鬧得坐立不安，好不心煩。同時他也很駭怕少不更事的楊五榮果眞扳出他來，因此他到處活動，拚命奔走。首先他叫他的狐羣狗黨四下散播謠言，鼓動百姓，誣陷湯知縣徇情包庇涂如松，硬把楊三姑的屍首認作一具無名男屍，又將爲姐伸寃、控告涂如松的楊五榮當作殺人嫌犯關進牢裏，偏又查不出所謂無名男屍究竟是誰？楊同範爪牙的說法乍聽起來頗能言之有理，而且相當的聳人聽聞，於是一傳十，十傳百，麻城百姓都在議論湯知縣的不是。楊同範便利用羣情憤慨伸寃，指責湯知縣的顚倒是非，貪贓枉法。

這一份狀子直接呈給黃州知府蔣嘉平，由蔣知府轉呈湖北巡撫吳應棻，再由吳巡撫當面向湖廣總督邁柱提出報告。那邁柱是滿洲鑲藍旗人，姓喜塔拉，平時秉公持正，治事毫無瞻顧。唯一的缺點是固執己見，剛愎自用。他認定由楊同範執筆、麻城仕紳聯銜呈遞的那份狀子寫得入情入理，深信這一樁轟動遐邇的麻城命案其中必有寃情。馬上就指令廣濟試用知縣高仁傑，到麻城去實地查案，坐堂重審。

高仁傑是有名的酷吏，而且他很有私心。當時他祇是一名試用知縣，他久已垂涎麻城這個肥缺。湖廣總督邁柱派他到麻城去辦案，那正是一個扳倒湯應求，由他取而代之的大好機會。因此他帶了一名廣濟縣的仵作薛七，幾位幹練的書辦、捕快，浩浩蕩蕩的開到麻城去。

楊同範由於這一樁命案關係他的身家性命，未來前程，他早已下定決心，不惜傾家蕩產也要把這場官司打贏。可是他一貫的作風是錢要花在刀口上，他深知命案的關鍵在於驗屍。於是他親自出馬，夤夜拜訪廣濟來的仵作薛七，悄悄遞過三百兩銀子去。

薛七明曉得他的上司高知縣一心一意要翻案，何況又有三百兩銀子到了手。翌日，高知縣和薛七由湯知縣、李榮陪同，鳴鑼喝道的上白臯河畔去開棺驗屍。薛七裝模作樣細細驗過一遍那半截屍首，他用斬釘截鐵的口吻說：

『驗得半截屍首一具，面目不辨，小腹之下不知去向。兩肋俱有瘀傷，顯係生前遭人重毆致

死。死者驗係女屍無訛！』

男屍忽然又變成了女屍，湯知縣和李仵作當場大驚失色。由楊同範領頭的那批看熱鬧的麻城百姓頓時就歡聲陣陣，甚至有人使勁的鼓起掌來。當時，麻城仵作李榮是湖廣兩省各級衙門一致公認的相驗高手，在仵作界裏自有他的崇高地位、權威資格。他不服薛七將男屍驗作女屍的最後結論，當下他就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然而薛七偏在裝聾作啞，故意充耳不聞，又有高坐公案之後的高知縣極力爲他撑腰，一拍驚堂木厲聲斥道：

『李榮！分明是你老眼昏花，將一具女屍看成了男屍，險些釀成了千古奇冤。這會兒你還在强詞奪理，嘵嘵狡辯。來人啦！給本縣把這得賄妄報，玩忽人命的李榮拿下！』

李榮在被捕以前，氣得當場吐了一口鮮血。

八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高仁傑一面出籤，捉拿殺妻兇犯涂如松到案，一面申詳上級，直指麻城知縣湯應求貪贓枉法，包庇眞兇。仵作李榮得賄徇私，妄報男屍。呈文一層層的轉上去，直到湖廣總督邁柱的案頭。邁柱一看，高仁傑的辦案結果，跟他當時所預料的絲毫不爽。於是，他也以爲果眞平反了一樁千古寃獄，便興冲冲的專摺彈劾湯應求，把他麻城知縣的差使革掉，另

派高仁傑兼署麻城縣。命他在最短期間之內，把涂如松殺妻毀屍一案，查個水落石出，眞相大白。

一方面是總督邁柱好大喜功，一方面是高仁傑認定了那具男屍眞的是楊三姑的屍首，這才拖了個必須查個水落石出、眞相大白的尾巴。要不然，高仁傑貿貿然的一結案，那些業已拿問在監的湯應求、李榮和涂如松，早就寃枉透頂的死定了。也許，這便是俗話所謂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吧。

邁柱和高仁傑確認涂如松殺妻、湯應求受賄、李榮妄報。那麼，這樁驚人命案還要查明些什麼呢？這個難題，也是得意忘形的高仁傑，他自個兒找出來的。高仁傑升堂問案，他當堂宣稱：死者面目不辨，可是髮髻何在？既然重毆致死，爲何不見血衣？換言之，他『破』了案以後還要蒐集證據。此外，斷案不能憑片面之詞，他還必須取得湯應求、李榮、涂如松三個人認罪的口供。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可以想像得到，這三位遭了黑天寃枉的人犯，他們明明知道一旦招供就是死路一條，一開頭他們當然說什麼也不肯招。更何況，高仁傑所加在他們頭上的罪狀，全是子虛烏有，憑空架構。卽使他們願招也是無從招起。

高仁傑夙有酷吏之目，犯人不肯招，他唯一的辦法就是刑求。於是先從涂如松開始，打板子

、掌嘴、拶指、夾棍、烙鐵，直把涂如松拷掠得皮開肉綻，兩踝見骨。尤其慘不忍覩的是烙鐵加身，燒紅的烙鐵直把皮肉燒得吱吱的叫，烤焦的糊味，使得大堂上下，人人爲之掩鼻。涂如松被修理得死去活來，體無完膚。接着又換上李榮、湯應求。昨爲座上官，今作階下囚，湯應求在自己坐了好幾年的公堂上受刑，用他自己的刑具，行刑者居然還是他的老部下。其情其景，將何以堪？因此他在受了幾次刑以後，乾脆豁出性命不要，就此屈打成招，空口白話的說他收了涂如松五百兩銀子的賄。年高羸弱的李榮一再受辱，痛不欲生，他竟然怒急攻心當堂送掉了性命。

唯有涂如松，他在受遍了各式各樣的毒刑之後，實在受不了，只好胡亂招供，承認他不該一時氣憤，亂棒打死了他的妻子楊三姑，又移屍白臬河畔，把她的屍首拋入河中餵了魚蝦。然而，卽使他坦承死罪不諱，加諸他身上的毒刑依舊無法蠲免。那是因爲高知縣非得要他交出兩件證據不可：楊三姑頭上的髮髻、身上的血衣。

這全憑想像的髮髻、血衣又能上那兒去找呢？起先，涂如松祇求逃得過一次刑掠，他不惜漫天撒謊，說他割下楊三姑的髮髻，脫下她的血衣，裹成一包丟到河裏去了。高仁傑聞言大喜，馬上就派衙役押着他到河邊去撈。撈來撈去撈不到，再帶回大堂上去用刑。於是，涂如松又胡說八道，他供出血衣和髮髻是埋在一座無主荒墳裏的。衆衙役再押着涂如松去挖墳。頭一座，挖出來的是十幾塊腐朽了的棺材板，外帶一堆白骨。第二次連腐朽木板也沒有，有的只是一具骷髏。第

三次挖出了一名中年壯漢的屍體。第四次好不容易挖出一具女屍、一蓬頭髮，衙役們正以爲這下可以交差了。殊不料，再一看時，那一蓬亂髮偏是根根銀白，原來棺材裏裝殮的是一位老太太。

這下玩笑開大了，涂如松又被如狼似虎的衙役拖回去，直把他修理得遍體鱗傷，哀號嗷嗷，連清晰點的聲音都發不出來。

九

涂如松的母親呂氏常年病病歪歪，自從媳婦失蹤、兒子被逮，日日夜夜的她早已哭斷了肝腸。但她仍然勇敢堅强的掙扎起來，天天到大牢裏去給愛子裹傷、送飯。當她眼見涂如松被嚴刑拷打得這麼慘，高知縣所要的髮髻和血衣又根本沒法找到，兩母子一般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那麼一天晚上，呂氏在傷心淚盡之餘，忽然給她得了一個李代桃僵的主意，就因爲她這個主意而使一大寃獄獲得平反；涂如松殺妻案的案情急轉直下，居然救了她兒子和好官湯應求的兩條性命。

呂氏對着鏡子，把自己的髮髻全部剪下來，再仔細的將其中的白髮一一剔掉。然後，她尋出一件中衣，拿把刀往自己的胳臂上狠狠一割，割出老大的一個傷口，鮮血泉湧而出。呂氏就用她

自己的慈母血，把那件中衣染成紅白相間。

也不知道從那兒激發出來的勇氣和體力，呂氏悄悄出城，邁動伶仃小腳踽踽獨行，來回走了六十里路。她把自製的髮髻和血衣，埋在當時驗屍所在附近河畔的一片泥地裏。

再折回縣城大牢探監，抽個空，暗暗地告訴涂如松，她埋下血衣和髮髻的確切地點。

於是，第二天提審，涂如松苦苦哀求高知縣讓他再試找一次。在衆衙役的聲聲責罵聲中，涂如松奇蹟般的果然掘出了血衣和髮髻。

血衣、髮髻尋獲，涂如松殺妻一案證據齊全。高仁傑大喜，他不暇細看，立刻連同證物申詳上級，急急報功。

黃州知府蔣嘉平頭一個看到這份呈文和證物。由於麻城殺妻案已經鬧得如鼎之沸，舉國皆知。他少不得要多留點神，把高仁傑的呈文和附呈的證物兩相對照，他驚異的發現兩處破綻——

第一，高仁傑的呈文上說，髮髻和血衣係在當日相驗棄屍的河灘泥地下掘出。那麼，涂如松既然已經棄屍滅跡，把楊三姑的屍首拋到河裏去餵魚鼈，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又將楊三姑的血衣、髮髻埋在泥裏？

其二，楊三姑的屍單上祇寫面目不辨，並未註明髮髻無存。由此可見那具棄屍在發現的時候是沒有頭髮的。沒有頭髮的屍首，究竟是李榮所驗的男屍呢，還是薛七認定的女屍？

疑竇一生，蔣知府便當機立斷。當年的黃州府一共轄有黃岡、黃安、蘄水、羅田、麻城、廣濟、黃梅、蘄州八個州縣。除了廣濟薛七、已死的麻城李榮之外，他傳齊了其餘六州縣的六名仵作，限令他們尅日馳赴麻城，第三次相驗那一具白臬河畔棄屍。

六位仵作鄭重其事，齊心協力，會同驗屍的結果，直接報到設於黃岡縣的黃州府衙。蔣知府所料不差，李榮在九泉之下也應含笑，那具棄屍果然是個禿頭的男人。

消息傳到麻城，正在興頭上洋洋得意的高仁傑和薛七，直嚇得魂飛魄散，寢食難安。麻城命案可眞是波譎詭秘，千變萬化。男變女忽又女變男，難怪隨園先生大才子袁枚要說這一案是『轇轕變幻，危乎艱哉』了。祇不過，正由於湖廣總督邁柱的獨持己見，一意孤行，高仁傑、薛七，災星未到，仍還有幾步好運。先是高仁傑飾詞詭辯，呈覆蔣知府，老起臉皮來說棄屍先已被人換了，所以六位仵作集體相驗時才會由女變男。緊接着，白臬河的發源地白臬山上山洪暴發，把那具棄屍並連棺木一概沖得不知去向。高仁傑越發振振有詞，再申上級，蔣知府祇好照轉不誤。邁柱急於結案，免得橫生枝節，有損他的官聲。於是他親自定讞，批示湯應求、涂如松二人，分別處以斬首和絞斃的殛刑。但是他也給急功近利的高仁傑兜頭潑上一盆冷水，他命高仁傑仍回廣濟知縣原任，另簡浙江海寧人，名舉人陳鼎署理麻城知縣。

湯應求、涂如松方慶死裏逃生，又一觔斗從青雲裏倒栽下來。堂堂湖廣總督邁柱親自判刑，

湯應求殺頭、涂如松問絞。這時候，麻城仕紳百姓全都曉得湯知縣和涂如松是遭了不白之寃，這是淸朝以來第一宗大寃獄。然而，案中主角楊三姑依舊不見露面。找不到楊三姑，寃獄也就無從平反；儘管麻城紳民大爲不平，議論紛紜，看起來悲劇主角湯應求和涂如松髴髣難逃一死了。

十

待決死囚湯應求、涂如松正在麻城大牢裏引頸待戮，度日如年。老天有眼，奇中奇案突然有了令人料想不到的驚人發展。有那麼一天早上，住在楊同範巨宅隔壁的一位劉嬤嬤，她是個專門替人接生的穩婆。那日劉嬤嬤起身得早，她正站在大門口閒眺，忽一眼看見她相當熟悉的麻城仵作李榮，一身血肉模糊，一頭衝進楊秀才的家裏。劉嬤嬤當下便是一驚，猛可打了個寒顫，她聲音發抖，自言自語的說：

『李……李仵作不是早就死了嗎？他怎麼會……？』

就在這時，楊家的中門大開。一個唇紅齒白的小丫鬟氣急敗壞的跑到劉嬤嬤跟前。劉嬤嬤不等她喘氣定了開口說話，先就訝異的問：

『秋菊，是不是你們大奶奶……？』

『是嚒，劉嬤嬤，』秋菊一把拖起劉嬤嬤就往楊家跑：『我們大奶奶胎氣動了，偏偏生了半

個時辰都生不出來，這會兒還在喊爹喊娘的叫痛……』

劉穩婆被秋菊拖得幾乎腳不沾地的在跑，因此她也氣喘咻咻的邊跑邊問：

『我算過，秋菊，你們大奶奶的產期還早呀。』

『照說還有一個半月。說不定是胎兒曉得我家老爺想抱兒子，想得都快瘋了，這才特地提前出世的嚒！』

說着說着就到了吳氏住的第二進，劉嬤嬤一抬眼便瞧見楊秀才神情焦灼的在花廳上踱步。他伸手招招，要劉嬤嬤走到他的跟前，這才附耳低聲的囑咐了一句：

『記住，一定要保住小的。』

劉嬤嬤一怔，她沒想到楊秀才的心有這麼狠。他分明是說：必要的時候，不妨犧牲他元配夫人吳氏的性命。

『哎喲我的親娘嘢——』

臥室裏傳來吳氏一聲淒厲的慘叫，劉嬤嬤忙不迭的奔進房去，情況確實是十分危殆，由於胎兒的脖子是拗着的，連胎兒帶胞衣就堵在產門口，一時沒法下得來，產褥上流了過多的血，吳氏的臉上一片慘白，兩眼還在朝上翻。劉嬤嬤曉得她的氣力已將用盡，整個人陷於虛脫狀態。她心裏一陣着急，便高聲的向外頭喊：

『快！快！你們趕快來兩個人啦！』

楊秀才在廳上聽到了，他頓時就喊秋菊趕快進去幫忙。

可是劉穩婆明知在這種危急情形之下，一定要兩個有力氣的人，一左一右使勁招產婦的腰，再由她自己在產婦的肚皮上盡力的推壓，三管齊下才能把胎兒給硬擠出來。所以當她看到光祇秋菊一個人進門，她立刻就向外頭的楊秀才求救：

『秀才老爺，光秋菊一個人不夠，你趕快進來幫個忙呀！』

可是，門外的楊同範根本就不顧他妻子的死活，他高聲的答道：

『那怎麼成呢？劉嬤嬤，我是個男人，這男人進血房是會倒楣的呀！』

『可是楊老爺，』劉嬤嬤被逼得說了實話：『大奶奶眼看就撐不住了！』

命在須臾的吳氏聽明白了，她情急大叫：

『三姑！三姑！快來救我！』

二

猛一下子劉嬤嬤整個身子都僵住了，她直驚得魂靈出竅，頭皮發麻。她清清楚楚的看見，靠裏的一面粉牆動晃起來，出現了一道祕門。滿頭珠翠的楊三姑，慌慌忙忙的在從門裏往外衝。

孩子順順當當的生下了地，吳氏總算從鬼門關口給拖了回來。楊秀才和楊三姑神情凝重，這一對奸夫淫婦和劉嬤嬤成品字形的站在八仙桌旁。楊秀才緊板着張臉，一字一頓着力的說：

『劉嬤嬤，妳是要死，還是要活？』

三十六隻牙齒都在捉對兒抖顫，劉嬤嬤仍還在澀澀的陪着笑臉說：

『秀才老爺，我知道這裏頭的厲害，就打死了我，我也不會說出去，我在這兒見着了楊三姑……』

『這五十兩銀子是我送給妳的棺材本。』楊同範把桌上的元寶推到劉嬤嬤的面前，再向她提出最嚴厲的警告：『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要是妳敢把三姑在我這兒，洩漏了半點風聲，那我立時就要取妳和妳兒子倆的性命！』

劉嬤嬤打了個寒顫，顫巍巍的收好了銀子，千恩萬謝的告辭離去。臨到花廳門口，她還聽見楊同範在寬慰楊三姑說：

『妳放一百二十個心，我就信得過，她沒這包天的膽！』

劉嬤嬤一回到家裏，就把她當花兒匠還沒娶親的兒子叫到自己屋裏，指指桌上的一堆銀元寶，正色的對她兒子說道：

『兒啊，要是咱們收下這五十兩銀子，你就可以娶得成媳婦。多一半，咱們母子二人還能逃

得過一場殺身之禍。祇不過，那會葬送兩條人命，釀成一椿天大的寃屈。現在娘要你做　主你是收呢，還是不收？』

低下頭去想了想，劉嬤嬤的兒子囘答她說：

『娘，我祇記得爹在世的時候說過，一個人寧死也不能做傷天害理的事！』

『那好。』劉嬤嬤欣然的笑了，她把桌上的元寶一股腦包起來，扭頭就往外走：『咱們娘倆這就上衙門裏去出首！』

一二

新任麻城知縣陳鼎，聽說了楊三姑被藏匿在楊同範家中，他頓時就精神一振，立刻採取行動。傳齊三班六房，飛調全縣衙役捕快、駐屯官兵。不到半個時辰，就集合了兩百人的一支搜捕隊伍，浩浩蕩蕩的開到楊同範家。當時，楊同範還在跟楊三姑有說有笑，欣賞吳氏給他生的頭胎兒子，商議着給他這三代單傳的長子，起個什麼好聽的名字。陡然之間，聽到大門外步聲雜沓，人聲鼎沸。楊同範終究是做賊心虛，他機伶的叫那楊三姑：

『快！快躲到祕室裏去！』

楊三姑還沒來得及答應一聲，署麻城縣正堂陳鼎，先已帶着一隊捕快衙役，押着個剛抓來的

楊家門房欒大，猛可推開房門，大踏步衝進房來。楊同範做夢也沒有想到劉嬤嬤母子會立刻就到縣衙去出首，更料想不及陳知縣兵貴神速，來得這麼快。他和三姑兩人，於是便給陳知縣抓了個正着。當時，楊同範和楊三姑一般的面如死灰，簌簌發抖。等陳知縣一聲喝令，兩名捕快，將兩條鐵索分別往這一對奸夫淫婦的脖子上一套，押着走出了楊家大門。楊同範這才發現，陳知縣爲了逮捕他們兩個，簡直的是如臨大敵。兩百名衙役捕快和官兵，早已把偌大的一座楊宅，圍了個水洩不通。

『楊三姑躲在楊秀才家裏哪……』『陳知縣親自逮到了楊同範和楊三姑啦……』大街小巷，聲聲歡呼，全麻城的幾萬百姓，幾乎全都擁到大街上來看這場熱鬧了。從楊家到縣衙距離不遠，陳知縣連轎子都不坐，領頭押着楊同範、楊三姑一路步行囘衙。兩旁人潮，夾道以觀。有人拍手，有人歡喊，有人直唸阿彌陀佛，老天有眼。有人痛罵那一對險些害死好官湯知縣跟老實人涂如松母子的無恥男女。

陳知縣把奸夫淫婦押上大堂，立刻就升堂問案。他出籤立提在押的湯應求和涂如松，還有楊五榮。可憐涂如松在高仁傑高知縣的手裏受刑傷重，他是由四名衙役用塊門板抬到大堂上來的，湊巧呂氏正在探監，她便陪同兒子一齊上了公堂。那跪在一旁的楊三姑眼看她婆婆病容滿面，神情栖惶，瘦得不成人形。躺在門板上的涂如松更是皮開肉綻，血肉模糊，祇剩下一口游絲般的呼

吸。——人心總是肉做的，楊三姑傷心內愧，心如刀割，她突然撲身過去，抱住涂如松的頭頸，痛哭失聲，一疊連聲的喊：

『這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害的……』然後，她便把心一橫，望着高高上坐的陳知縣，哭喊着說：『青天大老爺啊，小女子願意招了，小女子願意從實招來了……』

楊三姑願招，楊同範祇有啞口無言，俯首認罪。涂如松殺妻疑案，到這時候總算是眞相大白，沉寃昭雪。於是陳知縣再喊一聲楊五榮，叫楊五榮跪在前列，他還要再問白臯河畔棄屍一案。

當楊同範賄買廣濟仵作薛七，驗出河畔所棄是一具女屍，尤其高仁傑認定了那就是失踪已久的楊三姑，照道理說，以殺人兇嫌下獄的楊五榮，就該無罪開釋。可是由於涂如松的殺妻一案始終沒有審結，楊五榮也就惟有繼續坐牢。祇是他本來以爲自己已經是個沒事人了。不曾想到，三姑出現，楊同範認罪，案情又一次急轉直下。這時節陳知縣叫他招供，他祇好一五一十的吐實，把楊同範如何賄買，如何定計，命他把趙唐兒騙到白臯河畔，冷不防一刀刺入他的小腹。楊五榮鼓勇殺了趙唐兒，又遵照楊同範的囑咐，把趙唐兒的屍首攔腰斬爲兩段，再將下半截屍體埋入深山；然後，再搬一塊大石頭，砸爛了趙唐兒的頭和臉。他說：楊同範的用意，一方面是要除掉多嘴多舌的趙唐兒；一方面利用趙唐兒的殘屍，嫁禍涂如松，肯定他的無故殺妻死罪。楊同範的奸計倘若得逞，那他就能跟楊三姑天長地久的做夫妻，甚至於還可以把他已革的秀才重新得回來。

奇案全破，人心大快。麻城百姓焚香鳴砲，歡欣若狂。陳知縣當堂判令湯應求、涂如松無罪開釋。楊同範、楊三姑、楊五榮一概打入死囚大牢。當夜，他就親自起草申詳呈文，附以三名死囚犯的親供。清代第一大寃獄照說到此理該圓滿結束；然而，這一鐵案如山，居然又起枝節，誠所謂一波三折，變幻莫測了。這一回，毛病又出在那位固執己見、死不認錯的湖廣總督邁柱身上。楊同範看準了他這個弱點，叫他探監的妻子吳氏到女牢裏去串通好了楊三姑，再替三姑寫一個直呈湖廣總督的狀子，否認她是涂如松的妻子楊三姑，而是麻城淫窟妓女樂桃紅，又說她住進楊同範家，那是因爲楊同範給她花錢脫籍，讓她從良。這一個自訴狀破綻百出，其實荒唐。可是湖廣總督邁柱爲了自己的顏面，不但公然接受，尙且幫她據情轉奏康熙皇帝。幸虧康熙英明，他一笑置之，降一道旨意，把湖廣總督邁柱、湖北巡撫吳應榮雙雙內調。另簡吏部尙書史貽直爲湖廣總督。至於麻城寃獄一案，仍還是照麻城知縣陳鼎的申詳定讞。湯應求復官，高仁傑革職，薛七、楊同範、楊五榮三人一併問斬，楊三姑問絞。天理昭彰，報應不爽。轇轕變幻、危乎艱哉的一樁空前巨案，於焉總算宣告圓滿的落了幕。

亂刀陣



一

『噗——』瓦面傳來一聲極輕極輕的聲響，即令是在靜闃的午夜，不留神就絕對沒法聽得見。

陳十一臉色陡變，霍然起立。他撐圓一對銅鈴般的怪眼，怒容滿面，朝屋頂上陡的一聲厲

喝：

『小鴉兒！』

『來了。』

一條黑影飄然從屋頂躍下，身子輕得像是一片落葉。兩腳及地，悄無聲息。在廳上坐着吃消夜的陳十一、龐四、林百斤，只見唇紅齒白、神采飛揚的小鴉兒陪着笑臉，兩手抄在背後，大踏步的走上廳來。

『昨兒個就這時候，在這廳上，我請你們小哥們喝酒，』頓一頓，托塔天王陳十一方再尖銳的問：『我都吩咐你們什麼來着？』

瞧着小鴉兒一臉涎笑的故意不搭腔，今年廿整歲的龐四在一旁插進了嘴：

『新任濟南知府沈嘉禾走馬上任，他是有名的天下綠林剋星。這——新官上任三把火嚛，頭兒您要咱們先避避風頭，一個月之內，不准做案！』

『小鴉兒，』跟小鴉兒同年，今年才交十八歲的林百斤，站起來拍拍他的肩，好意的關照他說：『頭兒的話說得半點沒錯，今兒個下午衙門裏已經貼出了告示，重金懸賞捉拿咱們這一夥。頭兒是一百兩，你八十，龐四哥跟我一人廿五……』

小鴉兒低聲的答了句：

『我瞧見了。』

陳十一突如其來的把手一伸，叱道：

『拿來！』

小鴉兒仍還在頑皮的笑着：

『頭兒，您要我拿什麼給您呀？』

懶得跟他多嚕囌，陳十一一把小鴉兒藏在背後的那個黑包袱劈手奪過，重重往桌上一放，打開一看：黃的是金子，白的是銀錠。這一票，足值二、三百吊錢。

『你！』陳十一氣得直跳起來，右手直指小鴉兒的鼻尖：『你敢不聽我的吩咐，又去做了這麼一大票買賣?!』

說時，右手一收，飛起左腳。小鴉兒吃他踢了個冷不提防，右大腿一陣劇痛，身子往後就倒。在場的龐四、林百斤全嚇呆了，死命的釘住小鴉兒，但見他眼睛裏閃過一陣兇光。小鴉兒勇猛慓悍，身手矯健，他要是果眞和陳十一性命相拚，卅啷當歲的陳頭兒未必是他的敵手。氣氛緊張得近乎僵凝。那一頭，陳十一却在緊板着臉，把打開的黑包袱又給繫好。往地上一丢，神情冷峻的說：

『我這小廟，容不下你這位大菩薩。小鴉兒，你請吧。』

『行！』小鴉兒從牙縫裏迸出這聲答應，撿起包袱，一個鯉魚打挺，站直了身子，雙手抱拳，拱了拱說：『列位，後會有期！』

龎四、林百斤委實有點依依不捨，追上一步，齊同的喊了聲：

『小鴉兒，你……』

都走到大廳門口了，小鴉兒忽的轉身，一字一頓的說：

『明兒一早，列位瞧好！』

二

濟南府衙一丈二尺高的圍牆，小鴉兒一蹲身，一挺腰，如勁矢般的直縱上去。雙手攀住牆頭，伸長脖子探看。大堂二堂，不見燈火。黯黯寂寂，闃無人影。祇有三堂左廂，一排雕花格雲母窗，透着燈光輝煌，那一定是濟南知府沈嘉禾的臥房。小鴉兒睜大眼睛四下打量，忽然更柝梆梆，鑼聲噹噹。兩名更夫，打起二更更柝，沿着曲折迴廊，走向後廂。這座後衙，除了這兩名更夫似乎就不再有守衞。小鴉兒放心大胆，施展飛簷走壁的手段，三縱兩縱便來到雕窗之上。使一手倒掛金鈎，腳尖勾住承霤，頭部垂向窗前，正待往裏張望，偏又有雲母片擋住了視線。他心想，管他呢，就龍潭虎穴，憑他這一身高來高去、無人可及的本領，也敢直往裏闖。主意一打定，他

就由上而下，雙手輕輕的推開窗戶，倒吊着盪個鞦韆，身子在半空中打個旋轉，穩穩妥妥的落在屋裏地上。

但當他抬起頭來定睛一看，却讓他吃了一驚，險些兒失口喊出聲來。

屋裏，床前，站着一位芙蓉面、柳葉眉、杏眼桃腮的美貌女郎。

那姑娘並不驚慌，從上到下掃視了他一眼。柳眉微蹙，老大不高興的問：

『你是——？』

小鴉兒故意閑閑的，雙手在胸前交抱，就站在原地，紋風不動的反問：

『妳先說，妳是這知府衙門裏的什麼人？』

『沈知府是家父，我是沈知府的獨生女。』

小鴉兒輕輕的哦了一聲，再問：

『妳父親呢？』

『算你運氣。今天是歷城縣縣考之期，家父到貢院監考去了。』

『什麼時候回來？』

『三天以後。』

『三天？』小鴉兒煞費躊躇了。他在被逐出陳十一的强盜窩之前，曾經誇下海口，撂下一句

話：『明兒一早，你們瞧好！』他原打算這夜潛入府衙行刺，割下綠林尅星沈知府的腦袋，再回陳家，讓陳十一、龎四、林百斤見識見識他的胆氣和手段。祇是他沒想到，至少還得三天才能見得到這位沈知府。這又該如何是好呢？他正沉吟，那位沈小姐反倒先催問起他來了：

『這會兒該你說了，你是什麼人？深更半夜的進後衙來幹嚒？』

小鴉兒挺好奇的望望這位知府千金，她正睜着一對清澄的大眼，毫無怯意的在盯住他望。小鴉兒笑笑，問她：

『妳不駭怕？』

『我不駭怕。』沈小姐肯定的回答，又說：『其實，應該駭怕的是你！』

『憑什麼?!』

『因為，祇要我張口一喊，四面八方都會有衙役捕快趕來！』

『那妳怎麼不喊？』

『我看你年紀輕輕，還有一身的本領，說不定將來能給國家出個力，我不忍傷了你的性命。』

小鴉兒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於是他馬上就把臉一抹，裝出一副兇狠的模樣，字字着力的說：

『實告訴妳，我今天是來殺妳父親沈知府的！』

再瞟一眼她的神情反應。卻是奇怪，她仍舊不怯不驚，祇是在輕緩的搖頭，一臉不能置信的神情。

於是他想到應該做點什麼，表示表示他的英雄氣概了。他用眼神在燈火明亮的房裏搜索，看到了一疊箱籠上有一個小皮篋。拔出明晃晃的鋼刀，踮一踮腳，用刀光把那個小皮篋給挑下來。──她既不阻止，也不吭聲，眼望着他打開皮篋取出了一串朝珠，和一件皇上欽賜的黃馬褂，迅速塞進他的衣襟，然後衝她笑笑，傲然的說道：

『我並不在乎妳父親的這兩樣東西。我拿這些，祇不過是表明一下來過了。』

許是被她的美豔所懾服了吧？生平第一次，小鴉兒覺得很窘澀，很心虛，直想儘早離開這間屋子。他倒退到仍還開着的窗口，一躍而出。剛要縱身上房而去，忽又想起忘記了一件要緊事，再回過頭來跟她交代一聲：

『哦，我就是妳父親懸賞捉拿的江洋大盜小鴉兒。』

『小鴉兒!!』

突然遠處響起一聲尖呼，緊接着驚呼駭喊，吆喝叱令之聲從四面八方而來：

『小鴉兒來了，小鴉兒來啦！』

『快來拿住小鴉兒，拿住小鴉兒有八十兩銀子的重賞呀！』

可見得沈小姐對小鴉兒所說的話句句屬實，方才到處暗暗沉沉，闃無人迹的一座後衙，經過這一陣吆喝叫嚷，也不知道從那兒跑出來那麼些精壯的衙役捕快，人人持刀拿棒，一擁而上，把小鴉兒團團的圍在核心。小鴉兒心中一急，綽刀在手，他拚命抵擋，將一把單刀舞得花團錦簇，虎虎生風。然而衙役捕快越聚越多，如林般的刀矛棍棒不停的在向他猛砍猛搠。雙拳難敵四手，年輕力壯的小鴉兒漸漸的覺得力乏。他正在想：今天果然我就死在這兒！驀的，平地捲來一陣鶯叱燕語，衆人分明聽見是沈小姐在高聲大叫：

『我爹有過話，這小鴉兒要逮活的！』

衙役捕快們聽到了小姐這樣在嚷，不由得遲疑了一下。就趁這一刹那的空檔，小鴉兒拚死向前，殺出了一條血路，讓他直衝到圍牆邊上，就牆畔一棵老榆樹，小鴉兒借步登高，躥上了牆頭，翻牆就走。

三

祇是知府後衙圍捕小鴉兒，聲聲叫嚷和刀棒鏗鏘，早已傳到了大街上。住在衙門外頭的衙役捕快、駐防官兵，又在大喊小叫，到處搜捕。小鴉兒勢孤力單，不敢迎戰。他祇有在大街小巷裏

東逃西竄，到處亂鑽。半個更次的迎拒逃竄直把他累得氣喘吁吁，渾身大汗。他正瞎摸亂闖，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一陣撲鼻而來的脂粉香，緊接着又從一道移開的門縫中伸出一隻暖馥馥、軟綿綿的小手，外帶嗲嗲的一聲來嘛，他讓人給拖進一幢臨街的平房裏去。

那女的先把大門關上，再把小鴉兒引到一間暗香浮動的小房。點燃蠟燭，讓小鴉兒看清楚了，她正在向他搔首弄姿，吃吃的笑，笑得小鴉兒心頭兒小鹿兒亂撞，靦腆的偏過了頭去。那女的便緊緊的貼着他一坐，先說：『我小名叫翠花，』又道：

『外頭亂哄哄的在逮强盜。小爺，您還是就在我這兒住下吧！』

小鴉兒弄明白了，原來這兒是一家妓院，翠花是午夜還在拉客的可憐妓女。由於他從未嘗試，因而他又覺得很窘很窘。便定下心來，正色的說：

『翠花，我得跟妳把話說明。今兒夜裏，妳睡妳的。我就在這兒坐一忽兒，明天一早我自會重重的謝妳！』

『好人，』翠花却一屁股往他大腿上一坐，儘力的往他身上挨蹭，一邊又伸手去解他的鈕釦：『你說，你能有幾個大謝我呀！』

挨蹭得小鴉兒越來越覺熱躁，躲又躲不掉。反正是個窰姐兒嘛，有什麼可怕?小鴉兒又要出江湖好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豪爽作風，他一邊掏銀子一邊說：

『翠花，妳聽好。我就是知府衙門要逮的小鴉兒。練的是一身童子功，只要妳別煩我，我這就謝妳……』

一語未竟，門外有個老婆婆低切的喊了聲：

『翠花，妳來接一接手……』

『是我乾娘送茶水來了，』翠花站起來腰肢扭擡的往外走，還叮嚀了一句：『好人，你等我一下下哦……』

小鴉兒如逢大赦，他連忙站起身來背床而立，整理散亂的衣褲，陡的，但覺得腦後一陣風過，他本能的往右一偏，赫然竟是猛力一拳落了空。小鴉兒一聲驚叫：『哎呀不好！』鷂的轉身，這才發現小小屋裏一連竄進來三條大漢。頭一個一拳落空朝前跌了個狗吃屎，第二個高擧門閂，照定小鴉兒的腦門就打。小鴉兒把氣力運上右臂，揮臂便迎，只聽得那人『哎喲』一聲，一根粗門閂給震得折成兩段。那人虎口發麻，蹲在地上叫痛。小鴉兒正要拔腳衝出房門，轉眼間第三個又到，那莽漢雙手拿了張網，撒開來往小鴉兒的頭上一罩。小鴉兒沒頭沒腦的急於把網子拉開，爬在地上的頭一個偏又死命抱住他的雙腳。三人一吆喝，奮勇齊上。這梨香妓院的三名保鏢，總算把虎落平陽的小鴉兒給死死的壓在地上了。

梨香院老鴇和三名保鏢，七手八腳把小鴉兒綑了個結實。又有個窰姐兒打開大門到跑街上去

嚷嚷：

『咱們逮到了小鴉兒啦！江洋大盗小鴉兒已經綑在咱們這兒了呀！』

小鴉兒被推出堂屋，他放眼四望，瞧見翠花正抽抽答答的哭得跟淚人兒一般。她鼓起勇氣走到小鴉兒的身邊，無限悔恨的邊哭邊說：

『好人，我要早知道……乾娘他們要把你逮到衙門去請賞。我……我說什麼也會叫你趕緊往外逃……』

望望老鴇，再望望那三名得意洋洋的保鏢，小鴉兒決定衝着翠花的份上，他閉上嘴巴一言不發。

四

沈知府在貢院監考，聽說後衙鬧賊，小鴉兒就逮，他連夜就趕了回來，到他女兒芸娘的閨房去着實的安慰了幾句。芸娘好不胆大，她直說她才不駭怕呢。倒是她覺得小鴉兒看起來不過十八、九歲，難得他有這麼一身的好武功。她十分懇摯的說：

『爹爹一向愛才，朝廷又正在對準噶爾用兵。如果那小鴉兒他確知悔悟，爹爹就該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

沈知府毫無難色的答應了。就由於獨生女兒的這幾句話，他在第二天早上升堂審問小鴉兒的時候，情不自禁的多看了他幾眼。這小伙子的長相確實不壞，威武雄壯，鼻直口方。十八、九歲上下，算得上是個討人喜歡的少年郎。

一開始問話，小鴉兒表現得非常之乾脆痛快，問什麼就答什麼，而且令人聽得出來他說的全是實話。他說他從小習武，九歲以後拜過三位名師，下過六年苦功，這才練就了一身的本領。綠林好漢都曉得他頭腦好，武功高，胆子又最大，爭先恐後的拉他入夥。從十六歲到十八歲，他簡直數不清楚做過多少案，得過多少錢了。祇不過，他鄭重其事的說：

『……我一直不敢忘記我三位師父的教誨，我一不傷人，二不採花。還有，這兩年多裏除了這一回，我從來就沒失過風！』

儘管小鴉兒有問必答，直承不諱，可也有兩件事他却是咬緊牙關，抵死不說。沈知府問他姓甚名誰，家在何方？他却一聲苦笑的答道：『父母也曾教我做人，怎奈我自己不學好。如今果然給官家拿下，要殺要剮原該我自作自受，何苦提什麼眞名實姓、家住何方，白白辱沒了父母家人！』再則就是他拒絕供出同黨，他自嘲的解釋說：『多少我總算吃了兩年多的江湖飯，這會兒自己死到臨頭，也該講點江湖義氣！』

妙的是沈知府不但不怒，不打他的板子，或者是用刑逼供。反倒捋髯微笑，說他頗知廉耻，

挺講義氣。當日並不定罪，祇是命人把他打下大牢，上了最粗的腳鐐手銬。

審過了小鴉兒一案，沈知府回到後衙。沈芸娘馬上就來問經過詳情如何？沈知府先稱讚了他女兒一句：『芸娘，妳的眼力不錯。』然後方說：

『我打算先關他三個月，殺一殺他的虛驕兇悍之氣。三個月以後再……』

五

時光荏苒，轉眼三月之期屆滿。那一天，沈知府特地爲小鴉兒再坐一次堂，提審江洋大盜小鴉兒。更難得的是沈大小姐沈芸娘居然也拋頭露面，到堂觀審，就站在沈知府的公座後面。與此同時，聞風而來，在大堂左近趕熱鬧的濟南百姓，足有一、二百人。

小鴉兒鐵索鋃鐺的被押上了大堂。芸娘一眼看去，他比那夜略微消瘦了些，兩隻眸子仍然閃閃有光。小鴉兒面向沈知府一跪，朝上磕了個頭，沈知府便和悅的問道：

『小鴉兒，你已經關了整整三個月。你倒給本府說說看，這三個月的滋味如何？』

『回大老爺的話，』小鴉兒聲清氣朗的答道：『這……好死不如歹活嚒！滋味再壞也是好的。就祇是，牢裏就久了有點氣悶。還有，這沉甸甸的手銬腳鐐一戴就是三個月，難免傷筋傷骨，手腳時常發麻……。』

說得堂上堂下全都笑了起來。沈知府只好連拍驚堂木，止住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那一陣笑聲，再繼續和小鴉兒一問一答：

『你可曾聽說，當今皇上正在御駕親征準噶爾？』

『小人在牢裏聽人說過。』

『小鴉兒，』沈知府轉臉望一眼沈芸娘，方說：『皇上遠征，朝廷正在用人之際。你年輕力壯，又有一身的好武藝。倘若本府開一線之恩，讓你戴罪立功，到軍前効力。一刀一槍，博個錦繡前程，就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願意，願意，當然願意！』小鴉兒一疊連聲的高興喊叫：『大老爺，只要您肯放小人出去，讓小人上準噶爾去打仗。就甭說什麼戴罪立功博個錦繡前程了。那怕小人一去就給打死，小人做鬼都甘心！』

『祇不過──』沈知府再望望小鴉兒，疑惑不定的問：『本府剛才聽你說，這手銬腳鐐傷筋傷骨，怕祇怕你的武藝已經大不如前了吧？』

『不會的不會的！大老爺，要是您不相信，小人甘願當場試給您看！』

『哦──？』沈知府欣然的點點頭，再問：『但不知，你打算怎麼個試法？』

『小人爲讓大老爺信得過，』小鴉兒自告奮勇的說：『今兒要露一手從沒露過的生平絕技

！』

『准了！』

六

小鴉兒要當衆表演生平絕技，消息迅卽傳遍了濟南全城。一城百姓，扶老攜幼，萬人空巷，紛紛趕到東門去看這一場空前絕後的大熱鬧。辰正時分，沈知府先行下令關閉東門，東門裏的空地早已擠滿黑壓壓的滾滾人潮。時候一到，沈知府和沈芸娘分乘一大一小兩頂官轎，鳴鑼喝道，轎後有大隊衙役捕快，押了個猶仍披枷戴鎖、鐵索鋃鐺的小鴉兒。他昂首闊步，左顧右盼，彷彿是個京朝名角在登台亮相，準備接受萬千觀衆的歡呼喝采，那裏像是什麼落網在押的江洋大盜、待決死囚？

人牆之中，當地地保在一片空地上，爲沈知府擺好了公案，還挺周到的給沈小姐也設了個偏座。待沈知府和沈芸娘一前一後坐定，官兵們把小鴉兒押到公案之前，行過了禮。沈知府便問：

『小鴉兒，你今天要露的一手是……？』

『假定這麼說吧，』小鴉兒眼望着沈芸娘，一臉得色的囘答：『小人這會兒做了個案，得了一票。正要往城外逃，不巧城門關了。那麼，小人只要有一隻鐵爪，一條長繩子，小人就能一口

氣爬上城牆，越城而走！』

沈知府聽了，不禁舌撟不下，他不能置信的問：

『小鴉兒，你是說就憑一隻鐵爪、一條長繩。你並不要人相幫，也能翻得過這三丈六尺高的城牆？』

小鴉兒斬釘截鐵的答道：

『不錯。』

『馮五，』沈知府喊一聲他的親隨：『你這就叫人給他準備！』

偏巧這馮五也是個少年好事之徒。他答應過後，命人去了，便用調侃、挑釁的口吻，問那小鴉兒說：

『倒不知，你假想之中要帶走的這一票賊贓，究竟有多大、有多重？』

『管它。』小鴉兒輕狂的一聳肩膀：『反正，不論有多大、有多重，我都能把它帶出城去就是了。』

『如果——』馮五說時直走到城牆根下，指一指一塊寬廣兩尺、長達五尺，少說也有三百斤重的砌城巨石說：『你要帶的賊贓正是這塊城牆石呢？』

人叢之中，頓時就爆起一片驚訝駭異的嗡嗡議論之聲，這眞是一項嚴重的挑戰。那方巨石，

即令有三四條大漢也未必能夠合力抬得起來。何況叫小鴉兒一人抱起，藉條長繩子，攀上三丈六尺高的城牆去。衆人格外緊張，定睛看時，但見小鴉兒深沉的凝視馮五半晌，方始澀澀的一笑道：

『馮五爺，您等着瞧吧。』

少年人負氣逞能，往往是惹禍傷身的根苗。沈芸娘深深的睃望她父親一眼。沈知府當時就好心好意的說：

『小鴉兒，你能用根繩子爬上城去，就已經很了不起。再加上這塊夠三百斤的城牆石，那可是萬萬辦不到的事啊！』

說時，長繩、鐵爪俱已取到。那小鴉兒便先不答話，他在成千上百人睜大了眼睛一致注視之下，從容自在的將鐵爪繫牢在長繩的一端。左手拿住長繩的另一頭，右手將鐵爪往城牆上一拋。衆人齊齊的喝了聲采，那鐵爪像冲天砲般筆直射上城牆去。哐啷一聲響，恰好在女牆上穩穩的勾住。沈知府和沈芸娘，都驚異的離座起立了。又見那小鴉兒走到巨石之前，臉不紅、氣不喘，把那方巨石輕輕拎起，挾在右臂彎裏，在陣陣熱烈的采聲、掌聲之中，向沈知府兩父女微一躬身，算是行過了禮，這才說聲：

『小人獻醜！』

接下來，直把城下衆人看得目瞪口呆，一個個都撐圓了嘴巴。那小鴉兒果然武功高强，令人難以想像。衆人但見他右手挾巨石，左手攀長繩，單用一條左臂的氣力，如猿猴般的連人帶石直躥上去。三丈六尺高的距離將近一半，小鴉兒突的身子一墜，往下滑落了五七尺。衆人齊同驚叫一聲哎呀，偏是叫聲猶在餘音嫋嫋，小鴉兒腰肢一挺，人與石又似勁矢般的直往上射。才一眨眼工夫，他已經穩穩妥妥的到了城上。

面向城下密密麻麻的觀衆，轟雷般的發出叫好之聲。小鴉兒滿面微笑，高擧雙臂，十足一副勝利者的姿態。連沈知府都在讚嘆不置的說是：

『這小鴉兒的武藝委實了不起，委實了不起。』

沈芸娘也在笑逐顏開的向她父親道賀：

『恭喜爹爹，這次果眞識拔了一個好人才，可以薦擧給皇上了。』

然而，就在這時，小鴉兒忽又詭祕的笑笑，陡然把手中的那方巨石，沉沉的往城下一拋。巨石落地，訇然巨響，筆直的揷進泥地裏，把衆人嚇了一大跳。沈知府再抬頭望那小鴉兒，小鴉兒却在高聲的喊叫：

『蒙大老爺開恩釋放，小人這就告辭！』

沈知府和沈芸娘當下便大驚失色，兩父女不約而同的齊聲高喊：

『小鴉兒，你不要，你千萬不要……』

祗是，小鴉兒決心趁此機會逃走。沈知府兩父女的連聲警告，也就遲了。衆目睽睽之下，小鴉兒得意洋洋的轉身便走，穿過城樓，他全不在意的朝城外一跳。

馮五着急的直在跟沈知府說：

『大人，糟了糟了！這下可不讓那小子逃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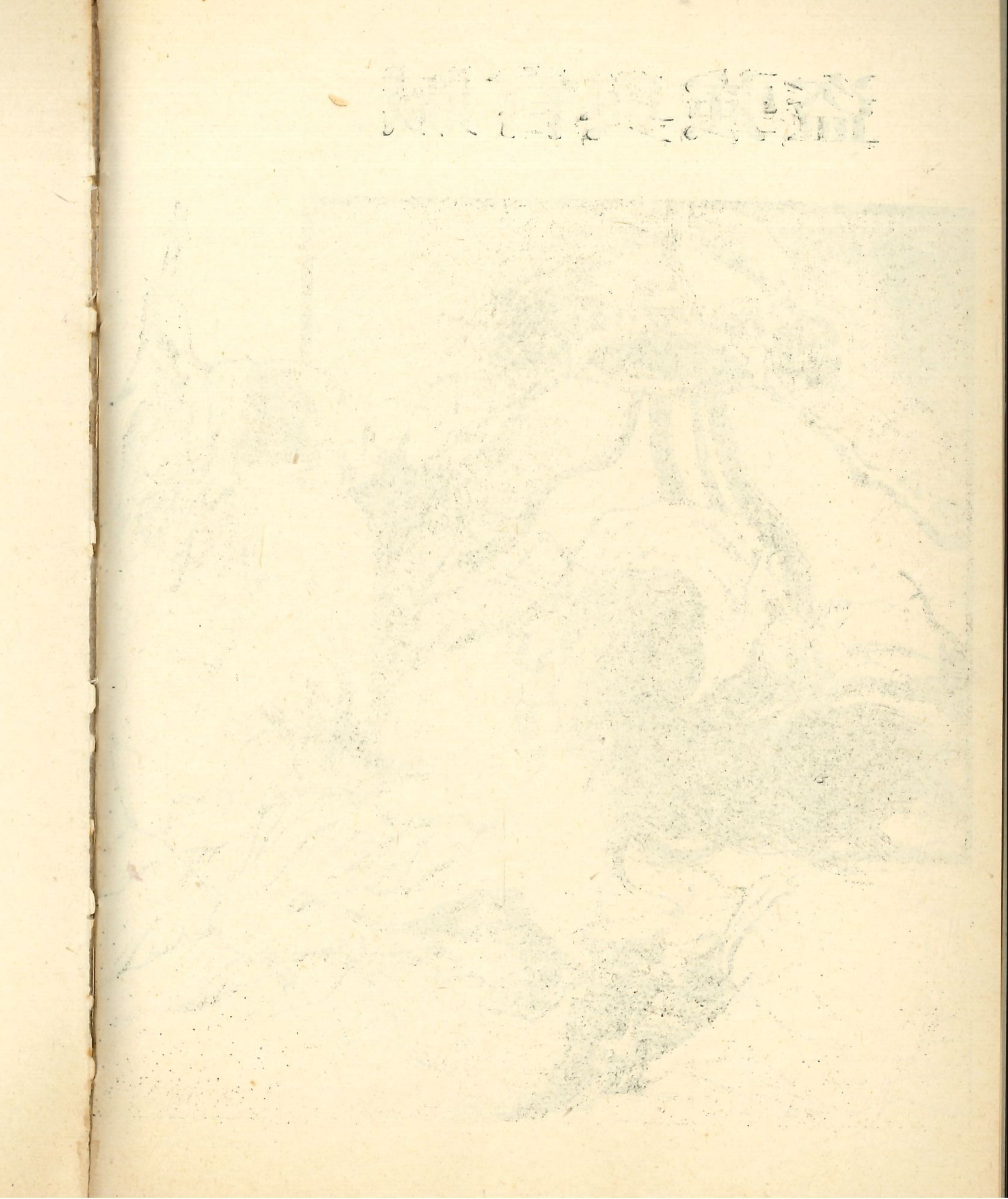
沈知府紋風不動，臉上掠過一抹惋惜悲惘的神色。於是城外傳來陣陣急鑼，緊接着又是一聲慘叫；——現在，衆人曉得沈知府爲什麼要事先下令關閉東門了。他料中了小鴉兒野性難馴，可能圖逃，事先在城外埋伏好了亂刀陣，一隊官兵等小鴉兒縱下城牆，趁他不備，敲起鑼來。然後官兵一擁而上，刀槍並擧。十八歲的武林新秀小鴉兒，就此死在亂刀之下！

贓官與強盜



一

顧三嫂先把空鍋刮得嘎呀嘎的響，躺在床上熬餓的顧權裝作沒聽見。再拿隻空米缸格啷啷格啷啷的敲，顧權照舊不理不睬不搭腔。顧三嫂實在捺不下性子去，便在三面漏風的廚房裏哇哩哇啦喊起來啦：



『短命的顧權，家裏又是柴米油鹽四大皆空了，你還不趕快出去想想辦法！』

顧權却雙手往腦後一抄，幽幽的答道：

『家主婆，我沒有辦法可想！』

『你沒有辦法可想？』顧三嫂一陣風似的捲進堂屋，雙手揷腰，衝着臥室裏的顧權尖叫一聲，那聲嗓銳利得像是新磨的快刀：『男子漢大丈夫，虧你說得出口來。你不是蘇州城裏坐頭一把交椅的大畫家嗎？怎麼，家裏餓了飯還要你家主婆拋頭露面，去想辦法呀！』

這一場爭吵多一半會沒完沒了。三十六計，走爲上着。顧權扮出一臉兇巴巴的模樣，從破床上一躍而起，衝出房去。果然把個饑火中燒、怒燄又起的顧三嫂嚇了一跳。她本能的偏右讓了一步，讓顧權一頭衝到堂屋門口。佔了有利的地位，再側過臉來狠狠的加以反擊：

『妳呀！妳也不去照照鏡子？人老珠黃不値錢啦！就野雞間也不會要妳！』

明曉得這一潑油澆下去，準會叫顧三嫂七竅生烟，三尸暴跳，說不定還會一哭二鬧三上吊。祇是顧權早有準備，帶一腔報復發洩後的頑皮快感，他一溜烟穿出大門來到街頭，他就曉得顧三嫂說什麼也不敢追上街來跟他尋相罵。

臘鼓頻催，化雪天氣。一出大門就是一陣寒風撲面而來。顧權不禁打了個寒戰。腹中饑，身上冷，唯一的辦法就祇有雙手直搓、兩腳蹦跳。

遠遠瞧見街口有人坐了暖轎，帶了跟班在往自己家門口來，人窮心虛，這時候顧權最怕碰見熟人問他一聲：『飯吃過了吧？』他連忙掏出袋底藏着的那塊猪皮，往嘴上抹兩抹，再拿出那最後一根牙籤來裝作剔牙。這可以堵住熟人的那一問，表示自己不但吃過了飯，而且還吃了一嘴的油。

出乎意料的，暖轎竟在顧權的面前停下。跟班搶前一步掀開轎帘，從暖轎裏鑽出來一個身穿皮袍、腦滿腸肥的大胖子。他上下打量顧權一眼，許是覺出顧權的一臉傲色，顯然不是泛泛之輩，倒還挺客氣的在問詢：

『請問，姑蘇第一位名寫眞家，顧權顧先生是住在這裏嗎？』

顧權仍然閒閒的剔着牙反問：

『你找顧先生幹嚒？』

『不不不，不是我來找顧先生，』大胖子忙不迭的否認：『是我陳全的家主人……』

『你家主人是誰？』

『奉旨致仕，在籍戶部侍郎鄧書琛鄧大人！』

一聽鄧書琛的名字，顧權當時就眉頭一皺。姑蘇城裏，十步一官宅，百步一巨邸，區區一名退休侍郎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祇不過這鄧書琛是個出了名的貪官，他中舉成進士以後，當過二

十年的地方官府，又做了整整十年的京官。告老還鄉便買下蘇州首屈一指的私人園林『純園』。端的是瓊樓玉宇，水木清華。他又廣蓄姬妾，整日價坐擁佳勝，傲嘯於粉白黛綠之中。顧權倒不是妒忌他的財勢絕倫，而是心慊像他這樣一個俗不可耐的貪官汚吏，玷辱了姑蘇勝景，和好些位江南佳麗。

『鄧大人找我有什麼事？』

『啊，原來您就是大畫家顧先生呀？』大胖子虛情假意，先作訝異的一問，然後再一臉堆笑的說：『家主人久仰顧先生的大名，特地備下一份厚禮，恭請先生去給他畫一幅行樂圖，留作後世子孫的紀念。』

『對不起，』顧權當時就冷冷的答道：『我聽說鄧大人雖然今年不過六十有七，却是他臃腫癡肥，沉湎酒色，早已形神分離，尸居餘氣。我顧權爲人作畫，一向祇畫俊男美女，或者是奇醜無比的人，我從來不畫行屍走肉！』

那大胖子陳全一臉尷尬，却仍强扮笑臉，低聲下氣的說：

『家主人一再交代，畫這幅行樂圖是他多年的願望，說什麼也非得請到顧先生不可。再則，小的陳全方才忘了提起，家主人命人備下的厚禮，竟是一百兩銀子！』

顧權聽了更怒，正想開口喝斥：『你休想用一百兩銀子打動我顧某，就一千兩、一萬兩我也

不畫！』說來也眞湊巧，就在這時候顧三嫂委實捺不下胸中之氣，她居然就追到大門口來，柳眉倒竪，杏眼圓睜，搭好一副相罵架子。顧權的眼梢餘光猛可瞥見了她，當下便是一驚。心想自己的譜剛剛擺起，要讓顧三嫂當着鄧府家人來上一場大吵大鬧，他着實是丟不起這個人。因此，他就像逃難似的，一疊連聲的道：『好吧，我這就去看看再說。』一面被陳全殷勤周到的攙上了暖轎。

二

坐在轎子裏顧權一直都在懊惱，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餓死事小，失足事大！他爲什麼給自己的妻子一嚇，就違背了自己一生堅持的原則，心不甘，情不願的坐上鄧府的暖轎，趕去給那一身銅臭、俗不可耐的鄧書琛去畫什麼行樂圖。祇是他萬萬沒有想到，他這層懊惱未免來得太早，等他乘暖轎到了華屋渠渠、金碧輝煌的養育巷鄧宅，他居然會受足了骯髒腌臢的富貴驕人氣！

那鄧侍郎的新宅確實華麗無比，三開間的轎廳，七開間蟠龍抱柱的堂屋；屋後便是亭台樓閣、恍如仙境的大好庭園。陳全把顧大畫師迎到一座抱玉軒前，請他小立片刻，自己先進去通報。顧權站在荷花池畔，迴廊之上，耳聽得抱玉軒裏傳來陣陣鶯叱燕語。不由自主的逗起了遐思，幾時能上這兒住個一天多好。

一會兒，陳全來說家主人請。顧大畫師便跟在他身後走進盆火熊熊、一室皆春的抱玉軒裏。他眼見面目可憎的鄧書琛正由三五美女的簇擁，斜倚在一張湘妃榻上。雖說冠服袍帶、花翎朝珠，穿戴得好不齊全。却是他眼見顧大畫家走進門來並不起身迎接，反倒在臉上漾一抹鄙夷的奸笑，指指顧權，告訴他身畔的那幾位美女說：

『只這就是窮極無聊，靠着替人畫像維生的顧權！』

兩句話，直把顧權氣得發昏第十一章。他正要反唇相譏，破口大罵，然後拂袖而去。只是還沒來得及開口，又聽見那鄧侍郎在用冷峻的口吻下令：

『取一百兩銀子來，叫這顧權馬上替我畫。畫得像我，讓他把銀子拿走；否則，立刻把他攆出去！』

陳全高聲的應了聲是，轉身去取銀子。這時候，顧權反倒覺得罵鄧侍郎幾句，實不足以平抑自己的胸中怒火。他居然默默無言，順從的在一張畫桌後面坐定下來。桌上早已鋪排好文房四寶，顧權提起筆來就畫。反倒是鄧侍郎着起急來連聲嚷嚷：

『莫忙，莫忙。你等她們把我扶起來坐好，再下筆呀！』

那顧權既不答腔，也沒理他，照舊一路飛快的畫下去。妙手丹青，輕車熟路，不到半個時辰他便完成了鄧侍郎要他畫的那幅行樂圖。他把畫紙遞給陳全，陳全不及細看就雙手捧呈上去。一

時之間，鄧侍郎的神色倒還顯得挺高興，他一面接畫展視，一面跟他身邊的那幾名姬妾丫鬟說：

『難爲他，畫得倒是挺快的啊！』

顧權冷眼旁觀，他要牢牢捉住鄧侍郎一眼看到畫時的神情反應。鄧書琛起先樂嗬嗬的笑着，招手喊來他身邊所有的人說：

『來來來，來看畫得像不像我？』

然而，當他凝神看那幅畫時，他驀的驚得呆了。瞪起那一對凸出的金魚眼睛，笨厚的嘴唇張大得可容一拳直搗進去。他一臉驚駭錯愕、不能置信的神情。與此同時，圍在他身邊的人連陳全在內，全都忘其所以的發出一聲驚呼：『啊?!』

『臉呢?臉呢?』鄧侍郎又在一臉惱色的問：『你怎麼只畫了翎頂靴袍，連我的臉都沒畫上去呢?』

狠狠反擊的時機來臨，顧權當着衆人的面，淡淡的答了一句：

『你本來就沒臉，叫我從何畫起?』

說罷，他一個轉身，飄然而去。

留下鄧侍郎，在他的姬妾傭僕目瞪口呆之下暴跳如雷，切齒咒罵：

『好個大膽顧權，敢來羞辱鄧大人我，我鄧大人若不能叫你身敗名裂、家破人亡，那我就不

是人生父母養的！』

三

鄧侍郎果然劍及履及，說話算話。顧權回家不上三天，蘇州府衙便來了兩名捕快。鐵索鋃鐺，把顧權一把鎖了就走。顧三嫂哭哭啼啼跟在捕快後頭追，問她丈夫究竟犯了什麼罪。那兒想到，那兩名捕快竟像晴天霹靂般道出了噩耗：

『顧權私通江洋大盜廖二，廖二已經供出他來。結夥行刼，那當然是殺頭的死罪！』

顧三嫂乍一聽說，差點沒暈絕過去。可是顧權心裏有數。這一定是財大勢大的鄧侍郎，不甘受辱，買通廖二，報出他來。顯然要置他於死地。自已得罪小人，多言買禍，事到臨頭也就祇好認了。他一向都很洒脫，於是他仍神色自若的交代顧三嫂說：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妳嫁到我家五年，就爲我這一股子傲氣改它不掉，沒過過一天好日子。我這個沒出息的丈夫有也好，沒有也罷。反正我這三間東倒西歪屋歸妳，妳不如早早賣了乾脆改嫁！』

被押上府衙才過了一堂，顧權胡亂招供胡亂畫押就給打下死囚大牢。事後方知，蘇州知府項繼恭原是鄧侍郎的外甥，凡事都聽他舅舅的話。鄧侍郎存心報復顧大畫家，牢頭禁子那一個不仰

承知府大人母舅的鼻息。曉得鄧侍郎把顧權恨之入骨，便打定主意要好好的折磨他。當時就把他關進死囚大牢東三號，那個號子裏住的是一個性烈如火的待決死囚大盜崑秀，好些個和他同號的囚犯都被他打得頭破血流，花大價錢，買通獄卒才能搬出去另住。獄卒心想，讓顧權跟崑秀住在一起，那才有得他的罪受。

顧權被蠻橫獄卒猛一下推進了東三號，差點兒一跤跌在崑秀身上。獄卒滿心以爲崑秀脾氣一發會給他一頓好揍，殊不知崑秀那天心境還好，他祇抬起頭來望顧權一眼，連一句重話都沒有說。

却是當顧權回望同室的崑秀時，他不禁喜上眉梢、心花怒放，他總算看到一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醜漢了。那崑秀蓬鬆着一頭長短不齊、滿是灰垢的亂髮，活像泥地裏打滾的獅子鬣毛。也許是多時不曾洗澡，全身的皮膚漆黑如鐵，兩隻銅鈴大眼佈滿了血絲，一對瞳仁髣髴紅蛛網中間的灰褐蜘蛛。左頰右頰各有一道四寸來長的刀疤，把一張可怖的臉又給分成了四爿。刀疤如同新割，翻出紅漓漓的血肉。崑秀這副長相，膽小些的人乍看一眼多半會哎呀一聲往後就倒，唯有大畫家顧權看得由衷欣賞，嘖嘖稱奇。也不知道他目不轉睛的看了崑秀多久，直到崑秀給他盯望得很不耐煩了，拉開他的破鑼嗓子就是一聲喝問：

『看？有什麼好看?!』

可是顧權並不覺得駭怕，他滿懷熱望，鼓足勇氣對大盜崑秀說出了他心裏的話：

『那怕你一頓拳脚把我給打死，我也要替你畫一張像！』

崑秀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磔笑，却是顧權絲毫不爲那恐怖的笑聲所動，他仍舊滿懷熱望的等待崑秀回答。其結果是大盜崑秀反倒爲顧權的一腔熱誠感動了。他不但答應顧權讓他畫，還自掏腰包拿出一兩銀子，要獄卒去把畫畫用的筆墨紙硯全給買來。

從此以後，崑秀便儘量捺住性子，開始坐在囚床上，保持一動也不動的靜止姿態讓顧權畫。偏偏顧權畫這張大盜崑秀圖竟會出奇的慢，一天畫兩、三個時辰，他足足畫了十一天。就在這十一天裏，顧權的案情起了急轉直下的變化，那是賢慧而勇敢的顧三嫂，聽說顧權得罪了在籍侍郎鄧書琛，這才惹上一場寃枉透頂的牢獄之災、殺身之禍。顧三嫂比較懂得雞蛋不能跟石頭碰的道理，她每天一大早就跑到鄧府門口跪在地上哀哀的哭，祇求鄧大人高抬貴手，饒她丈夫一條性命。許是鄧侍郎內心有愧，頗爲担心這麼一鬧會把內情張揚開去。他命陳全出面，私底下跟顧三嫂談好了條件，祇要顧權自家認錯，登門磕頭賠罪，再幫他畫一張必須很像的行樂圖，鄧大人答應可以跟他的外甥知府提一提，讓顧權來個無罪開釋。

就在顧權給崑秀畫像的第十一天上，大功已將告成。一位衣飾華麗、出手大方的少年，用十兩黃金買通了獄卒，獲准到東三號探監。崑秀一看到他就臉色一變，皺起兩道稀疏雜亂的眉毛跟

顧權說：

『顧先生，對不起，請你先歇一歇，讓我去跟他講幾句話。』

顧權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他也不管崑秀和那少年嘟嘟囔囔的在談些什麼，仍然埋頭畫上做最後的修飾。就在這時，一派哭聲傳入耳鼓，顧三嫂奉知府大人特准頭一次來探望大牢裏的顧權。顧權的全副心思都在他那張畫上，僅祇抬起頭來望了顧三嫂一眼。當顧三嫂跟他細訴她如何去苦苦哀求鄧大人，鄧大人又如何開出了條件，只要他一點頭答應，知府衙門馬上就可以放人……。顧權其實是在專心修畫，他根本就充耳不聞，只是嗯嗯啊啊的隨口漫應幾聲。顧三嫂倒是很高興，她以爲顧權吃過苦頭，已經懂得能屈能伸，從善如流，就辭別了顧權趕去鄧府向陳全覆命。

在一旁的崑秀和那少年，却把顧三嫂所說的種種聽得一清二楚。因此，等顧三嫂一走，兩個人就一齊過來向顧權道喜。當時顧權還以爲他們是在祝賀自己的得意之作大功告成呢，他連連點頭，把那一幅畫鄭重其事的捲起，雙手遞給崑秀，一臉苦笑的說：

『講一句不怕你見怪的話，今生今世，我要再找你這樣一張醜臉，祇怕很難很難。因此，這一幅畫也許就是我的生平得意傑作。好在我生性豁達，畫畫畫完就罷，並不想永遠據爲己有。你不妨拿去設法交給你家中的人，也好留個紀念！』

說完，他身子一歪就往囚床上一倒。十一天精心作畫，顧權耗盡心力。畫一畫完，他便興起

近乎虛脫的困倦。這倒頭一睡，居然就是整整一天一夜，恰好是一個對時。等他精力逐漸恢復，神清氣足的一覺醒來，揉揉惺忪睡眼，坐起睜眼一看，不但來看崑秀的那名少年早已離去，連崑秀的那張囚床上也是不見人影，空空如也。這時候，就有鄰室的一位難友黯然的告訴他說：『崑秀大哥已經在今天午時三刻處決了！』顧權正坐在床沿驚得頭皮發麻，渾身汗毛直豎。耳朵裏又聽見他妻子顧三嫂一路歡聲的嚷嚷而來，顧三嫂由獄卒陪同，一見顧權便笑逐顏開的說道：

『菩薩保佑，鄧大人幫忙。當家的，你看，昨天午後你答應給鄧大人畫那張行樂圖，晚上鄧大人跟知府老爺一說，今天這時候你不就可以無罪開釋，由我來接你回家了嗎？』

『慢着慢着，』顧權好不詫異的問：『我什麼時候答應給鄧書琛畫什麼行樂圖的呀？』

『咦，不是昨日午後，我來看你的時候，』顧三嫂撞天屈般的嚷喊起來：『就在這裏，我跟你說得仔仔細細，你還直跟我點頭答應的嘛！』

顧權曉得這是他妻子會錯意了。認眞說起來這也是他的老毛病之一，只要他心思放在畫上，不管是誰跟他說話，他都嗯嗯啊啊，點頭答應，其實他一句也沒聽到心裏去。大錯已經鑄成，祇好將錯就錯，出了大牢先回家去。然而顧權的倔脾氣眞是倔得可以，儘管顧三嫂說破了嘴唇皮，甚至於跪在地上求他，他仍舊寧可殺頭也不肯給貪官畫畫。實在給顧三嫂逼急了，他便一本正經的跟顧三嫂說：

『我坐了十一天牢，居然也沒把妳餓着，可見得像我這種丈夫，委實是可有可無。多年夫妻，算我辜負了妳就是。』

然後，顧權就埋頭鋪紙磨墨，顧三嫂一陣心喜，還以爲他要開始畫畫了呢。那裏想到，他提起筆來，龍飛鳳舞的在畫紙上寫了七個大字，叫顧三嫂拿去給鄧書琛了賬，擲筆出門，一代畫師顧權就此遠走他鄉，不知何往。幸虧不識字的顧三嫂細心，在拿去『了賬』以前，請隔壁的劉老爹先看看，看她丈夫都寫了些什麼？劉老爹看時，驚得舌頭都伸了出來，他低聲的唸給顧三嫂聽，那顧權寫的是：『一代贓官七代娼！』

四

顧權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畫家，他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籃。從蘇州流浪到鎭江，又從鎭江北上到高郵。他在高郵過的年，靠寫春聯賺了那麼兩三吊錢。看高郵的男女老少過年過得那麼熱鬧，不由又想起了顧三嫂。好在手頭有了幾文，何不回蘇州去看看。於是他又折回家鄉。誠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顧權餐風宿露，一路步行，大年初七都走到了望亭。正擠在人叢中看舞獅，忽覺得被人一撞，一摸口袋，好不容易得來的兩吊錢居然不翼而飛。這下又回不了家鄉又見不到老婆了，當時心中眞有說不出的懊惱，都想往河裏一跳，一了百了。驀地，又見一位滿面堆笑

的少年筆直向他走來，一見他便一揖及地，必恭必敬的說：

『顧先生，這可是太湊巧了。在下奉了家母之命，正要上蘇州去接您，居然就會在這望亭碰到。』

當時顧權宛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他再三追問那少年姓甚名誰，家住那裏，他母親爲什麼要叫他上蘇州去接自己？可是那少年始終笑而不答，祇說一到舍下自然曉得。少年挾着顧權一直走到太湖之濱，他一聲唿哨便從蘆葦叢裏搖出一艘潔淨如洗的小船。這時候顧權心想自己反正是窮途末路，一無所有，管他把自己帶到那裏去呢？心中一定，爽性坐在船頭，盡情欣賞太湖三萬六千頃煙波，七十二處洞天福地那一派美景。順風滿帆，船行如飛，一個時辰以後小船在一座島嶼的岸邊停泊，少年又把顧權攙上岸去。極目四望，島上疏疏落落的約莫有十幾戶人家。那少年把他帶到一幢修竹掩映的深宅大院，升階登堂，顧權抬頭一看，他已經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堂屋正中，高掛着他爲崑秀畫的那幅遺像。遺像之下，供着崑秀兒子給他立的神主。帶他來的那位少年正是崑秀的兒子崑安，他在崑秀處決的前一天，花了十兩黃金買通獄卒去探監，顧權曾經和他匆匆一面。

崑安攙着他的母親從正房裏出來跟顧權行跪拜大禮，那位白髮皤皤的老太太嘴裏喃喃有聲的說：

『先夫不幸，多承先生給他畫了這幅遺容。讓他爲人一世，多少還留了個紀念。祇是未亡人今年將滿五十了。一身罪愆，死期不遠，想請先生再給我畫一張像，不枉我到這世上來走過一趟。』

顧權正在揣摩他該如何措詞，說明他的原則是祇畫俊男美女，或是醜陋不堪之輩。正好崑安他娘磕完了頭站起身來，顧權才祇看了她一眼，便忙不迭的吩咐崑安道：

『快，快，快去給我準備筆墨紙硯！』

俗話有所謂：『無獨有偶』。那崑秀和他老婆眞可以說得上是絕配。崑秀的老婆有一頭捲毛似的白髮，膚色近乎蠟黃，三白眼，朝天鼻，抿起的薄薄嘴唇彷彿祇是一條細縫，那兩條倒吊眉像是貼在她的額下眼上。面對嫫母無鹽，又皆不忍卒睹。唯獨顧權益發的興會淋漓，運筆有如神助。才花七天工夫他就完成了平生第二幅得意之作。崑安母子二人千恩萬謝，他却打着哈哈，直說應該道謝的是他。崑安奉他母親之命派兩名家人抬一頂軟轎送顧權回蘇州。顧權一路上還在嘀咕，回蘇州後又將如何應付贓官鄧書琛逼畫？此外他離家近月，依舊兩手空空，那一大堆柴米油鹽的無窮煩惱是否又將逼人而來？

却是奇怪，那兩名崑家的家人一直把他抬到養育巷，轎子正好停在鄧書琛那幢華宅的轎廳之上。這下他豈不是自投羅網！然而正當他情急大叫錯了錯了，那兩名轎伕竟然丟下轎子扭頭就跑。顧權心裏發虛，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一個眉清目秀的小丫頭突又高聲嚷嚷起來：

『老爺回來了！老爺回來了！』

小丫頭這一嚷嚷又把顧權嚇了一跳，他一心以爲是鄧書琛和他寃家路窄，馬上就要劈面相逢。偏又一眼看見他的老婆顧三嫂，滿頭珠翠外帶一身綺羅錦緞，笑容可掬的從堂屋裏直迎出來。顧權幾疑自己置身夢中。顧三嫂挽他進屋，一路上連珠砲似的跟他細說緣由。計算時日，顧權到崑家不久，崑安就親自來到他家那間破屋，送了顧三嫂一大筆錢。剛好退休侍郎鄧書琛和外甥知府相互勾結，營私舞弊，貪贓枉法，東窗事發。兩江督撫會銜參劾，皇上赫然震怒，將鄧書琛、項繼恭舅甥二人解京治罪。兩家家產一概查封，經官發賣。那崑安便用顧權的名義把養育巷純園買了下來，再把顧三嫂接過去住。甚至於還給顧三嫂買了個丫頭，找好了傭人。

直到這時顧權方才依稀記起，在給崑安他娘畫像的時候，曾有一次她問過他此生有何願望。顧權想了好大半天方始回答：

『我這個人一向自甘淡泊，除了吃飽穿暖，得閑畫幾張好畫送給人家，彷彿一直都沒有想望過什麼。要麼只有那一次，一腳踏進鄧贓官的純園，因爲園裏的景色實在是美，我才想過一下下，要能在那兒住上一天該有多好！』

令他無從想像的是，他僅偶動一念想在純園住一天，那崑秀的老婆、崑安他娘卻安排他一家在那兒住上一輩子。

戾虎與惡倀



相傳，老虎吃人，連人的陰魂都在刼難逃。人被老虎吃了，陰魂還得給老虎做奴隸，這陰魂就叫做倀鬼。若老虎出去覓食，倀鬼得給老虎做嚮導；遇到了獵戶安排的陷阱機關，倀鬼會折回去請老虎繞路而走；倀鬼會從屋子裏把人騙出來給老虎吃。還有，老虎是除了人類以外，食物不經處理卽難下嚥的『高級』肉食動物，譬如老虎吃人就非得把人的衣裳剝光不可，這剝光人的衣裳讓老虎據而大嚼的工作，也是由倀鬼代爲執行的。倀鬼稱老虎爲將軍，到老虎死時還會哀哀的

痛哭。因此，就有了爲虎作倀這個典故，我們責備助人爲惡者，每每稱之『爲虎作倀』。

將近三百年前，『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等書的著者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清朝乾隆年間人稱『隨園先生』的大文豪、名才子。他曾訪問過一位當代著名的獵虎專家鄭獵戶。

這位鄭獵戶告訴了他好幾樁世人聞所未聞，當然更是見所未見的老虎——倀鬼與人的精彩故事，一一都是鄭獵戶的親身經歷。據鄭獵戶的說法，老虎確有倀鬼爲之助虐。他承認他沒見過倀鬼，可是他眞的聽過『倀鬼』的聲音。他形容倀鬼的聲音淒厲而曳長，却是不會轉音變調。鄭獵戶說——

有一次，他跟朋友乘船入山打獵，入夜，小船停泊在溪邊，岸上只有一戶人家。入夜，他和朋友就在船上席地而眠。更深人靜，四周黯寂一片。突然之間，他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鄭獵戶凝神靜聽，聽見敲門敲了許久，小屋裏的一對青年夫婦方始有了回應。起先是那個丈夫說要起來開門，接着他的妻子就高聲的加以阻止，她幾乎是在嚷嚷的說：

『夜那麼深了，山裏多的是豺狼虎豹！你千萬別去開門！』

接下去，敲門聲越來越急，越來越響了。鄭獵戶正想起身上岸瞧瞧，又聽見那個女人顫聲的在問：

『是誰呀？』

這時候，鄭獵戶說他平生第一次聽到倀鬼的聲音了，那看不見的倀鬼聲音淒厲低沈而曳長，聽了令人不禁毛骨悚然，渾身直起鷄皮疙瘩。

他清清楚楚的聽見那倀鬼在回答一聲：『間壁。』事實上那一對年輕夫婦住的是一幢孤伶伶的小屋，根本就沒有隔壁鄰居。倀鬼扯了個笨謊，讓那女人更加提高了警覺，她並不戳破倀鬼的謊言，漫聲回答他道：

『天太晚了，有什麼事明兒個早上再說吧！』

可是倀鬼受老虎的驅使，他還在拚命的敲門。當鄭獵戶陡然想起了有倀必有虎，他便欠身而起從船窗裏悄悄的往外偷窺。

他沒看到無形無質的倀鬼，只看到一頭吊睛白額、黃白斑斕的巨虎，正在用斗大的虎頭，猛力的在撞那扇小木門。木門一破，屋裏的那一對夫婦勢必難逃虎口。鄭獵戶一着急，便喊醒了並肩而眠的那位朋友，可是，他那位朋友一聽岸上有虎，頓時就嚇得鑽進船艙板底下去了。

只剩下鄭獵戶一人和那頭巨虎隔岸相對，只要他弄出半點聲響，那頭巨虎必定會回轉身來撲向他的，於是鄭獵戶輕輕的、輕輕的抽出他的獵槍，上好子彈，他砰的一槍便向老虎的背部射擊。

槍聲在山間激起陣陣回聲，緊接着便是那頭白虎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怒吼，吼聲直震撼得山

搖地動，峯應谷鳴。鄭獵戶但見笆斗大的虎頭猛力一搖，這一搖三下便撞破了木門，撞倒了屋簷。巨虎背部中彈，痛得牠霍的轉身負傷急走。生死不容間髮的危機暫時的解除了。

第二天一早鄭獵戶會合那一對靑年夫婦，還有他的膽小朋友，四個人擧刀持鎗，沿着巨虎的血跡和足印一路尋去。——那頭巨虎負傷疾走兩里多路，四個人在溪澗的上流終於發現了碩大無朋的虎屍，牠在溪水中載浮載沉。

合力把虎屍打撈起來，過秤一秤，赫然有六百斤重。鄭獵戶一槍擊斃巨虎的消息傳遍遐邇，有成千上百的人特地趕來看老虎。在問明白經過以後，有人說這頭巨虎是中彈負傷落水以後淹死的，可是深諳虎性的獵虎專家鄭獵戶却告訴袁子才先生說：

『其實，那頭白虎是在中彈以後，全身燥熱難耐。牠非得找到溪水深處去沖一沖涼，這才在溪流之中傷發而死的啊！』

袁子才先生不相信世間果然有倀鬼，倀鬼會剝掉人的衣裳讓老虎吃。鄭獵戶又講了兩件他親自經歷的慘事。當他還是個剛剛懂得人事的小孩子時，鄰居有兩兄弟，哥哥十三四歲，弟弟才九歲。

有一夜，深更半夜，兩兄弟一道起來上一號，當年山村的一號非常簡陋，只不過在正屋外頭挖個糞坑，搭間小小的草寮。那兩兄弟相繼如廁，哥哥蹲在茅坑上，弟弟則站在矮簷下等候。驀

地弟弟眼見一團毛茸茸的東西遠遠的撲向自己而來，這一驚之下嚇得他直往草寮裏鑽，他抱住他哥哥渾身抖戰，嘴裏一疊連聲的在驚喊：

『哥！那是什麼？那是什麼？』

做哥哥的定睛一看，實在看不出那是什麼，他只好隨口安慰他弟弟說：

『那是山中松林裏落了個遍地的松針，被大風捲下山來，一路越滾越多，就捲成了這麼個松毛團。』

末一個團字還在餘音嫋嫋，兩兄弟便眼見一頭龐然大物，斑斕猛虎陡然撲進『一號』，弟弟嚇得往後栽倒，當他在奇臭無比的茅坑邊悠悠醒轉，一睜眼就發現猛虎跟他哥哥全都不見了。他回味過來這是怎麼一回事，當下就拔腳奔向正屋，一路哭喊着說：

『不好了！不好了！哥給老虎叼走了啊！』

翌日，哭哭啼啼的一家人，由同村的村人拿棍拿棒，敲鑼打鼓的壯膽，順着沿途的血迹，直往山裏尋去。首先他們發現那大男孩子的鞋子，接着便是襪子、褲子、外衫和內衣，一路上還有剛被拔起的小松樹好幾十株。然後這一行人又驚見一大灘血跡，再往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據鄭獵戶的說法，事後村人一致認定，那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是被倀鬼把一件件衣襪脫光，再讓猛虎吃了個精光，連一根骨頭、一些毛髮都不曾留下。至於那些剛拔起的小松樹，那一定是孩

子被猛虎叼在嘴裏委實痛不過，這才在沿途掙扎時伸出手來一根一根拔掉的。由此可知老虎吃人，那情景有何等的悽慘！

鄭獵戶緊接着又說了一樁他親眼目擊的慘事。那是在他十九歲的那一年，他和一位同村青年獵戶入山獵虎。猝然之間跟兩頭猛虎劈面相逢，鄭獵戶身手敏捷的向其中之一開了一槍，那頭老虎發出一聲巨吼後，也是帶傷而逃。槍聲剛響鄭獵戶就把槍擲掉，手腳並用的爬上一棵大樹。

當他俯身往下看時， 他那位同伴却因爲手腳慢了一步，已經給另一頭老虎叼走了。鄭獵戶站得高、望得遠，他親眼瞧見虎吻之中的那位同伴，鞋襪衣褲一件一件的自動卸下，老虎去遠，驚魂甫定的鄭獵戶才跳下地來，奔回村裏，邀集了大批村民趕去搶救他同伴的性命。可惜爲時已遲，他們在鄭獵戶遇虎之處的五里開外，方始找到了他同伴的一條左胳臂，還有一些老虎沒有吃完的心肺肝腸肚散佈各處。

袁子才先生常聽人說，老虎叼人的部位因時而異，大致的情形是在每個月的上旬，老虎叼人先在頭部，中旬則在肩背，下旬改在腰腿。他實在是猜不透，這裏頭究竟還有什麼道理在？當年已經七十整歲，一輩子都在跟老虎打交道的鄭獵戶根據他六七十年的經驗，斷然的否定了這種說法。鄭獵戶說：老虎吃人必定是一縱一撲，撲到人身上去把人壓住，當牠要把牠的獵物叼起來拖走，最方便的地方就莫過於肩膀和脖子了。

因爲人身上各部位除了肩膀和脖子，其餘的就只有頭部和一具胴體，人頭和胴體在老虎說來都是較難咬得住的。至於人的兩臂和雙腿，說也奇怪，好像老虎對人身上這兩個部位的興趣並不高，口味不太合。鄭獵戶說他雖然沒有見過老虎吃人的全部過程，可是據他所見老虎吃人所剩下來的，除了五臟以外，就只有手和腳了。

鄭獵戶沒見過老虎吃人，可是他却見過老虎食人以外的小動物。照他的形容，兔子彷彿柔若無骨，因爲老虎吃兔子是一口嚥下，像是囫圇吞棗似的，再則就是老虎吃雞子、斑鳩和野雞三類的飛禽。飛禽一入老虎的嘴，祇見牠上下顎一合，虎口一閉，立即就仰臉朝天一噴，奇蹟般天女散花似的把全部羽毛一下子都噴了出來，落羽繽紛，隨風飛舞，散落在周圍一丈見方的地方，其中尤以野雞的羽毛五色斑斕，飛舞散落之際煞是美觀。——我們無從獲知老虎嘴裏有什麼巧妙的機關，聽起來至少要比菜市場裏的雞鴨除毛機更爲迅捷便利得多呢。

老虎是天字第一號的肉食動物，可是當牠餓狠了的時候，牠也會迫不得已的吃回把素，同時牠還可以吃熱的。鄭獵戶跟袁子才先生說了個很有趣的故事，在常被老虎吃的人類聽來頗有人心大快的作用。

故事發生的地點也是在鄭獵戶那山中多虎，人虎雜處的家鄉。有那麼一戶人家，有那麼一天下午，家中的兩姑嫂開了窗戶，在小樓上用炭火烤山芋吃，一邊吃一邊把吃剩的山芋皮順手往窗

外丟。兩姑嫂正吃得香甜，小姑子偶然之間不經意的往窗外一看。這一看之下險些讓她三魂驚走了兩魂，七魄只剩下一魄，——原來窗外樓下平地正蹲着一頭吃人餓虎，這頭餓虎正在吃她們丟下去的山芋皮，頃刻之間一掃而光以後，餓虎就仰起頭來銜着那扇小窗虎視眈眈，很顯然的牠是在等着樓上的人再往下拋，讓牠吃一個飽。

小姑子驚魂甫定，壓低聲音跟她嫂子緊急會商，竊竊私語，當時的情況非常非常之危急。如果餓虎一旦想起吃人肉比吃山芋皮更加可口、更爲經飽，牠發聲吼跳上樓來那可怎麼得了？依嫂嫂的意思就得馬上把窗戶關上，可是小姑子又怕纖纖玉手一伸出去會挑起餓虎的食慾。兩姑嫂無計可施，急切無奈，只好來上一次緩兵之計，儘快的烤山芋，儘快的丟山芋皮，祇要讓餓虎嘴裏忙得沒空，也許就可以臨難苟免于一時了。

可是烤山芋挺花時間，山芋皮實難供應得及，餓虎吃山芋皮更是一掃而空，迅快無比。山芋皮委實供不應求了，窗外餓虎已在發出不耐煩的低吼，吼得嫂嫂一時心慌，便將剝好了皮的燙山芋整個兒的擲出去，小姑子周身簌簌發抖的湊近窗口去看，她瞧見那饑不擇食的餓虎，硬是一口把滾燙的山芋吞掉。

餓虎能吞得下滾燙的山芋，給小姑子一個很好的救命靈感。她當下就心生一計，找到一隻鐵秤錘，在熊熊炭火中燒成通紅，再裹上一層山芋皮，讓山芋皮緊黏在鐵秤錘上，權充僞裝，然後

再把這個假山芋擲下樓去。

妙的是當時正值窗下餓虎在仰起頭來等山芋，僞裝山芋一丟下去，餓虎來不及辨認清楚，一開嘴就把它給吞下肚去了。於是，但見餓虎迸出一聲凄厲的怒吼，就地一跳一丈多高，然後牠就一路又蹦又跳的落荒而逃。

兩天後，村人終於搜索到一頭死老虎，是燒成通紅的鐵秤錘把一頭餓虎五臟六腑全給烤焦了。那頭餓虎委實受了不少的罪，因爲當村人們發現牠的時候，人人都瞧見餓虎用牠自已的利爪，把牠的胸腹全給扒開了，露出了兩排虎肋骨。

鄭獵戶說他還有一樁爲常人所無從想像的奇遇。他見過世間允稱最神祕的老虎敦倫。相傳老虎的房事絕對不容任何人看見，可是鄭獵戶偏就幸運的能夠窺其全部過程。那是有一次他在遊歷途中，投宿於一座荒山古刹，廟裏的知客僧安排他住在危樓斗室一角，室外有一道迴廊，憑欄可以遠眺寺右的一片樹林。

入夜時分，睡在樓板上的獵戶忽然聽見一聲聲的虎嘯，像煞有兩頭老虎在一唱一合，鄭獵戶見獵心喜，悄悄的拿起獵槍披衣起身，他躡足到迴廊上朝外一望，——在朦朧月色之下，一道樹林之後的小山坡上，給他隱隱約約瞧見有一堆龐然大物，上黑下白，像一座小土山在地震中頻搖頻動，搖動時彷彿很有韻律。

鄭獵戶看來看去看不清楚那究竟是什麼東西，驀地，他聽見一聲山搖谷動的虎吼，他這才明白是一公一母，一黑一白兩頭老虎在行房。在下的白老虎大概是破題兒頭一遭，在上的黑老虎也不知怎的忽起劇痛，痛得牠叫了起來、跳了起來！

這一場公老虎、母老虎的盤腸大戰居然持續了整整一夜，鄭獵戶偷窺到次日清早，那兩頭尋歡作樂的老虎還在摟摟抱抱、蹦蹦跳跳，到當天中午方始盡歡而散。第二年，荒山古刹的知客僧化緣化到了鄭獵戶的家鄉，遇見了鄭獵戶，喜孜孜的告訴他說：『那一公一母，一交生了四頭小老虎。』

知客僧又說起，虎交最忌人見，因此山僧獲知虎交當時，全都小心謹愼的把寺門關上，相戒切勿外出。他又說道：虎交時跳一跳就可以得一子，去年那一公一母前後跳了四次，所以這一對夫妻才得了這麼四頭小老虎的。

袁子才先生訪問這位鄭獵戶的時候，鄭獵戶年近古稀，這一連串聳人聽聞的故事結局仍然是悲劇。多年以後方知，鄭獵戶在過了七十大壽以後，他每次出門一定要帶一把傘，村人問他何以故，鄭獵戶方始說出一段防虎的祕訣。他告訴問者說：

『每當我猝然遇見一頭老虎，我會在牠縱身撲向我時，分向左右閃躲。躲過牠那一撲，再用棍子死力的抵住牠的腰，使牠不能再縱躍起來撲向我。如果我猛一下遇到兩三頭老虎，那麼，唯

一的辦法只有張開一把傘，對着那兩三頭老虎不停的旋轉，使老虎兩眼呆呆的望着，趁牠疑惑不定時再想個從容脫身之計。』

然而，數年後，鄭獵戶到鄰村去看草台班子演戲，在薄靄四合中帶一把傘，獨自一人率先回家。偏偏在山林道旁竄出來一頭惡虎。懸崖絕壁，羊腸鳥道，當惡虎猛撲向鄭獵戶，他向左一閃居然閃到岩下去了。那頭惡虎只怕也是餓得慌了，牠跟着鄭獵戶也跳下岩去，恰好就壓在鄭獵戶的身上。這時候一生獵虎不知幾許的鄭獵戶，只好使出他的最後一宗法寶，撑開傘來衝着惡虎急轉。果不其然，惡虎看那轉個不停的傘看得呆住了，老當益壯的鄭獵戶便騰出右手，抽手腰間腰刀，一刀砍掉了惡虎的尾巴，再把刀擲去，一把抓住了惡虎的那話兒，使那惡虎奇疼無比，大吼一聲便一躍而起，沒命奔逃。

可是，由於就在這一躍之下用力過猛，惡虎把牠自已的那話兒給拔斷了，剩下三五寸緊緊的捏在鄭獵戶手裏。惡虎跑不多遠終告性命難逃，死于非命。可是鄭獵戶經此一嚇，早已魂靈出竅，等到走在他後面的村人經過他的身畔發現了他，祇見他兩眼圓睜，牙關緊閉，手裏的一把傘還在轉個不停。村人們把他抬回家去，兩天後，鄭獵戶還是斷了氣，他的死因是——筋疲力竭，心摧膽裂。

奇中奇

章君穀著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二一三四二二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〇五九號
發行人：平鑫濤
台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二一三四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五十五號
電話：七〇一七九四八
第一版：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


NT$70.00
HK$10.00